

序

本人对《周易》研究全然是外行。但杨倩描先生一定邀我写序,说是可以从宋史研究的角度谈一点想法,盛情难却,只能勉力为之。

我所拜读过的研究生论文大约有数十百篇,这不仅是审读,也是了解和学习他人的研究成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似可作最为上乘佳作者,一是邓小南先生的硕士论文,即是后来成书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二是杨倩描先生有关王安石《易》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本书即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认真修订而成。

本人对宋学没有什么研究,但也深知宋学研究之艰难。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算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牵动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泛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广泛知识。宋代官制研究当然也是一大难题,然而采取攻其一点,渐及其余,众人分进合击的战术,显然是有效的。但是,这套战术施用于研究宋学,似乎可说是奏效不大。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即使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就极其不易,然而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泛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恕我直言,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一般的常识。写思想史必须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

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话虽如此,本人对宋学研究已难逃眼高手低之讥,由于学力加之年龄,其实已不可能在宋学领域做出什么研究,只是望洋兴叹而已。

已故的漆侠先生以宋史名家的身份,啃宋学这颗硕大的苦果,他与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者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对宋史全盘情况的通晓,不仅能够从纵的方面,又能从横的方面理解和研究宋学。他的若干弟子步其后尘,继续知难而进,实施宋史领域的攻坚战。杨倩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看他的有关王安石《易》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其实谈不上审读,主要是学习。依我的体会,此部史学论著至少有三方面的优长。第一,作者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对《周易》已经下了相当深的功夫,这主要表现在对王安石《易解》的标点上。《周易》的文字固然艰深难读,而王安石尽管是为《周易》作注,其文字也非常艰深,没有相当深的功夫,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标点。第二,杨倩描先生在宋史界是一位电脑通,他通过电脑软件,方得以穷搜冥索,做了前人无法做到的辑佚工作。这开辟和显示了宋学的研究手段革命的长远方向。第三,本书对王安石《易》学的理解和评估是全面的,深入的,有说服力的,丝毫不牵强附会之感。

有了漆侠先生、杨倩描先生和其他先生的成果,使人们对宋学研究产生了足够的信心,这颗硕大的苦果是必定会啃下来的。

王曾瑜 写于2006年1月8日

目 录

序.....	(1)
序说:《周易》与王安石《易》学特色	(1)
一、《易》学概说	(1)
二、宋代《易》学的长足进展	(7)
第一章 王安石《易解》与《荆公易解钩沉》.....	(13)
一、《易解》的写作	(13)
二、《易解》的版本及流传	(19)
三、《荆公易解钩沉》	(26)
第二章 《易泛论》析论.....	(105)
一、《易泛论》与《易解》的关系	(105)
二、《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卦爻及诸传的对应 ..	(110)
三、从《易泛论》看王安石《周易》文字训诂的特色	(115)
第三章 《卦名解》研究.....	(122)
一、《卦名解》与《序卦传》、《杂卦传》的关系.....	(122)
二、《卦名解》与《彖传》的关系	(125)
三、《卦名解》与《杂卦传》的对卦逻辑结构比较	(129)
四、余论	(137)
第四章 《易象论解》与《序卦传》.....	(141)
一、《序卦传》之不足	(141)
二、《易象论解》的特色	(146)
三、余论	(151)
第五章 王安石“用九”之说考论.....	(153)
一、王安石之前的“用九”之说	(154)

二、王安石的“用九”之说	(158)
三、后儒对王安石“用九”之说的评议	(162)
第六章 程颐对王安石《易解》的两条驳难析论	(166)
一、“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	(166)
二、“因物之性而生之”	(172)
第七章 王安石《易》学与政治思想	(178)
一、论社会发展与变法	(178)
二、论君子与小人	(186)
三、论权变思想	(190)
第八章 从《易解》看王安石早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井·九三》为中心	(200)
一、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	(201)
二、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	(205)
三、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	(207)
四、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	(210)
第九章 王安石《易》学的影响及评价	(213)
一、王安石治《易》的特色	(213)
二、王安石《易》学传人及影响	(219)
三、王安石《易》学在新学体系中的地位	(227)
附录一 《黄氏日抄》中的“临川王氏”考	(235)
附录二 龚原生平及《易》学著述考	(244)
附录三 “1,0”标注法与卦象符号对照表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1)

序说:《周易》与王安石《易》学特色

一、《易》学概说

王安石的《易》学著作主要为《易解》十四卷(其改定本称《易义》,为二十卷)。南宋宁宗时期的经学家冯椅^①在《厚斋易学》附录一《先儒著述上》中仅对其篇章结构有一简单的介绍:“有上、下经,杂卦^②外,有《卦象论统》、《解易象》。”此外,在《临川文集》中还有《易象论解》、《卦名解》、《易泛论》、《九卦论》、《河图洛书义》^③、《大人论》、《致一论》等单篇存留。

今本《周易》由经、传两部分组成。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可以认定:《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大约编定于西周时期^④。《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诸传杂出于多人之手,在自春秋至战国这一历史时期内陆续编成^⑤。但在北宋以前,人们都遵从《汉书·艺文志》所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即伏羲作八卦、

① 冯椅 南宋南康军都昌(今属江西)人,字仪之,一字奇之,号厚斋。受业于朱熹。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历任知上高县,仕至江西转运司干办官。后归乡,家居授徒。著有《厚斋易传》等。

② 这里的“杂卦”,并非指《杂卦传》,而是泛指“十翼”。

③ (宋)陆佃《陶山集》卷9收有《河图洛书说》,内容与《河图洛书义》相同。其题下有注,云:“误载荆公集中。”

④ 《易经》成书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这里杂取顾颉刚、李镜池诸先生之说。

⑤ 关于《易传》的成书、作者诸问题,迄今虽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大致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时期,亦非孔子所作。

文王演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孔子作《易传》^①。

到北宋时,欧阳修^②在疑惑感思潮的推动下,对《易传》进行详细的考辨后,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除《彖传》上下和《象传》上下外,《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并不是孔子所作,且非出于一人之手的论断。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王安石与欧阳修的意见完全相左。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他因为反对起用欧阳修为执政,甚至还在宋神宗面前诋毁欧阳修,说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③。在《答徐细书》中,王安石力申:“《易》之所为作,……文王以伏羲为未足以喻世也,故从而为之辞。至于孔子之有述也,盖又以文王为未足。”^④仍坚持“人更三圣”之说。在《大人论》中,他甚至将《周易·系辞上》中“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一句直称为“孔子曰”。但是,他也并不盲目迷信圣人,其针对《序卦传》和《杂卦传》的拟圣之作——《易象论解》和《卦名解》,即是明证。

在儒家传统经典中,作为“首经”的《周易》,无疑是研究难度最

① 东汉经师又提出周公旦作爻辞说。至南宋,朱熹遂据此更概括为“人更四圣”说。

②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调西京推官。庆历三年(1043年),累官至知谏院。后历任知制造、知滁州、翰林学士等职。嘉祐五年(1060年),擢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博学多才,以文章冠天下,为古文运动之领袖。又精通经学、文学、史学、金石学,且喜奖掖后进,扶植人才。英宗时,因“濮议”之争及被诬与儿媳有染,颇受非议。神宗即位,罢知亳州。次年,移知青州。因反对新法,为王安石所痛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1071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集古录》、《新五代史》等。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记事。

④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3。

大的一种。对于这一点,宋代学者深有体会。如李觏^①就曾说过:“《易》者,三圣之所以教人,因时动静而终之以德义,《五经》特别是为深矣。”^②王安石博学多识,“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诘”^③。然毕生治经,亦以《周易》为难。其曰:“自生民以来,为书以示后世者,莫深于《易》。”^④这里的“深”,既有“深刻”又有“艰深”之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易》成书体系庞杂之所致。

在《易经》中,无论卦辞还是爻辞,大多应为殷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卜筮之辞。因此,其文字古奥难晓。如《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等等。加之《易传》后出,不仅为《周易》掺入了大量的道家、儒家思想,而且出于其对《易经》哲理提升的需要,又将其卜筮之辞完全视为有“微言大义”的东西,强行从象征意义上予以解说,因此使其更加晦涩难懂。对这个问题,不少宋代学者是看得很清楚的。例如,北宋苏

① 李觏(1009—1059年)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字泰伯。学者称盱江先生,又称直讲先生。俊辨能文,治《周礼》,曾举茂才异等,不中。居乡教授,从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以知杭州范仲淹荐,上《明堂位定制图》,授试太学助教。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不喜《孟子》,力排释、道。著有《直讲先生文集》。

② (宋)李觏:《盱江集》卷27《上苏祠部书》。

③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所引司马光语。

④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徐绂书》。

洵^①说：“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②南宋朱熹^③说：“据某看得来，圣人作《易》，专为卜筮。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费力。今若要讲，且可须用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透。”^④

《周易》也是中国古代数理知识的渊藪。据今人沈宜甲先生的研究，在《易经》中已具有二进制、排列组合法、模数法、余数学等多种近代数学的原始形态^⑤。而这些复杂的数理关系是古人能在简

① 苏洵(1009—1066年)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字明允，自号老泉。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遂闭户益读书，乃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嘉祐元年(1056年)，与二子苏轼、苏辙同至京师。知益州张方平荐其父子于欧阳修、韩琦。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二十二篇，宰相韩琦奏于朝，遂得除秘书省校书郎。时太常寺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撰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病卒。长于议论，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谥法》。

② (宋)苏洵：《嘉祐集》卷6《易论》。

③ 朱熹(1130—1200年)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又号逋翁，自称云谷老人，别称紫阳。早年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翥。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调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奉祠，潜心问学。师事程颐三传弟子李侗，遂得程氏之传。又访张栻于长沙，与吕祖谦、陆九渊兄弟会于信州鹅湖寺，切磋商论。完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综罗前代，构建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淳熙五年(1178年)，受宰相史浩之荐，知南康军，遂建白鹿洞书院。后历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江西提刑、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然仕途艰难，倍受压制。理宗即位，“庆元党禁”起，为御史所劾，落职罢祠。晚卜筑于建阳之考亭，作沧州精舍，自号沧州病叟。因考亭为其讲学之所，故人称其学派为考亭学派。卒后追谥曰文。著有《朱文公文集》等。

④ (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67。

⑤ 参见沈宜甲《科学无玄的易》，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8月版。

单层面上运用,但在复杂层面上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在对《易经》数理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上,象数派尽管比义理派要强许多,但终究是越往深处就越迷糊。例如,邵雍^① 企图运用《易经》数理知识来构建自己的宇宙发生模式,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先天象数之学,又创立了“元”、“会”、“运”、“世”等时间单位,在时间的运算上,即以“12”和“30”反复相乘,以论证时间,虽能唬住对数学不太精通的人,声名大噪,但最终却陷入虚妄。苏洵曾说:“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龟,漫而无理者也,灼荆而钻之,方功义弓,惟其所为,而人何预焉?圣人曰:‘是纯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必自分而为二始。卦一,吾知其为一而卦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为四而揲之也;归奇于扚,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人也,分而为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天也,圣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② 这个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却反映了宋代学者对《周易》中的数理知识而不能理解而感到无比惶惑的事实。

《周易》尽管艰深难晓,但也正因为如此,《易经》才能以象、数、理、占四大要素综合形成一个神秘主义的、但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

^① 邵雍(1011—1077年)北宋冀州衡水(旧治在今河北衡水西)人,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徙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市),字尧夫。师从李之才,受《河图》、《洛书》及象数之学。依据《周易》,参以道家及术数思想,构建起先天象数之学及独特的宇宙图式论。迁居洛阳(今属河南),嘉祐中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荐之,授将作监主簿,不赴。熙宁中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亦不之任。反对熙宁新法,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过从甚密。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元祐中,赐谥康节。著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② (宋)苏洵:《嘉祐集》卷6《易论》。

思想体系,而《易传》又才能在此基础上作了哲理的提升,使之形成了所谓的“《周易》哲学”。

《周易》哲学的核心可归结为“阴阳”范畴。又由“阴阳”变化而产生出矛盾对立、交感相斥、发展变化等观念。清人查慎行^①《周易玩辞集解》卷9载:“胡云峰^②曰:‘乾坤之卦未画,观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贵贱之位未齐,观天地之卑高,卦爻之贵贱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则未有刚柔之称也。天地间阳者常动,可见其为刚;阴者常静,可见其为柔矣。《易》未有爻位,则未有吉凶之辞也。天地间事事物物,善恶各以其类而分。善者可知其为吉,恶者可知其为凶矣。《易》未有蓍卦,固未见所谓阳变阴、阴化阳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变化,于是乎见矣。’此一节言画前之《易》,固如是也。其说本于临川王氏。”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周易》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易》之为书,圣人之道于是乎尽矣。”^③而且,对于《周易》“物极必反”的原理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王安石也有清楚的认识。在《秦始皇》一诗中,王安石写道:“天方猎中原,狐兔在所憎。伤哉六孺王,当此鸢鸟膺。搏取已扫地,翰飞尚凭凌。游将跨蓬莱,以海为丘陵。勒石颂功德,群臣助骄矜。举世不读《易》,但以刑名称。蚩蚩彼少子,何用辨坚冰!”^④

但是,《周易》思想明显具有两重性的特征:一是天道人事观的

① 查慎行 清朝浙江海宁人,字悔余。少受学黄宗羲,精于《易》学。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举乡试。其后,康熙帝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荐,诏诣行在赋诗。又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寻赐进士出身,身庶吉士,授编修。后充武英殿书局校勘。雍正时,坐其弟查嗣庭之罪,放归田里而卒。著有《周易玩辞集解》、《易说》等。

② 胡云峰即胡炳文。胡炳文,元朝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字仲虎,自号云峰,学者称之为云峰先生。曾任明经书院山长、兰溪州学正。精通《四书》、《周易》,著有《四书通》、《易本义通释》。

③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29《大人论》。

④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9。

两重性——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天道观念和人事有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二是思维方式的两重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和朴素辩证法的发展变化观念。三是政治历史观的两重性——维系神权统治的保守落后性和同情民众、反对暴虐的进步性^①。这是研究《周易》必须注意的问题。而王安石的《易》学思想也正是在《周易》既定的哲学框架内,尤其是在天命观上表现出了这种两重性的特征。例如,王安石在解说《井·九三》“井渫不食,为我民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时曰:“此托殷之公侯时有贤者独守汤法而不见任用,谓微、箕之伦也。恻,伤悼也,周德来被,故曰求王明受福。子求王明,子贡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既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又不过分依赖于天命,强调事在人为而又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二、宋代《易》学的长足进展

《周易·系辞上》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作为具有复杂内容的典籍,除去占卜成分外,《周易》不仅是中国传统数理知识的渊藪、古代发明创造的启迪物、古人思维和语言训练的工具,也是思想家阐发学术思想、政治家倡言变法改革的载体。因此,历代中国思想家都对《周易》十分重视,大多极深研几,藉其立言成说。

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被列为《六经》之首,《易》学研究体系开始形成。《隋书·经籍志》对自汉至隋

^① 张武:《略论周易思想的两重性特征》,文载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易》学的流变有一简要的总结：

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因此，在唐代的《易》学中，王弼^①所注《周易》有着独尊的地位，唐人对《周易》义理的解说始终未能超越王弼。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随着宋学的兴起，《易》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易》学研究者共有 13 家，《易》学著作共有 294 篇。经历魏晋南北朝，到了隋代，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易》学著作 69 部、551 卷。如果加上亡佚之书，则有 94

① 王弼(226—249年)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字辅嗣。少年享高名，官至尚书郎。好论儒道，援老入儒，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之风。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万物皆由道而生”。强调“贵无”而“贱有”，并从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上来论证“以无为本”。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其注《易》，偏重哲理，一扫汉代古文经学烦琐之风。

部,829卷。

唐代《易》学没有太大的发展。据《新唐书·经籍志》记载,唐代《易》学研究者共有76家,《易》学著作共有88部,665卷。另外,缺失姓名者一家,还有李鼎祚^①等未被著录者11家,共计329卷。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易》学著作共有213部、1740卷。另有王柏^②《读易记》等未被著录者19部、186卷。除去其前代著述者34部、208卷,宋人所著共有198部、1718卷。此后,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人所著《易》学著作共有222部、1570卷;而清人治《易》,辑佚多而撰述少,《清史稿·艺文志》亦未统计《易》学著作的总部数及总卷数。据笔者统计,不包括辑佚,《清史稿·艺文志》所载清人所撰《易》著作共244种,1641卷。尽管在总部数上,明清均多于宋代,但在总卷数上,明清则均不及宋代。

在《易》学研究的方法上,宋代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宋末元初,学者丁易东^③在其《易统论》中对历代《易》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说:

《易》之为书,由汉以来,解者甚众。各是其是,为说纷然,

① 李鼎祚 唐代资州磐石(今四川资中)人。累官至秘书省著作郎兼殿中侍御史。以经术称于时,尤精于象数《易》学,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虞翻、郑玄、荀爽等数十家《易》说,益以己意,于代宗时编成《周易集解》一书。

② 王柏(1197—1274年)南宋人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会之,一字伯会,号长啸,更号鲁斋。少慕诸葛亮为人,年逾三十,始潜心于理学。师事何基,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标注点校,尤为精密。著述甚富,有卓识独见。蔡抗、杨栋相继知婺州,赵景纬知台州,聘主丽泽、上蔡两书院。其教学生,必先教之以《大学》。卒,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谥文宪。著有《鲁斋集》、《读易记》等。

③ 丁易东 宋末元初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字汉臣。南宋末,仕至朝奉大夫、太府寺主簿兼枢密院编修官。入元,不仕,教授乡里以终。著有《易象义》16卷、《大衍索隐》3卷。

以其所主不同故也。余尝类而别之，大抵其义例十有二：一曰以理论易，二曰以象论易，三曰以变论易，四曰以占论易，五曰以数论易，六曰以律论易，七曰以历论易，八曰以术论易，九曰以事论易，十曰以心论易，十一曰以老论易，十二曰以释论易。……^①

而丁易东所谓《易》学研究的这十二种方法，在两宋的《易》学研究中，几乎都有应用。

不过，在宋学体系中，《易》学的起步既不同《诗》学、《礼》学，也不同于《尚书》学、《周礼》学、《春秋》学。

在唐太宗时官定的《五经正义》中，《周易》以王弼注为主，《春秋左传》以杜预《集解》为宗，《尚书》则宗孔安国传，《毛诗》和《礼记》则以郑玄^②注为本；在唐玄宗时新增的四经中，《周礼》和《仪礼》用贾公彦疏，《公羊传》用徐彦疏，《谷梁传》用杨士勋疏。在这些对宋初三朝深有影响的经学中，除《周易》外，都基本属于汉学体系，基本仍以文字训诂为宗。而王弼《易》学则已高度玄学化，在《易》学领域有着独尊的地位。因此，宋儒对《周易》的研究并不存在突破汉学训诂模式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超越王弼的《易》学。

到宋仁宗时期，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复兴儒家学说热潮的兴起，宋学体系逐步建立，从庆历三先生^③开始，宋儒就对《周易》有浓

① (宋)丁易东：《易象义》卷首。

② 郑玄(127—200年)东汉北海国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不喜为官，屡征不就。先后以第五元先、张恭祖、卢植、马融为师，博学多识，兼通今古文，遍注群经。其学长于辞训，为齐鲁学者所宗。但囿于章句，流于繁琐。其易学著作主要有《周易注》、《易赞》、《易论》、《易纬注》，现存有《易纬注》及后人所辑《周易郑康成注》、《周易郑注》、《周易郑氏注》等。《后汉书》有传。

③ 庆历三先生：即孙复、胡瑗、石介。此三人后被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但称“宋初”，实为不妥。三先生崭露头角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而庆历距北宋立国已有80余年，几乎已到北宋167年历史的一半。因此，不能冠以“宋初”。

厚兴趣。胡瑗^①、石介^② 都有注《易》的著作传世。范仲淹^③ 之《易义》、欧阳修之《易童子问》、周敦颐^④ 之《通书》(又称《易通》),均重视《周易》研究,借《易》之内容发挥其本人的思想。宋儒对《周易》的解说一方面在王弼传统《易》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周易》的原理高度哲理化,一方面又开始对《周易》进行图式化和数学化。此后,宋代的《易》学遂主要演变成义理、象数两大流派。北宋一

① 胡瑗(993—1059年)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一说泰州如皋(今属江苏)人,字翼之,学者称安定先生。少高气节,专意经学,兼通音律,以经术教授吴中。景祐三年(1036年),以范仲淹荐,召入朝,与阮逸同较钟律。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置经义、治事二斋,弟子数百人,各以其志趣就学。皇祐四年(1052年),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待讲,仍治太学。既而因病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著《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

② 石介(1005—1045年)北宋兖州奉符(旧治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字守道,一字公操,学者称徂徕先生。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授将仕郎、任郓州观察推官。庆历二年(1042年),受杜衍之荐,任国子监直讲。精于《周易》,师事泰山孙复,学者从之甚众。气节劲正,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着《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庆历三年,作《庆历圣德诗》,得罪夏竦,又因多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干预政事,故人多指目。心不自安,遂求通判濮州。未赴任,病卒。著有《周易口义》、《徂徕集》。

③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希文。工诗文,通六经,尤长于《周易》。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监泰州西溪盐税、通判陈州等职。仁宗亲政,擢为右司谏。出为知睦州。景祐二年(1035年),累迁至权知开封府。因抨击宰相吕夷简,罢为知饶州。元昊反宋,迁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对西夏用兵,以持重、持久为计,颇有成效。庆历三年(1043年),召拜枢密副使,寻擢为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不久,新政失败。自请罢政事,乃以资政殿学士出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知邠州。其后,历知邓州、杭州,官终户部侍郎,知青州。卒谥文正。著有《易义》、《范文正公集》等。

④ 周敦颐(1017—1073年)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徙居江州德化(今江西九江),字茂叔,号濂溪。原名周敦实,因避英宗旧讳而改今名。以其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荫补官。官终知南康军。与程珦友善,为其子程颢、程颐之师。善谈性理,精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提出了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为宋代理学创始人。后人将其著述合编为《周子全书》。

朝,象数派以刘牧^①、周敦颐、邵雍等人为代表,而义理派则以胡瑗、王安石、张载^②、程颐、苏轼等人为代表。但所谓义理、象数,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实际上,无论义理派还是象数派内部,各家之间因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① 刘牧 北宋徐州(今属江苏)人,字长民。善言边事。真宗时尝献阵图、兵略,得召见,赐进士出身。仁宗初,累官至太常博士、通判定州。天圣三年(1025年),擢为屯田员外郎、权度支判官。学《周易》于范谔昌。著有《新注周易》、《易数钩隐图》等。

② 张载(1020—1078年)北宋开封府(治今河南开封)人,徙居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少喜谈兵,谒范仲淹。受其教而读《中庸》,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反而求之六经。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崇文院校书兼知太常礼院等职。熙宁十年(1077年),因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请还乡,病卒于归途。嘉定中,追谥曰明。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周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认为“太虚”即“气”,为万物之起源。因其长期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之为“关学”。著有《崇文集》、《横渠易说》等。

第一章 王安石《易解》与《荆公易解钩沉》

在王安石的《易》学著作中,《易解》是他的早年之作,也是他学术思想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然而遗憾的是,《易解》已经散佚不存。因此,有必要对《易解》的成书、流传进行考察,对其佚文,我也尽可能地进行了钩沉辑佚,汇集为《荆公易解钩沉》。

一、《易解》的写作

关于《易解》的写作及其写作时间,高克勤先生曾在《王安石著述考》一文中有简略的考证^①。其后,金生杨先生在《王荆公易解考略》一文^②又对其进行了补充研究,以为王安石撰成《易解》的时间应在嘉祐年间(1056—1063年),而不会晚于治平元年(1064年)。我的看法与金生杨先生基本相同。这里,仅就《易解》的成书过程做一考察。

王安石开始发奋读书,立志钻研学术,据其《忆昨诗示外诸弟》^③一诗所记,是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这一年,王安石17岁。因此,王安石学《易》,不可能早于此。其早年学《易》的情况,他后来在《答韩求仁书》中写道:“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④在为徐徽《易论纂要》所

① 该文载于《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

② 该文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③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44。

④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2。

作的序中,他写道:“予尝苦王先生《易论》晦而难读,徐徽生删取其略以示予。又取其义可传及虽不足传而犹可论者存之。”^①

文中所谓“王先生”,即王昭素。五代宋初开封府酸枣(旧治在今河南延津西)人。好学不仕,以教书为业。素有志行,为乡里所尊敬。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李穆等人多从之游。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召见,赐国子博士致仕。卒年八十九。著有《易论》三十卷。《易论》已佚,其体例大致为“以注疏异同互相诂难,蔽以己意”^②;《玉海》卷36引《崇文总目》则云:“昭素《易论》取诸家之善,参以其言折衷之。”

徐徽字仲元,滁州全椒(今属安徽)人,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后仕至提举利路常平,自号独山居士。曾肇知滁州时,与他有文字交往。徐徽著有《滁阳庆历集》十卷^③。在《临川文集》中,尚存有王安石《次韵酬徐仲元》、《次韵徐仲元咏梅二首》、《与徐仲元自读书台上定林》等诗。

以上史料说明了王安石治《易》无师传,曾与徐徽切磋过王昭素《易论》等零星情况。而仅载于《王文公文集》卷2的《上蒋侍郎书》,则透露了在此数年之后王安石治《易》的早期成就。因需对该文做详细考证和分析,兹摘录如下:

某尝读《易》,见《晋》之初六曰:“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此谓《离》明在上,已往应之。然外卦之初,道未彰著,上虽照明而未之信,故摧如不进,宽裕以待其时也。又《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此谓九五居中,为上下之主,

① (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一。

② (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一。

③ 见《宋史》卷209、《明一统志》卷18、《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宋诗·姓名爵里一》。

众皆亲比，而已独后期，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斯则圣人颐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进退以时，不为妄动。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诚如是，是上之人非无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动之不以时、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

夫读圣人之书、师圣人之道，约而为事业、奋而为文辞，而又胸中所蕴异乎世俗所尚，凡闻当世贤公卿大夫之名，则必薪一见，以卜特达之知，庶乎道有所闻而志有所展。其于进退之理，可以不观时乎？

故自执事下车受署，于兹数月，士之借于郡者，皆获见于左右。然某独以区区之质，保在逆旅，适当宇下，屏息退处，终未能伏谒麾桀。岂无意乎？盖以声迹沉下，最处疏贱，旧未为执事之知，加公庭兼视之初，宾游接武之际，虽神明之政，尚或未周，某当是之时，苟一而进，则才之与否，窃虑未察，故《晋》之义，有“摧如”之退也。

今执事聪明视听，悉已周洽，风俗之美恶、士流之能否，皆得而知之矣。况复侧聆执事屡以羁齿挂于餘论，某当此之时，苟不自进，是在《比》之义，有后夫之“凶”也。故窃自蹈于二卦之象，当可进之时，得其中而行之，则或几于圣人之训矣。

恭惟执事，禀天正气，为朝名臣，以文雅蹇谤简在上意。是以出入台阁、践履中外，朝廷百执事、天下之人，孰不惮执事之威名、服执事之德望？谓师尹庶士，坯治群品，天子用之，期于匪久。虽某居丧之制，越在草土，厌冠芭屨，不入公门，苟候外除，然后请于左右。倏然朝廷一封之传，升执事于严近，与诸公对掌机政，召和气于天下，则必廉隅之上，体貌之殊绝；庙廊之间，贵贱之不接。某于是时，愿拜风采，则无因而至前矣。今所以道可进之时，不以丧礼自忌，直诣铃下，期一伏拜者，诚以斯时之难得会也。

执事必以某进得其时，于道无所戾，赐之坐次，察其言行。若乃时政之得失、国家之大体，虽不能尽识其所底，至于前古之盛鉴、圣贤之大意，亦少见其素蕴焉。而某受之于执事，岂止于兹乎？冀异时执事陶熔之下，庶或裨于均政之万一。言质意直，干浼英听，无任惶越之至。

从这篇书信的内容分析，这是王安石在“声迹沉下，最处疏贱”及“居丧”的时期所写的。其云“居丧”，是为父亲王益守丧。王益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二月二十三日病卒于江宁府通判任上^①，而王安石则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始登进士第。因此，此时正是“声迹沉下，最处疏贱”之时。

信中“蒋侍郎”乃指蒋堂^②。他由盐铁副使出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是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四月^③。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司治所当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书中“保在逆旅、适当字下”，说明王安石当时是从江宁前往真州拜谒蒋堂。从书中“自执事下车受署、于兹数月”之语看，王安石上此书之时当为康定元年之秋。但书信标题称“侍郎”显然与蒋堂当时“吏部员外郎”的身份不符，当系誉称或此书当时实无标题，所谓“上蒋侍郎”，乃为后人所加标题。

《上蒋侍郎书》全篇共 933 字（含标点），而与《周易》相关文字

①（宋）曾巩：《元丰类稿》卷 44《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将王益病卒之日误作宝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② 蒋堂（980—1054 年）北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字希鲁，号遂翁。好学，工文辞，尤嗜作诗。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进士，历任楚州团练推官、知临川县、监察御史、淮南转运使兼江淮发运司事、知越州、三司盐铁副使、知应天府、知益州、知苏州等职。后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遂居苏州。为人清修纯飭，遇事毅然不屈。著有《吴门集》、《春卿遗稿》。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7，康定元年四月庚寅记事。

却多达 302 字。由此可见,王安石此时对《周易》极为热衷。而且,他对《晋》之初六、《比》之上六两爻的解说也确实体现了较高的文字功力,较为圆融,且有一定的深度。他之所以将其作为开篇,一方面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另一方面也是自觉解《易》有所新意,故极力陈说之,以引起蒋堂的重视。

此时,他对《晋》之初六的解说基本上本于王弼之说:“处顺之初,应明之始,进明退顺,不失其正。处卦之初,功业未著,物未之信,方践卦始,未至履位,以此为足自丧其长者也,故必宽裕然后无咎。”但也有所发挥,突出了《晋》(坤下离上)的上下卦关系。但他对《比》之上六的解说却与传统注疏迥异。如王弼曰:“亲道已成,为时所弃,无与共终也。”干宝^①曰:“无诚于附,道穷而比,戮斯及矣!”荀爽^②曰:“阳欲无首,阴以代终。”然而,王安石则将上六连同九五爻意一起讲说,将上六与九五对比,以突出上六“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之意。而且,王安石在《晋》之初六讲“摧如不进,宽裕以待其时”,而在《比》之上六则讲“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又以两爻之意并讲,以强调“进退以时”,在逻辑上非常严密。其“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

① 干宝(约 286—约 336 年)祖籍汝阴郡新蔡(今属河南),徙居吴郡海盐(今属浙江),字令升。少好学,博览群书。西晋末,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因参与镇压以杜弢为首的荆湘流民暴动有功,赐爵关内侯。东晋初,以王导荐,领修国史。历任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等职,官至散骑常侍。著有《搜神记》、《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周易注》等。性喜阴阳术数,卜占神效甚多,然其注《周易》,多依王弼之说,依违汉魏众家,出入象数、义理之间。其《周易注》已佚,今存有后人所辑数种残本。《晋书》有传。

② 荀爽(128—190 年)字慈明,东汉颍川郡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兄弟八人俱有才名,当时被人称为“荀氏八龙”。荀爽博学多识,时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之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征拜郎中,上书批评朝政,弃官而去。献帝即位,董卓辅政,拜平原相,又进拜司空,未几病卒。著有《周易注》、《尚书正经》、《春秋条例》、《汉语》、《新书》等,多已亡佚。其《周易传》,今存后人所辑数种残本。其注《周易》,以费直为宗,旁取孟喜、京房之说。《后汉书》有传。

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之句，也显露了王安石解《易》重解字的风格。

总之，从《上蒋侍郎书》看，王安石对《周易》的研究，其方法和体系的形成，在康定元年就初露端倪了。尽管王安石在书信中自谦说“某尝读《易》”，但仅是读《易》而没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恐怕是难以形成这样系统表述的。因此，可以判定王安石开始撰写《易解》应在康定元年前，即宝元年间（1038—1040年）。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步入仕途。除处理相应公务外，他又开始撰写《老子注》、《淮南杂说》，因而《易解》的写作时断时续，直到嘉祐二年（1057年）至嘉祐三年知常州时，他尚未完成《易解》的写作。彭乘^①《墨客挥犀》卷四记载：“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昼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知常州，对客语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其可赏也。’有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是为明证。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王安石在江宁为母亲守丧期满^②，拒绝朝廷征召，留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不久，他收到韩缜长子韩宗恕（字求仁）^③请教学问的一封信。大约在治平三年初，他给韩宗恕复了信。这就是载于《临川文集》卷72中的《答韩求仁书》。清人蔡上翔编《王荆公年谱考略》，因见这封书信开篇有“比承手笔问以所疑，哀荒久不为报，勤勤之意不可以虚辱，故略以所闻致左右”之语，遂将此事系于治平元年，实误。按常理，韩宗恕

① 彭乘 北宋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生平不详。曾为中书检正，政和中，又在邕州为官。著有《墨客挥犀》。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月甲午记事。

③ （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20《宋太令人陈氏墓志铭》。

不可能在守丧期内写信向王安石问学，而“哀荒久不为报”也说明韩宗恕写信是在王安石守丧期后不久，而王安石则因还沉浸于悲哀之中，故云“久不为报”。

在《答韩求仁书》中，王安石写道：“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不媿也。”王安石母亲卒于嘉祐八年（1063年）春，因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应在此之前。由此可以推断，《易解》的完成和流传至迟不会晚于嘉祐七年。

二、《易解》的版本及流传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又对《易解》进行了多次修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8记载，熙宁八年九月辛未，吕惠卿^①曾对宋神宗说：“安石必言垂示万世，恐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由此可见，熙宁中《易解》的“新改本”已更名为《易义》。

^① 吕惠卿（1032—1111年）北宋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字吉甫。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为真州推官。与王安石论经义，意多合。及王安石当政，特擢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必与谋之。历任崇政殿说书、判司农寺、知制诰、判国子监、知谏院、翰林学士等职。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特荐其为参知政事。既得势，遂谋排挤王安石。次年，王安石复相，遂出其为知陈州。屡贬屡起，后以观文殿学士、醴泉观使致仕。著有《庄子解》等。

今存李衡^①的《周易义海撮要》，取自熙宁间房审权^②所编《周易义海》，而《周易义海》所辑王安石对《周易》的解说则取自《易解》。《周易义海撮要》卷5辑有王安石对《井·九三》的一段解说：“子求王明，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其中，误将“子贡”写作“孔子”^③。但明人熊过^④所撰《周易象旨决录》卷四则曰：“王介甫曰‘《井》之道以不求求之，是子贡所谓异乎人之求’者，不达于卦爻之情、以人事君之义矣。”而且，从熊过没有对王安石的错误提出任何批评来看，熊过所引之语原本就无错讹，当是出自《易义》。由此可见，《易义》对《易解》错误是有所改正的。

晁公武^⑤《郡斋读书志》卷一(上)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由

① 李衡(1100—1178年)两宋之际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字彦平，学者称乐庵先生。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授吴江县主簿。乾道初，累擢为监察御史。遇事敢言，无所顾忌。乾道七年(1171年)，因弹劾外戚张说而忤孝宗，除秘阁修撰致仕。未几，起为侍御史。又与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奏张说不可为执政，被罢为起居郎，遂请老致仕。定居昆山，结茅别墅，聚书逾万卷，号“乐庵”。辑有《周易义海撮要》。

② 房审权 北宋成都府成都(今属四川)人。房庶之子。熙宁间，不满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编为《周易义海》一百卷。另著有《大乐演义》。

③ 《论语》曰：“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④ 熊过 明叙州府富顺(今属四川)人，字叔仁，号南沙。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与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任瀚、李开先、吕高并称为“嘉靖八才子”。历任兵部武选主事、礼部祠祭郎中等职。因得罪权臣严嵩，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著有《周易象旨决录》、《南沙集》、《春秋明志录》等。

⑤ 晁公武 两宋之际北宋开封府(治今河南开封)人，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字子止，世称昭德先生。绍兴初，登进士第。孝宗即位，擢侍御史。寻因主和议劾，改吏部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官终敷文阁直学士、吏部侍郎。博学多识，家富藏书，著有《郡斋读书志》。

此可见,在哲宗绍圣之后,王安石《易义》在科举考试中已经具有“准教材”的性质。之所以称其为“准教材”,是因为《易义》一书始终未能正式颁行学宫,没有取得与《三经新文》、《字说》的地位。

徽宗时期,李纲^①曾经上书请求钦定《周易》注解。其曰:“臣伏睹朝廷崇经以造士,《诗》、《书》、《周官》,自我神考命儒臣以训释之,学士大夫有所取正而不休于异说,非小补也。惟《易》之为书,范围天地,幽赞神明,极深研几,广大悉备,而独汨于传注诸家之说,训而释之,曷可少哉!然而《易》更三圣:伏羲画其卦,文王系其辞,孔子为之《彖》、《象》,又为之《大传》、《说卦》、《序卦》、《杂卦》等篇以发明其道,故《易》于群经尤备。圣人述作之旨,非特若《诗》、《书》、《周官》载先王应世之迹而已。群经出于秦火之余,类多缺文,而《易》幸托于卜筮独得为完书。自汉以来,奇辞奥旨,闕而不彰,郁而不发,则推而明之,发挥精义以承三圣之述作,以折众言之淆乱,非圣人之独智,其孰能当之!道不虚行,理若有待。恭惟陛下天纵睿智,辅之以缉熙光明之学,体元用妙,该极象数,万几之暇,训释老庄之书以开悟天下之学者,辞旨高妙,足以发难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灿如也。夫《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实,与老庄之书相为终始。臣愚伏望圣慈,断自渊衷,为之训释,以通神明之德,以发乾坤之蕴,使圣人之全经彰明较著,学者得法象焉,实万世无疆之休。”^②是为明证。

① 李纲(1083—1140年)两宋之际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祖籍邵武(今属福建),字伯纪。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靖康中,累擢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组织军民死守开封,击退金军进攻。开封围解,遣主和派围攻,累责为保静军节度副使、临江军安置。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受召担任宰相。力主抗金,治伪臣、修内治、整边防、讲兵政。然为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所沮,为相仅七十五日而罢,落职居鄂州。绍兴中,历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屡上书言事,抗金之志至死不渝。卒谥忠定。著有《易传内外篇》、《梁溪集》等。

② (宋)李纲:《梁溪集》卷39《乞徽庙解《易》札子》。

总之,熙宁以后,《易解》与《易义》同时流传。因此,《中兴书目》、《直斋书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易解》十四卷”,而《郡斋读书志》、《玉海》则著录“《易义》二十卷”。另《遂初堂书目》著录有“王文公《易传》”,《厚斋易学》附录一《先儒著述上》又称《易义》还有一“建本二十七卷”。这个“建本”也许就是“王文公《易传》”。但据林希逸^①引尹焞^②所言:“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即缺文。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传》,非介甫之书。”正因为《易解》与《易义》同时流传,所以两种版本的文字不可避免地存有较大的差异。但是,诸书今存王安石解《易》之佚文,除《周易义海撮要》外,已无法准确判明其为《易解》还是《易义》之文了。

金生杨先生在《王荆公《易解》考略》一文中,对《易解》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考证,认为:“《易解》之佚当在元代后期。”^③不过,这个说法难以成立。对此,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尽管受政治的影响,明初所修《文渊阁书目》对王安石《易解》并未著录,但这只能说明官方的情况。嘉靖中,崔铣^④著有《读易余言》。其中,在《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

① 林希逸 南宋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字肃翁,一号竹溪,又号虞斋。师事陈藻,精于经学。善画能书,工诗。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历任平海军节度推官、秘书省正字、知兴化军、司农少卿等职,官终中书舍人。著有《虞斋续集》、《竹溪集》等。

② 尹焞(1071—1142年)两宋之际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人,字彦明,一字德充。师事程颐,精于《论语》、《孟子》。绍圣元年(1094年)应举,见试题为《诛元祐诸臣议》,遂拂袖而出,终身不应科举。靖康初,赐号和靖处士。绍兴初,受召出仕,历任崇政殿说书、礼部侍郎兼侍讲。后因反对与金议和,坚请致仕,隐寓平江虎丘西庵。著有《论语解》、《孟子解》、《和靖集》等。

③ 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④ 崔铣(1478—1541年)彰德府安阳(今属河南)人,字子钟,又字仲龟,号后渠,又号洹野,世称后渠先生。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孝宗实录》。历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南京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敏”。著有《读易余言》、《易大象说》等。

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一段下,崔铎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之文:

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戮。故通其变者,使民不倦而已,因其所利,变而不见其迹,使民宜之而已。

这条解说现今仅见于《读易余言》,他书均无之。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崔铎从王安石《易解》或《易义》中摘录的。

其次,王安石《易解》在明代尚存,也可从私家书目中得到验证。万历间,连江人陈第将其世善堂私人藏书目录编为《世善堂藏书目录》。《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明确记载有:“王荆公《易解》,二十卷。”

另外,明人潘士藻^①所撰《读易述》中,在《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爻辞下,也引用了王安石的解说:

众心已离,不可收拾,用师,徒驱民于溃散而速其祸,故曰“勿用师,自邑告命”。

而今存《周易义海撮要》所引王安石解说却与此不同:“城复于隍,下不承上,外不内卫,小者擅命,故曰‘自邑告命,虽贞亦吝。’此外,其余诸书均不见此记载。

四库馆臣撰写《读易述》提要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曰:

^① 潘士藻(约1537—约1600年)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人,字去华,号雪松。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授温州推官,累官至御史。因得罪东厂中官张鲸,贬为广东布政司照磨。未几,擢南京吏部主事。官终尚宝卿。著有《洗心斋》(《读易述》)、《暗然堂集》等。

前有焦竑序，称“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数莫备于李鼎祚”，士藻褒而择之。则所据旧说，惟采《周易义海》、《周易集解》二书。然大旨多主于义理，故取《义海》者较多。其《集解》所载，如虞翻、干宝诸家涉于象数者，率置不录。盖以房书为主而李书辅之也。案：《义海》一百卷久佚，今所存者乃李衡《撮要》十五卷，非其旧本。竑序云云，岂万历中旧本犹存耶？然《宋志》已不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惟见四卷，其一百卷者不见。士藻安得而见之！竑殆夸饰之词歟？

不过，四库馆臣对焦竑^①序中所言“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一句的理解有问题。兹移录焦竑序文的相关内容如下：

余友潘去华端心孔孟之学，晚独研精于《易》，仰思有得，时时私草其事绪正之。每就一章，未尝不津津有味其言也。已而叹曰：《易》如鸿鹄然，一人射之，不若合众力射之，犹有中者也。乃尽取诸家说究之，博考前闻，精思其义而加折衷焉。大抵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去华褒而择之，补不足、表未明，以指南来学，可不谓勤乎？去华谈《易》不去口，求其书辄拒而不出。盖其意方进而未止也。不幸被疾而歿，顾其所就者，已可传矣。

其所言“大抵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只是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和宋房审权《周易义海》两大《易》学汇编书分主义

^① 焦竑(1540—1620年)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澹园。拜耿定向为师，与李贽友善。万历十七年(1589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又为皇长子讲官。万历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被劾贬官，降为福宁州同知。岁余，复遭谪秩，至死不再出仕。焦竑博极群书，善为古文。著有《澹园集》、《老子翼》、《庄子翼》、《国史经籍志》、《玉堂丛话》等。

理和象数的不同性质而言。这一点，四库馆臣在为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提要》所作提要中说得很明白：

熙宁间，蜀人房审权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原文因避康熙名讳改作郑元），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之篇末，名曰《周易义海》，共一百卷。……自唐以来，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以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然《宋史·艺文志》但有衡书而无审权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惟载残本四卷。岂卷帙重大，当时即已散佚，抑衡书出而审权书遂废欤？

事实上，《周易义海》不仅《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也没有著录。《周易义海》早在宋末元代即已佚失。所谓“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惟载残本四卷”乃四库馆臣误记。这个误记可能来自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广记》。《蜀中广记》卷 91 记载：

《易义海》一百卷，巴郡房审权著。陈振孙云书只四卷，近时江都李衡彦平稍加删削而益以东坡、伊川、汉上之说为《撮要》十卷。所称百卷，未之见也。晁氏曰：其书集郑玄至王安石凡百家，取其专明人事者汇为一编，或诸家说有异同，辄加评议，附之篇末。

因此，焦竑序中所言，并不是说潘士藻的《读易述》主要来自这两大汇编书，而是说潘士藻的《读易述》乃义理、象数兼取之意。既然潘士藻所引王安石的解说仅见于其《读易述》中，那毫无疑问自然是来自于王安石的《易解》或《易义》。

再看清初的情况。毛奇龄在康熙年间僦居杭州时,著有《仲氏易》。其在《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一句下引用有王安石解释“元亨利贞”四德之说:

王安石曰:分为四德,统惟一元,故统天。

此说亦仅见于《仲氏易》。这也就说明《易解》或《易义》在康熙时还未佚失,只是不易为人见到而已。在此之后,《易解》或《易义》便不见踪迹。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有不少图书在这次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中遭到毁版之灾。我想,既然王安石《易解》或《易义》在此前后便湮没于世,那很有可能就是毁于编修《四库全书》时。当然,这仅仅是猜测而已。其佚散的有关问题,还需今后再深入进行考索才能解决。

三、《荆公易解钩沉》

对王安石《易解》的文本内容的恢复,是研究王安石《易》学的必要前提。据金生杨先生在其《王荆公〈易解〉考略》一文中说,他对王安石《易解》的佚文也进行了搜集工作。到2001年,他已经“尽力搜索了四万五千字左右,多达262条的佚文,佚文内容涉及到除《噬嗑》、《大过》、《未济》以及《序卦》之外的《周易》经文及传文”^①。

金生杨先生所搜集的《易解》佚文,我至今尚未见到。但我经

^① 该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过数年的搜集,断断续续地从宋人李衡的《周易义海撮要》、郑刚中^①的《周易窥余》、林栗^②的《周易经传集解》、王宗传^③的《童溪易传》、冯椅的《厚斋易学》、李心传^④的《丙子学易编》、程迥^⑤

① 郑刚中(1088—1154年)两宋之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亨仲,号北山。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得秦桧之荐,不数年,自温州判官骤迁显官。宋金议和,充陕西分画地界使。未几,除四川宣抚副使,再迁四川宣抚使。治蜀有方略,然颇为专横,以压制吴玠、杨政等大将为能事。后忤秦桧,坐奢侈妄作之罪,绍兴十七年罢官。累贬为濠州团练副使,封州安置,卒于贬所。秦桧死,追谥忠愍。著有《北山集》、《周易窥余》等。

② 林栗 南宋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字黄中,一字宽夫。早年师事师维藩。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历任崇仁县尉、太常博士、知江州、太常少卿、知夔州等职。为人强介有才而生性狷急。调兵击败施州豪强谭汝翼,坐违诏罢官。后复为直宝文阁、广南西路转运判官等职,就改提点刑狱,又改知潭州。除秘阁修撰,进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1188年),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因与其论《周易》与《西铭》不合,乃上章论朱熹不学无术,乞禁道学。遭太常博士叶适反驳,又被侍御史胡晋臣弹劾,罢为知泉州,又改知明州。光宗时,以病奉祠。卒谥简肃。著有《周易经传集解》。

③ 王宗传 南宋福州宁德(今属福建)人,字景孟,自号童溪。淳熙八年(1181年)登进士第,累官为韶州教授。著有《童溪易传》三十二卷。

④ 李心传(1167—1244年)南宋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李舜臣长子。庆元二年(1196年)科举落第,遂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宝庆二年(1226年),应召入朝。次年,特授从政郎,充秘阁校勘。绍定四年(1231年),赐同进士出身。历任史馆校勘、添差通判成都府、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端平三年(1236年),完成南宋《四朝会要》,迁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年),擢秘书少监、史馆修撰,再修南宋四朝国史、实录。未几,遭论责,奉祠居湖州。治学严谨,长于考据,熟悉南宋的史事及典章,一生著述甚多,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最为有名。

⑤ 程迥 两宋之际应天府宁陵(旧治在今河南宁陵东)人,徙居绍兴府余姚(旧治在今浙江余姚北),字可久,学者称沙随先生。先后受经学于王葆、闻人茂德、喻樗,精于考证之学,长于释经订史。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历任泰兴县尉、德兴县丞、知进贤县、知上饶县。奉祠,寓居鄱阳之萧寺以终。著有《周易章句外编》、《周易古占法》等。

的《周易章句外编》、方闻一^①的《大易粹言》，以及元人李简^②的《学易记》、董真卿^③《周易会通》，明人潘士藻《读易述》、清人查慎行《周易玩辞集解》等书中也收集到了276条《易解》佚文。并按朱熹《周易本义》文本的结构，整理为《荆公易解钩沉》。其佚文内容涉及到除《噬嗑》、《大过》、《未济》以及《序卦》、《杂卦》之外的《周易》经文及传文的相关部分。从总体上估计，《荆公易解钩沉》所辑佚文大约相当于《易解》原书十分之一的数量。

在这里，之所以不称《易义钩沉》，而称《荆公易解钩沉》，是因为其佚文部分取自李衡《周易义海撮要》为多。《周易义海撮要》乃李衡据房审权所编《周易义海》撮要编辑而成。

《郡斋读书志》卷一（上）记载：“《周易义海》，一百卷。右，皇朝房审权撰集郑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专明人事者为一编，或诸家说有异同，辄加评议，附之篇末。”《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记载：“熙宁中，蜀人房审权编《义海》凡百卷。”

据此，从时间和卷帙浩大看，房审权编《周易义海》时，所取应来自《易解》，而不是《易义》。另，宋人治《易》之作，称“《易解》”者多矣，为避免混淆，故仿“《伊川易传》”之命名，称《荆公易解钩沉》。

兹将《荆公易解钩沉》的编辑体例交待如下：

一、无论是《周易义海撮要》还是《厚斋易学》、或是《学易记》，诸书所取大多为《易解》或《易义》之节文，因此，诸书所取均存在有

① 方闻一 南宋舒州（治今安徽潜山）人。孝宗淳熙年间，曾为郡博士。著有《大易粹言》。

② 李简 金元之际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徙居山东莱芜，再迁东平。蒙元宪宗九年（1259年），任泰安州（今山东泰安）通判。深研《周易》，仿李鼎祚《周易集解》和房审权《周易义海撮要》体例，集王弼、王安石、程颐等六十四家之说，历经数年，于中统元年（1260年）完成《学易集》一书。

③ 董真卿 元朝鄱阳（今江西上饶）人，字季真。师从胡一桂，读《易》武夷山中。著有《周易会通》十四卷。

断章取义，或因版本不同而有文字差异的问题。如《丰卦·九三·象》曰：

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周易义海撮要》引王安石解说云：

九三遇丰之时，有大事之材可以丰其泽者也。上六以幽暗为之主，不可与有为，故曰“折其右肱，无咎。”

而《学易记》引王安石解说则云：

肱，辅上体者也。九三遇丰之时，有可大事之才而上六不可以有为，故曰“折其右肱，无咎。”

两相对比，文字差异较大。再如《比·上六》曰：

比之无首，凶。

《周易义海撮要》引王安石解说云：

阴之为物，以阳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比之无首者也。以阳为首则有所终，先阳则迷而失道，况无首乎！

而《学易记》引王安石解说则云：

阴之为物，以阳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焉，比之无首者也。有阳为之首，则阴有所终，无首则无所终矣。阴

先,则迷而失道也。

两相对比,文字差异也较大。

有鉴于此,我在编集整理《荆公易解钩沉》时,凡遇到文字有较大差异的佚文,均同时列出,以便比较对照。

二、清人翟均廉^① 在其所著《周易章句证异》一书中,对《周易》古本与今本同异之处以及诸家治《易》的句读、文义同异等进行了互相对比考证。其中,涉及到王安石《易解》句读的共有8条:

1.《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王安石合用九、上九为一节,程子非之。

宋衷^②、王弼以见群龙(句)无首吉(句),孔颖达、陆希声^③、石介、王安石、代渊^④、程子、房审权、郭雍、郑汝谐同。郭忠孝、朱子、俞琰^⑤ 俱云见群龙无首(句)

① 翟均廉 浙江仁和人(今浙江杭州)人,字春沚,乾隆三十年(1765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著有《周易章句证异》、《海塘录》、《易传辨异》等。

② 宋衷(一作宋忠)南阳章陵(旧治在今湖北枣阳南)人,字仲子。刘表据荆州,辟为五业从事。著有《周易注》十卷,《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

③ 陆希声 唐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鸿磐,自号君阳遁叟(一称君阳道人)。陆元芳(武则天时任宰相)四世孙。博学善属文,精通《易经》、《春秋》、《老子》,尤工书。初隐义兴(今江苏宜兴),后召为右拾遗,累迁歙州刺史。昭宗闻其名,征拜给事中,寻除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位无所建树,以太子少师罢。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著有《易传》、《春秋通例》、《道德真经传》、《颐山诗》等。

④ 代渊(985—1057年)北宋益州导江(旧治在今四川都江堰市东)人,字蕴之,一字仲颜,自号虚一子。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授清水主簿,累官至太常丞。不乐仕进,遂归家教授。居青城山,以著书自适。屡荐不起,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著有《周易旨要》、《老佛杂说》等。

⑤ 俞琰 宋末元初平江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玉吾,自号林屋山人,学者称石涧先生。生于宝祐间,以词赋称。宋亡,隐居著书。卒于元贞祐间,年七十。精于《周易》,著有《周易集说》等。《宋史翼》有传。

2.《坤》:先迷后得主利。

李鼎祚引卢氏:先迷(句),后得主利(句)。孔颖达引周氏:先迷后得主利(句)。朱震引子夏传:先迷后得主(句)。陆希声、王安石、程子、朱子以先迷后得(句),主利(句)。……张子、苏轼、朱震:后得主(句),利(句)。……梁寅、陆振奇后得(句),主利(句)。……张浚、吴澄、徐在汉:先迷后得主(句),利属下读。谨案《周易折中》、《周易述义》:先迷后得主(句),利字属下两句读。

3.《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王弼、孔颖达、胡瑗、苏轼、朱子:利用刑人(句),用说桎梏(句)。……王安石:用说桎梏以往(句)。……谨案:《周易折中》取安石说,《周易述义》同万里说。“说”,徐邈音税,陆德明^①音吐活反。“吝”,许慎作遴。

4.《履·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祥”,郑玄、荀爽(本晁说之)虞翻^②、李鼎祚作“详”。……俞琰作视履(句),考祥其旋(句),作“详”,言自视所履详审其旋。……谨案:郑玄、虞翻、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张子、程子、石

① 陆德明(约550—630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元朗。早年师从南朝后期名儒周弘正,精三玄,善名理,以经学著称于世。以才学任陈朝始兴王国左常侍,迁国子助教。陈朝灭亡后,隐居乡里。隋炀帝时,起为秘书学士,授国子助教,擢太学博士。治《周易》,为一时之最。唐初,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寻补太学博士。后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著有《经典释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庄子文句义》二十卷、《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四卷、《周易文外大义》二卷,并行于世。其中,以《经典释文》最著名。《经典释文》包括儒家所有经典和道家老、庄的音义释训,为汉魏六朝以来研究经典音义的总汇。

② 虞翻(164—232年)汉末三国时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字仲翔。孙权时,为骑都尉。因数犯颜谏争,加之性不协俗,多遭谤毁,屡被贬谪。后因得罪孙权,流放交州至死,卒年七十。精于《周易》,撰有《易注》十卷、《周易日月变例》六卷,《京氏易律历注》一卷,《周易集林律历》一卷等。

介、王安石、苏轼、杨时^①、郭忠孝、郭雍、朱震、朱子诸儒俱作：视履考祥(句)。

5.《颐·六二》：颠颐拂经于邱颐征凶。

王肃、王弼、孔颖达：颠颐(句)拂经于邱(句)。……石介、王安石、程子作：颠颐(句)拂经(句)于邱颐(句)征凶(句)。……苏轼、张子：颠颐(句)拂经于邱颐(句)征凶(句)……谨案《周易述义》：颠颐(句)拂经于邱颐(句)，言拂其颈以颐于高。

6.《明夷·初六》：用拯马壮吉。

孔颖达：用拯马(句)壮吉(句)。王安石、刘纬同。胡瑗诸儒：用拯(句)马壮(句)吉(句)。

7.《涣·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王弼、孔颖达：涣其血(句)去逖出(句)。王安石、苏轼、张载、朱震、项安世^②、王宗传、王申子、吴澄、郑维岳、来知德、徐在汉、洪守美、查慎行同。……虞翻作：涣其血去逖出无咎(句)。程子诸儒同。

① 杨时(1053—1135年)两宋之际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字中立，学者称龟山先生。早年学宗王安石。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调官不赴，又学于程颢、程颐。哲宗时，始赴官。靖康中，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兼国子祭酒。极诋王安石新学为邪说，并请追夺其王爵。因遭群臣及士子激烈反对，罢官奉祠，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召为工部侍郎兼侍读。建炎二年(1128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卒谥文靖。其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为程门“四先生”。南渡后，被奉为“程氏正宗”。著有《龟山集》、《二程粹言》等。

② 项安世(?—1208年)南宋江陵府(治今湖北江陵)人，祖籍处州松阳(旧治在今浙江丽水西)人，字平父，学者称平庵先生。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绍熙四年(1193年)，累官至秘书正字。次年，迁校书郎。宁宗初，入庆元党籍，罢官。嘉泰中，复官。开禧用兵，擢知鄂州。力赞北伐，遂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招募兵士，组建部队，名曰“项家军”，然无军纪，颇好掳掠。宣抚使吴玠曾诛其军为首劫掠者。督军救援德安府，击败金军，迁京西北宣抚使，升太府卿。后因泄旧愤而擅斩吴玠幕僚王度，坐罪免官而卒。长于易学，著有《周易玩辞》、《项氏家说》等。

8.《小过·九四》：无咎勿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陆希声：勿过(句)遇之(句)往厉(句)必戒(句)勿用(句)永贞(句)。王安石、张浚、李简、王申子、俞琰、张慎甫同。按：王弼诸儒惟“勿过”二字联读；毛奇龄惟“勿用”、“永贞”二字(句)。

在《荆公易解钩沉》中，上述8条的句读均从翟均廉《周易章句证异》。

三、因《周易》各卦爻排列有序，故在《荆公易解钩沉》中，王安石《易解》佚文出处只标注书名，不再注明卷数和篇章名。

四、为了便于排版，本书对卦象符号采用“1、0 标注法”，即阳爻(—)一律记为“1”，阴爻(--)一律记为“0”。为便于读者对照，本书在附录三有“1、0 标注法与卦象符号对照表”，可参阅。

附录：

荆公易解钩沉 上经

111111 乾(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九六，阴阳之变。下见众阳，不自为首。如尧咨四岳、扬侧陋、以禅舜是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王安石曰：分为四德，统惟一元，故统天。（《仲氏易》）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再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乾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龙，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马，行地之物，故以象坤。（《厚斋易学》）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

“忠信”，行也；“修辞”，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汤武是也，非常义也，故曰“可与几”也。知此位可终则终之，伊周文王是也，可与存君臣之大义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

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上九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阳皆归五，故曰无民。二非己应，故曰无辅。（《周易义海撮要》）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000000 坤(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先迷后得”，介甫亦以为句。（《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动者，直、方之德，动而后可见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阳位而阴居之。阳在内，阴在外。是藏其文章，隐晦其明以守臣道。而又居中体正，不敢兢兢自处。上不见疑，遂获元吉。（《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此“终”字与“知终终之”之义合。处上六而能用六，能以大终。伊周是已。（《周易义海撮要》）

进君子而退小人。（《二程遗书》）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阴盛于阳，故与阳俱称龙。阳衰于阴，故与阴俱称血。（《厚斋易学》）

“嫌”，与《春秋》“不以嫌代嫌”之“嫌”同；“疑”，与“臣疑于君”之“疑”同。（《厚斋易学》）

010001 屯（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刚柔始交，则贵者不必上，贱者不必下，不可谓贞也。难生也，动乎险中也，不可谓亨也。此云雷之时也。故曰云雷屯。卒至于雷雨之动，满盈然后能免乎险，而屯难解，故曰屯。元亨利贞，大亨贞，要屯之终而为言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利居宜，不失其居也。利贞，宜不失其贞也。以贵下贱居正，而天下从之，则宜建侯而经纶天下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易》之辞有妇、有妇人、有女、有女子。妇，有夫之称也；妇人，言其为母也；女，未有夫之称也；女子，又言其为子也。此言女子何也？以有所怙也。以有所怙，故乘刚而不失正也。其有所怙者何也？以九五为之应也。（《周易会通》）

六三：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既鹿无虞，以纵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夫屯之时，可以有为而非可舍之时也。时欲有为而从非其应，殆不如舍之愈也。不舍而往，虽君子不能无咎矣。（《厚斋易学》）

朱熹曰：介甫以舍为止，几为近。近无所获，故见几而舍之。舍，止之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者，阳之泽。（《厚斋易学》）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易》之辞有泣、有出血，未有泣血者。遇《屯》，而道大穷。（《厚斋易学》）

《困》之上六，亦乘刚上。穷而无应，乃以征吉，何也？在兑之终，以说而散也。其无应，乃以免乎险也。屯终于坎，故穷而不能变。（《厚斋易学》）

100010 蒙(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噬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能告所筮，刚中者也。不刚，则不能有所不告。刚不中，则不能有以告。（《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发蒙”，辩之于蚤也；利用刑人，惩之于小也。不辨之于蚤而至于上九，则击之，然后能胜。故有“击蒙”之辞焉。不惩之于小而至于上九，则桎梏不能制敌。故有御寇之辞焉。不能正法以惩其小，而用说以纵之，以往，则吝道也。（《厚斋易学》）

不辩之于蚤而至于上九，则蒙之罪大矣。不惩之于小而至于上九，则《蒙》之难极矣。当《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惩其小，而“用说桎梏”以纵之，以往，则吝道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六三：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夫不能“发蒙”于初，以惩之于小，使之浸长，则治之不能胜，而寇乱作矣。（《厚斋易学》）

010111 需(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血者，阴之伤也。穴者，阴之宅也。（《厚斋易学》）

九五：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111010 讼（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言乎其才也。“讼有孚窒，惕中吉”，此言九二之才也。“终凶”，此言上九之才也。“利见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涉大川”，言一卦之才也。有孚而见窒，窒而后讼。讼而能惕，不敢过中，则吉。（《周易义海撮要》）

王介甫曰：坎为心，享有孚也（二五有心象）。（《厚斋易学》）

刚，揜。见，窒者也。（《厚斋易学》）

乾之所以为乾，以知险也。故需则刚健而不陷以讼。涉险，则不可谓知险矣。（《厚斋易学》）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

上吉也。

柔失位而不中，以当上壮争胜之时，以之为厉，而保旧物可也。以从王事，则不得行其志。不得行其志，则不独无成，亦不可以有终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不克讼，复自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为听讼之主。“不克讼”，则自反而亲就。听者之命，虽即命，犹有刚动之志。变志而为安贞，则吉。（《周易义海撮要》）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讼得赏，侮而侵之者众。“三”者，众辞。（《周易义海撮要》）

000010 师（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凡药之攻疾者，谓之毒。（《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律如同律。听军声之律，法律之律。三代未有律书，曰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武王伐纣吹律听声。（《丙子学易编》）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舆，众也。尸，主也。师之命正，夫一也。不一，则师惑矣。九二，一也；六三，不一也。六三之不一，何也？阳爻奇阴，爻耦不一

也。《周易义海撮要》)

师之命贞夫，一者也。阳画奇阴，画耦，耦不一者也。《厚斋易学》)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上无承，下无应，不可以动之时也。《厚斋易学》)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执言，犹书所谓奉辞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师之事，必曰王、曰大君、曰天子。征伐宜自天子出。万世之通法也。《周易义海撮要》)

010000 比(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水附于地，未必聚也。钟之以泽，然后聚。此比之所以异于萃也。《厚斋易学》)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水不离地而行，有亲比之象。《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乎人者，已从往它，而为之所。有人之所比者，它来从己，而己有之也。比之初，上下之分未定，唯盛德则能有它吉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比之非阳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不志乎内而比于外，无适莫也。（《周易义海撮要》）

四，宜应内者也。内无可比而比乎外，亦义之与比而无适莫者也。刚柔正而位当，故贞^①。（《厚斋易学》）

王氏安石曰：四，宜应内者也。内无可比而比乎外，亦义之与比而无适莫者也。刚柔正而位当，故贞吉。（《周易会通》）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上六在前，禽之象也。（《厚斋易学》）

古者田猎，驱禽兽于所聚之野而射之，三驱而止。（《周易经传集解》）

田不合围，三面而驱，所失者前禽而已。上六，前禽之象。舍逆取顺，虽有所比，道之光也。汤武不能服楚越，非汤武之耻，舍逆之道。唐太宗之伐高丽，是失矣。上下相比，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虽邑人可以不戒。“民心罔中，惟尔之中”^②。故曰上使中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阴之为物，以阳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比之无首”者也。以阳为首则有所终，先阳则迷而失道，况无首乎！（《周易义海撮要》）

阴之为物，以阳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焉，“比之无首”者也。有阳为之首，则阴有所终，无首则无所终矣。阴先，则迷而失道也。（《学易记》）

① 此为后人改“正”为“贞”。王安石作《易解》，当避宋仁宗名讳，改“贞”为“正”。

② 语出伪古文《尚书·君牙》。

110111 小畜(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彖: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者之畜,其可以暴为之乎?“懿文德”,为之以不暴也。《《童溪易传》》

不可以暴为之也。《《周易义海撮要》》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无应于上,不能自复。《《周易义海撮要》》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111011 履(兑下乾上)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应乎上九,进退皆履二刚。所谓柔履刚也。柔而履刚,其为礼乎!《《周易义海撮要》》

乾之为物,刚健而不可履。虎之象也。兑与之应,则由其后履之而往焉。虎尾不咥人之象也。《《厚斋易学》》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上无其应而以刚处阴，故曰“幽人”。而以中行，故曰“正^①吉”。中不自乱，则无巽言^② 屈身之患。（《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武人以有为为大君。（《周易章句外编》）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其归元吉。（《周易义海撮要》）

000111 泰(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上下始交，始可修法度，以左右民之时也。天地之宜，辅相之而已。其余不足、过与不及也，则财成之。此左右民之大方也。（《周易义海撮要》）

初九：拔茅茹，以其夤，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① 此处乃王安石为避宋仁宗名讳而改“贞”为“正”。

② 巽言：即委婉之语或软话。《论语·子罕第九》：“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但将“巽与之言”并作“巽言”者，则为王安石。此后，程颐、朱震等人多沿用之。

“志在外”者，可出之时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天之际地而平也，其卒无不陂；地之际天而往也，其卒无不复。艰正以外之，乃无咎。不恤上之孚，己则“于食有福”。苟恤其孚，思有以取信于上，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则不敢直己以行志。离道失义，无不为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众心已离，不可收拾，用师，徒驱民于溃散而速其祸，故曰“勿用师，自邑告命”。（《读易述》）

“城复于隍”，下不承上，外不内卫，小者擅命，故曰“自邑告命，虽贞亦吝”。（《周易义海撮要》）

111000 否(坤下乾上)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否之者，匪人也，天也。故君子遇此则俭德避难而不忧也，乐天而已矣。孔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孟子曰：“予之不遇鲁侯，天也。”与《否》之彖合矣。匪人非为致否，言为君子遇否者言之也。（《周易义海撮要》）

“否之匪人”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周易经传集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如有用我者，则以其类往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处臣之盛位，而不能发舒以正其君，是可羞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倾否，言其才也。先否后喜，言其时也。（《周易会通》）

111101 同人（离下乾上）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墉，保内以扞外也。（《厚斋易学》）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

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言两刚之盛欲克，五五中直，能克之。（《厚斋易学》）

两刚虽俱抗五，然各欲擅其私，而非同心者也。是以不能克五，而为五之所克。商周之不敌，此之谓也。（《厚斋易学》）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101111 大有(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元亨，元善而亨通。（《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当大有之时，得尊盛之位，行重刚而不中之事者也。以其有大事之才，是以能亨于天子也。重刚而不中，非君子之常。其趋时，则有时而行之。君子犹以为惕，况小人乎！（《周易义海撮要》）

《易》之辞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天子，有后，又有大君。王以德业言，先王以垂统言也，帝以主宰言，天子以正位言也。后者，天子诸侯之通称。大君，天子之尊称也。（《厚斋易学》）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①也。

君子遇此时而立于朝，谋之当告者，不以告于用事之臣而告诸

① 此字多作“晬”，实误。顾炎武《九经误字》对此字有考证：“《易》：‘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石经》晬字从折，从日，与《诗》‘明星晬晬’之晬同音。折又音制。监本误从析，作曾晬之晬，非。”

其君。所以明上下之礼而著君臣之义也。（《周易义海撮要》）

广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为“匪其旁”，不知所据何说。（《大易粹言》）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大畜皆尚贤之卦。乾，阳物，所谓贤也。（《厚斋易学》）

000100 谦（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寡者以谦为益，则由寡而可以多；多者以谦为益，则愈多而不为溢。（《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利涉大川，非涉大川然后吉也。其才其时利涉大川耳。用涉大川者，用此以涉大川然后吉耳。（《周易义海撮要》）

利涉，则其材其时利于涉耳。用涉，则用此以涉，然后吉也。（《厚斋易学》）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鸣之为言，接于物而感之也。六二接于九三，而感之以谦，刚上柔下，中正以相与，其志得而可以有功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临川王氏曰：“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万民”，以卦之五阴

言。(《周易传义大全》)①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能撝去三之承,已以为谦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得尊位而无应,故有“征不服”之辞。(《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上六接于九三而感之以谦者,故曰鸣谦。三为众阴所附,以止于下,已虽接而感之,未得其来应,故曰志未得。九三宜应己,而不来,有邑国不服之象。师,众也。邑国,所据也。所用者众,所征者挟,不若九五之正位大中也。(《周易义海撮要》)

001000 豫(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① 此句见明代胡广奉敕编撰的《周易传义大全》卷六。但元代吴澄《易纂言》卷五有曰:“功劳及于天下之万民而退让不居,宜其民之心服也。‘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万民’,以卦之五阴言。阴为民。万者,极言其数之多也。以一卦则五数为至多,以天下则万数为至多。”王安石、吴澄均为临川人,胡广所摘之句有可能误将“吴氏”记为“王氏”,但也有可能吴澄所言乃出自王安石。姑且存疑,待考。清人之引文,此句作者均记作“吴澄”。如,《大易择言》卷九:“草庐吴氏曰:‘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周易图书质疑》卷七:“吴澄曰:‘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周易折中》卷十一“吴氏澄曰:‘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

子曰：“乐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① 人情不能免，而不能节文以正之，则民德乱矣。（《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鸣者，接于物而感之也。于位为下，于时为始，于德为柔。不中接于上而感之以豫，所以凶。（《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当豫之时，知上下之无交而不动，知几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视上而承之以豫，其行不顺，则不得其与。近不得乎九四而远迟上六，则上六不应，故迟有悔。动而承上以豫，其悔必矣！有者，不必悔而不能必无悔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上下无阳而莫不由我，以豫物之从，已可以勿疑。是以朋合，疾也。道不可以为物之主，而时不可以受物之归，则可以勿疑而当其任乎！（《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011001 随(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

^① 此语见《乐记·乐化篇》。《礼记·乐记》则作：“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无论《乐记》还是《礼记》，均非孔子所作，亦非孔子编定。王安石在此称“子曰”，实误。

时，随之时义大矣哉！

不曰随之时而曰随时者，在泰则随泰之时，在否则随否之时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凡有系而随，则不能兼与。此其所以失丈夫。（《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明足以趋时，孚足以守道。非知权者，孰能与于此？故孔子曰明功也，言明则有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六二，柔顺中正而应乎上，嘉而宜孚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不从，则威执之、拘系之也。从，则以德怀之也。西者，阴之所出；山者，君之德未离乎阴之所而有君德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100110 蛊(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刚止乎上，无为，以用下者也；柔巽乎下，有为，以为上用者也。事之来，如日月四时，终而有始。先甲者，先事。而图其患，事至而

能济。既济矣，又图其方来之患而豫防之，后甲之谓。（《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幹父之蛊，意承考也。

父以刚中首事，子以柔顺幹之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其事虽从，而意欲违者，多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幹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幹母之蛊，得中道也。

母从子者也，宜巽乎内以应外反、止乎外；子制义者也，宜止乎外以制内而反巽乎内。宜，不可以为贞矣。然九二，刚巽乎中，得趋时之宜而未失道者也。若鲁庄公能哀痛思庄谨以事母，而防闲之以礼。母子相与之际，虽不可谓正，亦可谓能幹母之蛊而得中道者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三：幹父之蛊小有晦，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三之所谓父，上九也。刚而不中，不能无不义。三亦不中，不能无争，未失子道。（《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蛊，用誉。象曰：幹父之蛊；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在卦之终，事成也；在卦之上，而无所承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乎内；志之高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无为而用臣子者，君父也；有为而为君父用者，臣子也。蛊者，臣子之任也。故其爻虽得尊位，亦幹父而已。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君臣之义，取诸父子而移之者也。故自初至五，皆以父母与子为言。能幹父母之蛊，则国蠹可知矣。至上九，则其义有进退去就而不可施于父子，故特以君臣为言也。在一卦之外。家道不可有外也。（《厚斋易传》）

000011 临(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阳大阴小,来者信,往者屈。大者信,则临小者之屈矣。此以大临小言也。爻则贵贱以其位之上下。四阴皆临下之二阳。二阳有应于上,皆见临于阴。此以上临下言也。((《厚斋易传》))

有凶者,不必凶而不能必无凶。能戒之于早,则至于八月可无凶矣。((《厚斋易传》))

有凶者,不必凶、不必无凶也,善求之而已矣。((《周易经传集解》))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有凶者,不必有凶而不能必无凶。能戒之于蚤,则不必凶。故曰“消不久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二阳皆浸长而欲变柔,故曰志行正也。未顺者,君所受教,而非君所教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比于浸长之刚而能变,是以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至,以至诚顺乎刚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知柔知刚,用悔而明;委物以能,以行其中。非如六四,一乎柔而已。((《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110000 观(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①，大者失位则不足观矣。《厚斋易传》)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以阳处卦之上，道大成也；在卦之外，位不当也，犹有观焉，将有为也，吉凶与民同患。“志未平也”，可仕则仕，可已则已。“观其生”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然后能观其生，而不失进退之几焉。故曰君子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101001 噬嗑(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① 原文误作“剥”。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100101 贲(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所往。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贲如，自饰；濡如，六二饰之。刚上柔下，各得其正。柔之正者，又丽而柔焉。二待上，而兴不足，以称吉。《《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马者，不动以进之象。谓初九不从二而来应己也。翰如，其志疾也。离体而阳爻，故疾。《《厚斋易传》》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戔戔，损少俭而用礼未失中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100000 剥(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

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尚消息盈虚，与天地合德，四时合序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山附地上，剥；上以厚下，安宅。

行苇之诗，可谓厚下。上不见剥，可必安宅。（《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睽之噬肤在离体，谓离为肤者，王安石谓其以柔问刚也。（《周易窥余》）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000001 复(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阴阳之往复，以日论之可也，以月以岁论之可也。（《周易经传集解》）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复远，无只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以卦言之，阳反为主。以爻言之，阳以进为复，初九是也；阴以退为复，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阴以退为复，故六二乘初，有下初

之意。《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自省。考能以中道自考，则动作不离于中。《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111001 无妄(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钦授人时，茂对时，育万物。《周易义海撮要》)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以无为有、以虚为实、材不足而位有余者，妄也。材有余而位不足，虽不为正，当亦不为妄者也。不妄，则固有其位。固有其位，则可正而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初阳在下，宜动；进，故往吉。上阳在上，宜止；行，则妄矣。《周易义海撮要》)

100111 大畜(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私欲,不行而顺,顺而物不犯,以其有牯也。乾自下承之变,友也。柔得位以乘乾,柔克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100001 颐(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于体为震,是以有征之辞。《厚斋易传》

以上养下,颐之常也;以下养上,则违常矣。六五,止乎尊位,养道不足,亦顺以从上而待二以养者也。不待己而已,致养焉。以征,则不得志而凶。故曰“丘颐征凶”。二、五,皆阴,所谓类也。阴与阳相养。以阴养阴,故曰失类。《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易》之辞或称年、或称岁。岁者，举四时之周而言也（以言其久）。至于十年，则未有称岁者。盖十年则已久矣，不必言岁而后可以久也。（《厚斋易传》）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011110 大过(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010010 坎(坎下坎上)

习坎：坎，险陷。习，便习。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书》曰：卜不习，吉。非便习也，重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

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坎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未能出险，为六三所掇，可以求比于初而已。（《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来则乘刚之，则无应；苟安以止，则入于髯。（《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九五：坎不盈，只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不能过中以出险。所谓大则过中，以趋时而施行矣。（《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三岁也。

以阴在上，用险以督察，久则为险，以反其上，而上受惠矣。不得者，罪人不服之辞也。（《周易义海撮要》）

101101 离（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以柔为主也。故晦则丽乎明，弱则丽乎强，小则丽乎大，贱则丽乎贵。（《厚斋易传》）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其匪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折首者，歼厥渠魁之谓也。（《周易义海撮要》）

荆公易解钩沉 下经

011100 咸（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有心曰感，无心曰咸。（《童溪易传》）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思者，心之动也。（《厚斋易传》）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001110 恒(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亨，然后无咎。（《厚斋易传》）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巽，人也。以柔越二刚而深入于四。人不以渐而求深于始。以是为常，物不能堪，虽正亦凶。（《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重刚而不中，刚之过也。巽而顺乎柔，巽之过也。不恒如此，承之者其志不一而羞矣。虽贞亦吝，况不贞乎！岂惟下所耻承？亦上之所不与！故无所容。夫可以为常^①者，莫如中。故九二失位而能悔亡，九三得位而无所容。以中为常，则出处语嘿，其趣无方而不害其常。（《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① 此处“常”字原为“恒”。改“恒”为“常”，系避宋真宗赵恒名讳。

终乎动，以动为恒者也。动静宜不失时，以交相养。以动为恒，而在物上，其害大矣！（《周易义海撮要》）

111100 遁（艮下乾上）

遁：亨，小利贞。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九四已在外而远初，故三为系、四为好。（《周易义海撮要》）

有应在内，所谓好也。有好而遁，何也？已在外而远于初也。（《厚斋易传》）

九五：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九六：肥遁，无不利。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001111 大壮（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君子之道不壮，则不可以胜。小人壮，不可过也。四阳足以胜二阴，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贞。《杂卦》则曰：大壮，则止也。（《周易义海撮要》）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三日不食，弃其应之象也。（《厚斋易传》）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以很壮犯九四之阳，求上六之阴。九四，藩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刚柔者，所以立本；变通者，所以趋时。方其趋时，则位正当。而有咎、凶，位不当，而无悔者有矣。《大壮》之时，得尊位大中，而处之以柔，能丧其很者也。子绝四^①，类是矣。（《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四为刚动之首而已，应在三。不度德量力而用壮很，触四以求三，很壮则不能自反。是不能退，虽进而求三，四为之藩，不能遂也。无所利矣。（《周易义海撮要》）

101000 晋（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以柔进，君子也，度义以进退者也。常人不见孚，则或急

^① 子绝四：出自《论语·子罕第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于进，以求有为；或急于退，以愆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价者也。”^①此“罔孚”而裕于进也；孟子久于齐，此“罔孚”而裕于退也。（《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以柔进，君子也，度礼义以进退者也。常人不见孚，则或急于进，以求有为；或急于退，则愆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价者也。”此“罔孚”而裕于进也；孟子久于齐，此“罔孚”而裕于退也。（《周易折中》）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之介福，以中正也。

修德于幽而无应，于明故愁。如在幽无应而不为邪，鬼神之幽且福之矣。王母，至幽之象。（《周易义海撮要》）

王母，幽以远也。以父为阳，以母为幽也。以母为近，则王母为远也。（《读易述》）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硕鼠，贞厉。象曰：硕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000101 明夷（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① 见《论语·子罕第九》。

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飞者，以下为顺，垂其翼，飞而下者也。明夷难在上，是以宜下不宜上。二老避纣不食之象；伊尹就桀，有攸往之象。（《周易义海撮要》）

三日不食，弃其应之象也。（《厚斋易传》）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股，辅下体者也。三，下体也；二，辅焉。三，未离下体，马之象；二，拯马者也。三得二之拯，二得其所附，是以吉也。此若太颠、閎夭之徒辅周之兴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凡《易》之所谓戈者，兴事之小者也；其所谓田者，则兴事之大者也；狩，则田之大者也。（《厚斋易传》）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出于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与上同体，以六五上六为门庭。（《厚斋易传》）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谏而死，所以存义，贞而不利；去之所以达权，利而不贞。（《周易义海撮要》）

上九：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110101 家人（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嘻，嗟叹之声。（《周易经传集解》）

刚严之过，虽未失吉，妇子怨望，至于嘻叹，终亦吝而已，未若九五之懿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刚上柔下，中正以相与极，有家之道。（《周易义海撮要》）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101011 睽（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刚得中而上行，为物之所应而无所丽，则大有可为。（《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小人能同而不能异，能异则不能同。君子同乎道，异者异乎时与事而已。（《周易义海撮要》）

同其道而异其事，二者孰得？曰：无害也。道同而事异者，君子之与君子也；事同而道异者，君子之与小人也。（《周易经传集解》）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二在下而载已，九四在上而引已。命者，吾所受于天也。上九疑而欲劓之，非吾有以取之，所谓天地志应而不为邪。上九终有以明之，二刚亦不能为患。（《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睽极。有应而疑之，以三为秽而污于二，其称负者以二在三之后也。以三为乘四而载之，其言载者以四为在上也。夫睽之极，则物有似是而非者。虽明，犹疑疑之已甚，则以无为有，无所不至。况于不明者乎？上九，刚过中，用明而过者也，故其始不能无疑。（《周易义海撮要》）

010100 蹇(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见险而止，未必能安而乐之，智者之所及也。困之材则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能安而乐之也。故曰：其为君子乎？君子则具仁智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蹇蹇，上下皆蹇。二五中正，相与修德，于此而难解于彼，是以终无尤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六二之应六四之承居其所而朋来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001010 解（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在解之始者，屯；而在屯之终者，解也。屯难解矣，与民更始之象也。（《厚斋易传》）

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义大矣哉！

有难则往而出乎中，所以济难；难已，则来而复其中，所以保常。济难以权，保常以中。此所以吉。（《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罪者宥之。更始之时，有不可赦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小过，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九二，虽不当位，刚中而应，故能大有为，得群疑而顺服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负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厚斋易传》）

六者，小人之才；三者，君子之位。六之为小人也，乘非其位而又上慢下暴，所以致寇也。以解为道，解缓也，而不能应上，故曰上

慢；以柔乘刚，故曰下暴。宜寇之来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未得尊位，能解初而已，所解者小矣；能孚其朋，所孚者寡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100011 损(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损己益上，不以己事出位者也。在下而刚，不中，故可损之。损之已过，则亦失中，故当酌损。六四，能纳己者也，故曰合志。遄，刚进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此其所谓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凡不得阴阳之中而所偏者，皆谓之疾。以阴处阴而承乘，皆阴，所谓疾也。偏乎阴者，资之以阳，则其疾损而有喜矣。柔之弊，常失之缓，故遄力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

祐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110001 益(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以阴居阳位、以过损而益者也。撤乐杀礼，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所以用凶事者也。能用凶事，以至诚而中行，则不独无咎，可以成功而上告之以圭也。圭者，上之所以告公侯之成功也。三，下卦之极；四，近尊者之位；皆所谓公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问所谓益无方，有孚惠我德。所谓反乎尔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011111 夬(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决去柔邪，当先明信其法，宣其号令。一小人犹在上，故须常怀危厉。故彖曰“危乃光也”。（《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柔乘于五刚，上六乘九五之刚，众阳比五亲决。五为王位，故曰“扬于王庭”。（《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以夬施禄，则果于养贤；以夬居德，则果于自用；众之所怒。（《周易义海撮要》）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吝。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莫夜有戎，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頄，在上而见于外，体之无能为者也。九三，乾体之上，刚亢外见，壮于頄者也。阳未上行，未可以胜阴之时也。应在上六，未可以决之之位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辞也。“必乎夬”与“壮于頄”何异？以其能待时而动，知时之未可而不失其和也。应乎上六而与之和，疑于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①；若濡，则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然君子与之和也，伪欤？曰诚信而与之和，何伪焉！使彼能迁善以从己，与之和同而无夬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

^① 此为孟子语，见《孟子·告子下》。

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不能号咷以忧，而改修其道。（《周易义海撮要》）

111110 姤（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阳，在上之物，自下上则反其所，故曰复。阴者，在下之物，自下上则与阳遇，故曰姤。（《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四自外至，宾之象也。（《厚斋易传》）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011000 萃（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升之九二以刚升孚，乃能无咎。故先言孚乃利用禴，而后言无咎。（《厚斋易传》）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000110 升(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刚得位而有应，前无难之者，其升无疑。“升虚邑”者，易而小之也。汤武之升是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上六：巽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巽升在上，消不富也。

011010 困(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见。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在下，不中，臀之象。株木不能茝荫其下。九四困于九二，不敢进而应。初，株木之象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石之为物，安而不能动者也。应在上六，而上六不能应，故曰困于石。（《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凡困者，其所欲则以失之为困，困于酒食是也。其所恶则以得之为困，石金车葛藟是也。葛藟谓六三牵己，今以柔居。柔所牵，则愈困矣。（《周易义海撮要》）

葛藟，缠纠之象。臲卼，不安之貌。“困于葛臲卼”，谓牵于六三之柔。“于臲卼”，谓乘乎九五之刚。柔不可牵，舍之可也；刚不可乘，去之可也。上六，柔儒之过。若计曰动，则恐有悔，遂不动，

乃所以有悔。曰“征吉”，谓吉在乎行也。诸卦上极，多不以征，此困时也。困终有出困之义，征则免困矣，是以征吉。（《学易记》）^①

010110 井(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象：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劳民劝相之道而以不足为患者，未之有也。（《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此托殷之公侯时有贤者独守汤法而不见任用，谓微箕之伦也。恻，伤悼也。周德来被，故曰“求王明，受福”。子求王明，孔子^②

① 李简自注：此段解说乃“集临川、伊川语”。《伊川易传》曰：“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葛藟，缠束之物；臲卼，危动之状。六，处困之极，为困所缠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与臲卼也。动悔，动辄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谓也。若能曰如是动，皆得悔。当变前之所为，有悔也。能悔，则往而得吉也。困极而征，则出于困矣，故吉。三以阴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刚而处险，困而用刚，险故凶。上以柔居说，唯为困极耳。困极则有变，困之道也。困与屯之上，皆以无应，居卦终。屯则泣血涟如，困则有悔，征吉。屯险极而困说体故也。以说顺进，可以离乎困也。为困所缠而不能变，未得其道也，是处之未当也。知动则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两相对比，可见此段解说主要出自王安石之说。

② 孔子：应为子贡。王安石误记。

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周易义海撮要》）

井之道以不求求之，是子贡所谓“异乎人之求”者。（《周易象旨决录》）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古者以收名冠，以收甃为义。井收者，井口之臼，亦一井之体收于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则井之功毕矣。井甃者，所以御恶于内；井收者，所以御恶于外。收以御恶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黄氏日抄》）

临川王氏云主“收”作去声。（《黄氏日抄》）

王介甫以井口之臼为收，读去声，训作收口之义，即井栏也。又是一解。（《周易玩辞集解》）

011101 革(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泽在上则欲下，火在上则欲上。泽、火非如坎、离有阴阳相逮之道也。其相遇，则相息而已矣。其相息也，唯胜者能革其不胜者耳。（《厚斋易传》）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九刚大而文明，其材可以有为也。在下无应，虽材，不可以有为也。用中，顺固其志，待上革而已。（《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臣道不为事首，故“巳日乃革之”。柔顺，故征乃吉，无咎。
(《厚斋易传》)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为道，宜刚中而已。九三，刚过中，故征凶、贞厉，以过中之刚，其能革物也必矣，故“革言三就”，虽过中而不失正，故“有孚”。其称“三”者，众辞也，言从革者众而有成功也。三，过中，是以言而后能革，革之次也。九五，尊位盛德，不言而能革，革之上也。有位无德，有德无位，必至于告戒丁宁，然后能感喻其人而成革之功也。盘庚《大诰》之所以革民者。不可谓未占有孚也。所谓不言者，非无言也，其所待于言也略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101110 鼎(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趾，变常也。得妾，诡正也。变常而义，诡正而道，故无咎。所谓可与权者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

革，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001001 震(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惧百里，严刑以震天下，所以守宗庙社稷。（《淙山读周易》）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身。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刚动，以震而已。乘之动而来，则遇刚，进而危矣。亿，安也。安其位而不知避，则丧其位矣。贝者，人之所宝。六二之所宝者，位也。陵者，高大而平者也。动之时，高大而无难者可以为动之主矣。进而得主，初不能为己难，而己之丧，可以勿逐而复之矣。九阳，数也，动之主也。七日者，从其阴，以反复之时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100100 艮(艮下艮上)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腓，应上而动者也。六二承九三，宜应九三而动者也。遇艮之时，是以“艮其腓”也。刚上而柔下，得位以相比，欲拯之而不得其方，且违之而有不快之心，虽未失中正，与夫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者，固有间矣。（《周易义海撮要》）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心者，体之主也。体之上下不相为用，则其危及主矣。（《厚斋易传》）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110100 渐(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俗以渐，善者也。（《厚斋易传》）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

咎也。

鸿，水鸟。渐于干，不失其宜也。小子，三四乾，非其应。应非其正，小子之象也。孔子曰：未信而谏以为厉已也^①。初当应四时，三与之比，以初为进，而于已所比，故厉有言。初守其分，不求其应四，虽小子厉有言，义无咎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木虽在上，非鸿所安，以其乘刚也。比于两刚之间而疑于所与，是以称或桷之为木在上者也。或得其桷与上而承之也。上，顺也。顺以巽，故乘刚而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其进也，以渐而不失时；其翔也，以群而不失序；所谓进退可法者也。六爻皆鸿也，至于上而后曰其羽可用为仪。要其终而不可乱也。（《厚斋易传》）

001011 归妹（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少女归长男，得其常、不失其时，故曰“说以动，所归妹也”。

^① 此句非孔子语，亦非《论语》原话。《论语·子张十九》记载：“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

(《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承二，娣承嫡之象；二承五，嫡承夫之象；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六五在上，归妹之为女君者也；九二在下，归妹之为娣者也。二以阳处阴，娣之盛也；五以阴处阳，女君之谦者也；应乎九二，能逮下者也。能逮下而谦，故帝乙归妹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周易义海撮要》)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六三以阴居阳，失夫之道；上六以阴在上，失女之道。六三为士，刲羊无血。羊之为物，很者也。血者，阴之伤也。刲羊而无血，阴很而不可胜之象也。此士不得其所御者也。上六，失妇之道，而不得其所承；六三，失夫之道，而不得其所御。是以无攸利也。(《周易义海撮要》)

001101 丰(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人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昧，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三遇丰之时，有大事之材可以丰其泽者也。上六以幽暗为主，不可与有为，故曰“折其右肱，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肱，辅上体者也。九三遇丰之时，有可大事之才而上六不可以有为，故曰“折其右肱，无咎。”（《学易记》）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见，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101100 旅(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巽，入也。入而丽乎内，所以为《家人》。艮，止也。止而丽乎外，所以为《旅》。（《厚斋易传》）

临川王氏曰：入而丽乎内，所以为《家人》；出而丽乎外，所以为《旅》。（《周易传义大全》）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居阴不得行而处者也。有刚动能断之志焉，故能安其不可为之时而乐之者也。故“心不快”，此知者之旅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110110 巽（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田者，兴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者，巽乎！正而得所附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处上,以此虽正亦凶,况不贞乎! (《周易义海撮要》)

011011 兑(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

说则亨矣,非贞而后亨也。(《厚斋易传》)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刚中而说君子也;初九,说君子而与之和,是以吉。(《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易》之文,称仇、称朋、称介、称畴、称夷,皆称其事而立辞。(《厚斋易传》)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有厉者,不必厉而不能必无厉之辞。(《厚斋易传》)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110010 涣(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遇涣之时,两阴不能陷一阳五,免于险四,不应于内而上同乎五,此涣所以亨。九五以王德居王位,能拯天下之难,得四海之欢心,以事其亲,能假有庙矣。(《周易义海撮要》)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亨帝立庙，推尊亲仁，义之极，可以无涣矣。（《周易义海撮要》）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在下，而有能行之材，马象也；初承之以失险拯，马之象也。二得其拯，而初得其随，是以壮吉。（《周易义海撮要》）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奔者，速辞。刚之为物能速者也。（《厚斋易传》）

奔，速辞。刚能速者也。（《周易会通》）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山地之高以止而物附焉者也，尊位之象也。丘山之次也，近尊而德，上同之象。涣有丘，大公至正，心无偏系，则非等夷所思。不与六三，而初六不应也。涣其群，匪夷所思也。（《周易义海撮要》）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六三以柔乘刚，在内困于有难之地，阴之伤也，故曰血。上九应之，则与之俱伤矣；去而逖出，则远害矣。（《周易义海撮要》）

涣之时，难在内也。三居险陷之极，上与之应，从之则与俱伤矣。九以阳刚处险之外，有出险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巽避其者所有也。血，伤也；逖，远也。夫履险之小人鲜不夷灭，能与涣离，则其伤免矣。避险尚远，故逖出而后无咎。张翰避赵王伦，得此道

也；蔡邕不远董卓，而卒及于祸。（《学易记》）^①

010011 节（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

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近而不相得，闭塞之时也。（《厚斋易传》）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不能节而嗟，则是能自悔者也。故无咎。（《厚斋易传》）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屯者，刚柔始交之时，故六四以从。初为正节者，刚柔分之时，故六四以承五为正，以初为屯之侯，五为节之主也。中孚、既济之六四与此同义。（《厚斋易传》）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守固则凶，悔则凶亡。（《厚斋易传》）

① 李简自注，称此段解说乃“集临川、伊川、雷氏”。雷氏乃金朝浑源雷思，其说不见于他书。《伊川易传》则云：“涣之诸爻皆无系应，亦涣离之象。惟上应于三，三居险陷之极。上若下从于彼，则不能出于涣也。险有伤害，畏惧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阳刚处涣之外。有出涣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巽顺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则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涣之时，以能合为功，独九居涣之极，有系而临险，故以能出涣远害为善也。若如象文，为涣其血，乃与‘屯其膏’同也，义则不然。盖‘血’字下脱‘去’字。血去惕出，谓能远害则无咎也。”两相对比，知其文多为王安石之说。

110011 中孚(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君子之言行至诚而善，则虽在幽隐亦闻于远。为己类者亦以至诚从而应之靡好爵，尤难者也。上欲与之靡好爵而不疑，中孚之至也。（《周易义海撮要》）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可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声闻过情，虽贞亦凶。况不贞乎！（《周易义海撮要》）

001100 小过(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

君，臣不可过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九四不得位而比于六五，是以宜遇之也。以阳遇小过之时，居阴而应下，则虽于卦为震，不志于动以进者。故曰无咎弗能遇；六五而与之比，故曰“弗过，遇之”。遇者，若孔子之遇阳虎也。可遇也，不可往也。往则厉矣。必戒备，勿有为，则永贞矣。（《周易义海撮要》）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小者为过越大者之事，至于亢逆之甚，则天下所疾也。天曰灾，人曰眚。天人一道也。（《周易义海撮要》）

010101 既济（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轮有刚动之才而为车之用。刚不及中、材不足者，体又在后。是以曳其轮，濡其尾，志在应上，趣既济之时，是以无咎。（《周易义海撮要》）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所以蔽车。九五所以蔽六二，而六二赖以行者也。九五与四，则六二丧茀矣。心无偏系，中正以待，则上终与之而不能违也。

故曰“勿逐，七日得”。（《周易义海撮要》）

蓍者，所以蔽车者也。此爻柔顺在中，妇象也。两刚为之蔽，蓍象焉。弃二刚以应五，故曰妇丧其蓍。苟得志乎五，则二刚犹主，己而为之蔽，又焉用逐！七日者，从其应以往反之时。（《厚斋易传》）

蓍者，所以蔽车者也。此爻柔顺在中，妇象也。两刚为之蔽，蓍象焉。弃二刚以应五，故曰妇丧其蓍。苟得志乎五，则虽二刚犹在上，下为之蔽，又焉用逐！七日者，从其应以往反之时言。（《周易会通》）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010010 未济（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高者不能自高。唯有卑，然后见其高。（《厚斋易传》）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言乎象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日月星辰之有晦明，山川草木之有盛衰，此所谓幽明之故。故者，有所因也。因天文地理而后知幽明，是称故焉。（《学易记》）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傖富贵行乎富贵，傖贫贱行乎贫贱，所谓乐天也；傖夷狄行乎夷狄，傖患难行乎患难，所谓安土也。（《厚斋易传》）

安土，谓不择地而安之。（《温公易说》）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圣人以有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圣人以有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席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自然之数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也。五十之所宗者五，而四十九之所宗者一。（《周易经传集解》）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故再扚而后挂。

天数五。

地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

十有八变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将以求有为也，将以求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见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与民同患。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於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与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在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賈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

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系辞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内隐而外显。（《周易章句外编》）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揉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为网罟、为耒耜，为舟楫，为杵臼，为弧矢，为宫室，为棺槨，服牛乘马，重门击柝，以一圣人之材足以兼此。而一一皆具之，必至

于五六圣人、数世而后备者，何也？曰：夫圣人也者，因物之变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物之所未安，圣人不强行。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学易记》）

舟楫杵臼而次，以一圣人足以具此。必至于五六圣而备焉，何也？圣人也者，因物之变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物之所未安，圣人不强行。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厚斋易传》）

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斲。故通其变者，使民不倦而已，因其所利，变而不见其迹，使民宜之而已。（《读易餘言》）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一阳能御外之二阴，故下之三阴得其安矣。（《厚斋易传》）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

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上六在卦之中，故曰成器。（《厚斋易传》）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德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履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上非其应而求焉，谄也；下非其与而求焉，读也。（《厚斋易传》）

吉见于先，岂复至有凶也！（《厚斋易传》）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运复，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於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显者微之则神，幽者阐之则明。（《厚斋易传》）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於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注虚。

位虚而爻实也。（《厚斋易传》）

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於忧患与故，无有帅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曲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

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位，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阴陷阳为险，阳距阴为阻。此以天道言也。（《厚斋易传》）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未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

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将叛者，其辞拂，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六者之辞，于《易》无有。（《周易经传集解》）

《易》之辞，亦必不惭枝游屈也。（《厚斋易传》）

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

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圣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则蓍之为物，特庶草之一耳，岂知其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与人接，圣人幽有以赞之而传其命，于是起大衍之数。（《黄氏日抄》）

数无常用，人倚之而有所托焉。（《黄氏日抄》）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一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天下之事，“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易为知来而作，故其数逆数也。（《五经稽疑》）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离为火、为日，故曰明。“听”，平声。听，天下之治也。《周官》所谓“视治朝则赞听治之”。“听”，今官舍谓之听事，亦此义也。（《厚斋易传》）

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烧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外顺而内狠，阳在内，阴在外也。（《厚斋易传》）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象阳气之消长于四时也。（《厚斋易传》）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嗇、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敷、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异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巽为躁卦，则知艮为静卦矣。（《周易集说》）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

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丁骥。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水之势一曲一直、一方一圆，皆顺其势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导，故为矫輳。（《周易会通》）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离为乾卦，则坎为湿卦可知矣。（《周易集说》）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刚卤。为妾、为羊。

为巫、为口舌，皆以口取说之象。（《周易会通》）

序卦传

因无相关内容，故省略《周易》原文不录。

杂卦传

因无相关内容，故省略《周易》原文不录。

第二章 《易泛论》析论

《临川先生文集》卷 63、《王文公文集》卷 30 载有《易泛论》一篇,按动物灵怪、日用器物、天象时辰、身体器官(及分泌物)、自然方位、行为动作(含虚词)、山陵川泽、金玉木石、颜色味道、建筑征战、婚姻家庭、衣帽服饰、专用术语等 13 个部类,分类汇编了王安石对《周易》字词的解释,反映了王安石治《易》注重训诂的特色。南宋黄震^①对王安石新学颇多偏见,但对此篇评价却较高,曰:“《易泛论》释《易》中字义甚详。”^②因此,应结合《周易》的特殊语境,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一、《易泛论》与《易解》的关系

《易泛论》共收字 155 个、词 41 个。其中,动物灵怪类收字 20 个:鱼、隼、鼠、狐、牛、羊、鲋、鸟、雉、豹、虎、鹤、鸿、禽、豕、豚、龟、龙、马、鬼,收词 1 个:獾豕之牙。其中,“龟”有两释。

日用器物类收字 15 个:几、床、车、轮、舆、辐、缶、矢、弧、鼎、

^① 黄震:南宋庆元府慈溪(旧治在今浙江慈溪东南)人,字东发,学者称为於越先生。宝祐四年(1256 年)进士,调吴县尉。度宗即位,累迁史馆检阅,参与编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及实录。轮对,为度宗言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为当世之大弊,又请罢僧人、道士度牒,大忤度宗,出为广德军通判。历任知抚州、提举江西常平仓司、提点江西刑狱等职。调解民间争斗,改革慈幼局旧法,大兴水利,多有政绩。官终浙东提举常平。宋亡,因饥饿而死,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学宗朱熹,然不尽主其说。著有《古今纪要》、《黄氏日抄》。

^② 黄震:《黄氏日抄》卷 64。

铉、瓶、瓮、筐、斗，收词3个：鼎耳、匕鬯、贰簋。

天象时辰类收字5个：甲、庚、云、雨、霜，收词6个：暮夜、日中、日仄、昼日、月几望、坚冰。

身体器官（及分泌物）类收字25个：膏、血、汗、肤、趾、拇、腹、颊、臀、身、项、面、心、限、觥、须、背、尾、首、足、角、肱、股、腓、耳，收特殊词1个：垂其翼。

自然方位类收字4个：南、西、左、右，收词2个：东北、西南。其中，“西南”三释。

行为动作（含虚词）类收字29个：载、负、乘、往、来、渝、亿、居、安、逐、血、复、反、见、处、征、枕、动、起、遇、跻、孕、字、田、弋、飞、且、或、乃，收词4个：载鬼、负涂、出自穴、磐桓。其中，“往”三释，“来”两释。

山陵川泽类收字10个：田、沙、泥、沛、穴、渊、陆、陵、涂、谷，收词6个：萑萑、在穴、在天、井泥、大川、井谷。其中，“萑萑”、“在穴”、“在天”为特殊词。

金玉木石类收字7个：石、金、玉、干、桷、株、磐。

颜色味道类收字5个：甘、苦、黄、玄、白，收特殊词2个：朱纁、赤纁。其中，“黄”两释，“白”两释。

建筑征战类收字15个：涕、号、嗟、藩、庐、城、墉、门、户、栋、野、邑、郊、次、巷，收词7个：泣血、升虚邑、升阶、伐邑、伐国、二簋、自牖。

婚姻家庭类收字12个：邻、妻、妣、臣、考、仆、童、妇、妾、士、女、娣，收词4个：婚媾、王母、长子、弟子。

衣帽服饰类收字7个：衣、袂、裳、袂、囊、裼、履，收词1个：鞶带。

专用术语类收字1个：可，收词4个：不可、有凶、有厉、有悔。

这些字词的解釋，应主要来源于王安石《易解》。因为王安石不可能先释字词而后解《易》，只能是先解《易》、撰成《易解》之后再

汇集字词，编成《易泛论》。

将《易泛论》与《荆公易解钩沉》所辑王安石《易解》佚文做比较，可以看到，《易泛论》所收字词释文与《易解》有部分相同者。如对“城”的解释，《易泛论》和《荆公易解钩沉》均作：“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复于隍，则不上承、不外扞矣。”再如，《易泛论》“膏，阳之泽也”，《荆公易解钩沉》作“膏者，阳之泽”；《易泛论》“血，阴之伤也”，《荆公易解钩沉》作“血者，阴之伤也”；《易泛论》“蓐，所以蔽车也”，《荆公易解钩沉》作“蓐者，所以蔽车者也”；《易泛论》“心，体之主也”，《荆公易解钩沉》作“心者，体之主也”；两相对比，《荆公易解钩沉》均比《易泛论》仅多一“者”字。而《易泛论》“株，木不能庇荫其下者也”则比《荆公易解钩沉》“株，木不能庇荫其下”多出“者也”二字。

但是，《易泛论》所收字词释文也有与《荆公易解钩沉》所辑王安石《易解》佚文所释字义不完全相同者。例如，“肱”字在《周易》中仅见于《丰·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昧，折其右肱，无咎。”《荆公易解钩沉》曰：“肱，辅上体者也。”而《易泛论》则曰：“肱，上体之随而附者也。”再如，“股”字在《周易》中见于《咸·九三》、《明夷·六二》、《说卦传》，《荆公易解钩沉》曰：“股，辅下体者也。”而《易泛论》则曰：“股，下体之随而附者也。”《荆公易解钩沉》曰：“有凶者，不必有凶而不能必无凶。”而《易泛论》则曰：“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

另外，在《荆公易解钩沉》所辑王安石《易解》佚文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字词释文未被《易泛论》收入。如《屯·六三》：“舍，止之也。”《师·六三》：“尸，主也。”《复·六五》：“考，自省。”（不同于婚姻家庭类的“考”）《谦·上六》：“师，众也。”《离·上九》：“折首者，歼厥渠魁之谓也。”《明夷·九三》：“狩，则田之大者也。”《震·六二》：“贝者，人之所宝。”《巽·六四》：“三品，有功之盛者也。”《咸·九四》：“思者，心之动也。”

为什么如此？无外有三种可能。一是《易泛论》只收《易解》中的常用字词，二是《易泛论》只收《易解》中的疑难字词，三是在《易泛论》撰成之后，王安石又对《易解》进行了修改。从王安石在熙宁年间修改十四卷的《易解》而撰成二十卷的《易义》看，在这三种可能性中，后一种可能性最大。因此，可以断定《易泛论》的完成当在治平年间。

王安石编写《易泛论》，也对《易解》所释字词进行了一定的编辑整理。如，《易泛论》释“羊”曰：“羊，很也。羊，前其刚以触者也。”在《周易》中，共有《夬·九四》、《大壮·九三》、《大壮·六五》、《大壮·上六》、《归妹·上六》等五条爻辞和《说卦传》涉及到“羊”，而《荆公易解钩沉》中保存有《大壮·九三》、《大壮·六五》、《大壮·上六》、《归妹·上六》等四条爻辞及《说卦传》对“羊”的解说：

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以很壮犯九四之阳，求上六之阴。九四，藩也。

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刚柔者，所以立本；变通者，所以趋时。方其趋时，则位正当。而有咎、凶，位不当，而无悔者有矣。大壮之时，得尊位大中，而处之以柔，能丧其很者也。子绝四类，是矣。

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四为刚动之首而已，应在三。不度德量力而用壮很，触四以求三，很壮则不能自反。是不能退，虽进而求三，四为之藩，不能遂也。无所利矣。

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六三以阴居阳，失夫之道；上六以阴在上，失女之道。六三为士，刲羊无血。羊之为物，很者也。血者，阴之伤也。刲羊而无血，阴很而不可胜之象也。此士不得其所御者也。上六，失妇之道，而不得其所承；六三，失夫之道，而不得其所御。是以无攸利也。

说卦：兑为羊。

外顺而内狠，阳在内，阴在外也。

其中，仅有《归妹·上六》“羊之为物，很者也”与《易泛论》“羊，很也”相近，但《易泛论》“羊，前其刚以触者也”一句却无见。据常理，《易解》中是应该有该句或与该句相近之语的，但因《荆公易解钩沉》非完文，且缺《夬·九四》爻辞，故无从判断其到底应在什么位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易泛论》“羊，很也。羊，前其刚以触者也”在《易解》中是两部分内容，王安石在编写《易泛论》时，则将其合并为一。

由此可见，《易泛论》中字词的释义若为复合句，则很有可能是王安石将《易解》中散见于各卦、各爻或十翼部分的字词释文合编而成的。因此，《易泛论》中所释字词不可能作为王安石《易解》的佚文而原原本本地得到复原。这也是我在编集《荆公易解钩沉》时没有将其收入的原因。

如果将《易泛论》所释字词与《荆公易解钩沉》中所收王安石佚文中相应的字词进行比较，那可以说在总体上，后者释义要胜于前者。如，《易泛论》曰：“夙，上体之见乎外而无能为者也。”而《荆公易解钩沉》在解说《夬·九三》“壮于夙，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时则曰：

頄，在上而见于外，体之无能为者也。九三，乾体之上，刚亢外见，壮于頄者也。阳未上行，未可以胜阴之时也。应在上六，未可以决之之位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辞也。“必乎夬”与“壮于頄”何异？以其能待时而动，知时之未可而不失其和也。应乎上六而与之和，疑于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若濡，则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然君子与之和也，伪欤？曰诚信而与之和，何伪焉！使彼能迁善以从己，与之和同而无夬矣。

“頄”字在《周易》中仅见于《夬·九三》，而《荆公易解钩沉》的这条解说，从句式和意义上看都是完整的，应为《易解》的完文，因此只能说《易泛论》与《易解》对“頄”字的解说存有差异。“頄”即颧骨。“壮于頄”指颧骨咬动，形容满脸怒容，与“咬牙切齿”之意相同。頄卦二体下为乾、上为兑(011111)，“九三”指第三位阳爻，属下卦(内卦)乾(111)的上位，与上卦(外卦)兑的下位相承，因此说“在上而见于外”。两相对比，《易解》“頄，在上而见于外，体之无能为者也”在文意上比《易泛论》“頄，上体之见乎外而无能为者也”更为准确。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十四卷的《易解》与二十卷的《易义》有不小的差距。

二、《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

卦爻及诸传的对应

由于《荆公易解钩沉》没有将《易泛论》所释字词作为王安石《易解》佚文收入，为了方便讨论及今后对王安石《易》学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有必要将《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卦爻及诸传的对应位置作一标识如下：

柔《巽》隐伏，制得其道则易制者，鱼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中孚》》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解·上六》》贪窃而动乎阴者，鼠也。《《晋·九四》》狐，疑也，不果也。《《解·九二》》牛，顺而强也《《大畜·六四》》。羊，很也。《《说卦》》羊，前其刚以触者也。（不详）鲋，物之在下污而微者也。《《井·九二》》鸟，飞而止则困者也。《《小过》》雉，文明见乎外者也。《《说卦》》豹，文之蔚然者也。《《革·上六》》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刚健，君子大人之象也。《《革·九五》》虎之搏物，拟而后动，动而有获者也。《《革·上六》》鹤，洁白以远举，鸣之以时而远闻者也。《《中孚·九二》》鸿，进退以时而有序者也。《《渐·初六》》禽，饮井之无择者也。《《井·初六》》豮豕之牙，能畜其刚而不可犯者也。《《大畜·六五》》豕，污秽也。《《说卦》》豚，豕之微者也。《《中孚》》龟，有灵德，潜见以时而不志于养者也。《《颐·初九》》龟，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系辞上》》龙，天类也，能见，能跃，能飞，能云雨，而变化不测、人不可系而服者也。马，地类也，能行而系乎人，其为物有常者也《《说卦》》。鬼，物之无形者也。《《睽·上九》》

几，尊物也，所冯以为安者也。《《涣·六二》》、《《乾·九三》》床，安上以止者也。《《剥·初六》》车，载其上以行者也。《《大有·九二》》轮，有运动之材，而非车之全也，可以为车之一器者也。《《既济·初九》》舆，有承载之材，而亦非车之全者也。《《小畜·九三》》、《《师·六三》》辐，车舆所以行者也。《《小畜·九三》》缶，圆虚以容而应者也。《《比·初六》》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噬嗑·九四》》弧，攻远之器也。《《睽·上九》》鼎，成物之器也《《鼎》》。铉，所举鼎而行之者也《《鼎·六五》》。鼎耳，虚中以受铉者也。《《鼎·六五》》、《《鼎·上九》》瓶，井之上水者也。《《井》》瓮，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井·九二》》筐，女所以承实者也。《《归妹·上六》》匕鬯，所以事宗庙社稷

之器也。《震》樽酒簋贰，祭之约也；贰簋，享之约也。《坎·六四》幽而能正时者，斗也。《丰·六二》、《丰·九四》

暮夜者，阴盛之时也。《夬·九二》日中者，丰之时也。《丰》。日仄者，过中当退之时也。昼日者，明进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时也。《晋》日中，则照天下矣。日以明进，至昼日，其极盛也。甲，仁属也。《蛊》庚，义属也。《巽·九五》月几望，阴盛而不亢也。《小畜·上九》云，阴上也。雨，阴阳应也。《乾·彖》霜，阴刚之微也。坚冰，阴刚而疑阳也。《坤·九六》

膏，阳之泽也。《屯·九五》血，阴之伤也。《归妹·上六》汗，出而不反也。《涣·九五》肤，柔物之为间而易侵者也。《剥·六四》、《噬嗑·六二》趾，在下而行者也。《噬嗑·初九》拇，在下之微而无能为者也。《咸·初六》腹，容器者也。《明夷·六四》烦，上体之见乎外而无能为者也。《夬·九三》臀，下体之无能为者也。《困·初六》、《夬·九四》身，躬己也。《复·初九》项，首之上者也。《未济》面，见乎外者也。《革·上六》心，体之主也。《艮·九三》限，上下之所同也。《艮·九三》夤，上体之接乎限者也。《艮·九三》须，柔而附刚者也，阳物之饰也。《贲·六二》、《归妹·六三》背，体之不接乎物而止者也。《艮》尾，后也。《履》首，先也，上也。《乾·用九》足，下也。《剥·初六》角，刚之上穷者也。《晋·上九》肱，上体之随而附者也。《丰·九三》股，下体之随而附者也。《明夷·六二》、《咸·九三》腓，趾之上、股之下而体之随而附者也。《艮·六二》、《咸·六二》垂其翼，下也。《明夷·初九》耳，所听也。《噬嗑·上九》、《鼎·彖》

东北，止以近险也。西南，顺以远险也。西南，众也。《坤》南，明也。《说卦》西南，坤之地也。东北，违坤之所

也。《《蹇》》西，阴所也。《《随·上六》》东，阳所也。《《小畜》》左，下也。《《坤·六四》》右，上也。《《丰·九三》》

载者，载上也。《《坤·象》》负，后也。负者，下道也。《《解·六三》》、《《睽·上九》》乘者，上道也。《《解·六三》》载鬼，以鬼为在上也。负涂，以涂为在后也。往，从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睽·上九》》来，之己也；《《坤·文言》》来，之内也。《《需·上六》》渝，变其德也。《《讼·九四》》亿，安也。《《震·六二》》居，不行也。《《乾·九三》》安，以静居也。《《坤》》逐，从求之也。《《大畜·九三》》血，去不来也。出自穴，出不去也。《《需·六四》》复，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来而复也。见，见彼也。处，不行也。征，进也。磐桓，动未进也。《《屯·初九》》枕，止而安之也。《《坎·六三》》动，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见之也。跻，升也。《《震·六二》》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为而未功也。《《渐·九三》》字，育女之功也。《《屯·六二》》田，兴事之大者也。《《解·九二》》、《《明夷·九三》》、《《巽·六四》》弋，兴事之小者也。《《明夷·九三》》、《《小过·六五》》飞，宜下不宜上者也。《《乾·九五》》、《《明夷·初九》》且，方然也。《《乾·上九》》或，疑辞也，方也，后也。《《乾·九四》》乃，徐也，方此爻之时未可以然也，要其终则然也。《《乾·象》》

田，平夷著见之地也，非龙之所宜宅也。《《乾·九二》》大川，险也。《《需》》沙，近险而无难也。《《需·九二》》泥，则近险而有难也。《《需·九三》》沛，泽之困乎水者也。《《丰·九三》》穴，阴之宅也。在穴，动物在阴之小者也。《《小过·六五》》渊，龙之宅也。《《乾·九四》》在天，则龙有为之地。《《乾·九五》》陆，高平也。《《夬·九五》》陵，陆之大也。《《同人·九三》》涂，污也。《《说卦》》井泥，浊也。《《井·初六》》谷，下也。《《井·九二》》井谷，旁出而下流也。《《井·九二》》羝虺，乘刚也。《《困·上六》》

石，坚而不动者也。（《豫·六二》）金，刚而趣变者也。玉，湿润粹美、刚而不可变者也。（《说》）干，鸿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鸿所宜居者也。（《渐·初六》）桷，木之在上者也。（《渐·六四》）株，木不能庇荫其下者也。（《困·初六》）磐，进于干而不失其安者也。（《渐·六二》）

甘，物之所美也。（《节·九五》）苦，物之所恶也。（《节·上六》）黄，地色也。玄，天色也。（《坤·上六》）黄，中之见乎色者也。（《坤·六五》）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饰乎物者也。（《贲·上九》）朱紱，天子饰下者也。（《困·九二》）赤紱，人臣饰下者也。（《困·九五》）

泣血，阴之忧也。（《屯·上六》）涕，忧之见乎容貌者也。（《离·六五》）号、嗟，忧之见乎音声者也；号，甚乎嗟者也。（《离·六五》）藩，内外之隔也。（《大壮·九三》）庐，人所庇也。（《剥·上九》）升虚邑，小而易之也。（《升·九三》）升阶，平易以有序，以渐升而得位也。（《升·六五》）伐邑，小之也。伐国，大事也。伐邑，小事也。（《晋·上九》）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复于隍，则不上承、不外扞矣。（《泰·上六》）墉，扞外以保内也，自下之高者也。（《同人·九四》）二簋，阴象也。（《损》）门，阴象也。（《同人·初九》）户，阳象也。（《丰·上六》）《易》曰：“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易》象之大概，见于乾坤之说，推而长之，则凡《易》之象可不疑矣。（《坤·文言》）栋，室壁之所恃也。（《大过》）野，空旷也。同人于野，无适莫也。（《同人》）龙战于野，无君臣也。（《坤·上六》）邑，有事之地也，趣时而为之者也。（《泰·上六》）郊，远乎有事之地。（《需·初九》）次，师旅之安舍也。（《师·六四》）巷，出门庭而未易道也。（《睽·九二》）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坎·六四》）

婚媾，内外之合也。（《睽·上九》）邻，比己者也。（《小畜·九五》）妻，配也。（《坤·文言》）王母，幽以远也，以父为阳，以

母为幽也；以母为近，则王母为远也。（《晋·六二》）妣，以顺配祖者也。（《小过·六二》）臣，以顺承君者也。（《坤·文言》）考，父之有成德之称也。（《豫·象》）长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师·六五》）仆，卑以顺也。童，未有与也。（《旅·六二》）妇，一乎顺者也。（《蒙·九二》）妾，配之不正者。（《遁·九三》）士，未成夫之辞也。（《大过·九五》）女，未成妇之辞也。（《屯·六二》）娣，女归而不得正配者也。（《归妹·初九》）

衣，上饰也。袷，所以窒隙也。（《既济·六四》）裳，下之饰也。（《坤·六五》）鞶带，在下体之上而以柔为饰也。（《讼·上九》）袂，体乎衣者也。（《归妹·六五》）囊，所以畜物也。（《坤·六四》）第，所以蔽车也。（《既济·六二》）履，践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载，下道也。（《履·象》）

不可，甚乎不利也。（《乾·象》）可，其为利仅也。（《乾·文言》）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临》）有厉，不必厉而厉在其中也。（《大畜·初九》）、（《夬》）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乾·上九》）

在这些字词释义中，有相当部分是在《荆公易解钩沉》中见不到的，可作为《荆公易解钩沉》的重要补充。

三、从《易泛论》看王安石《周易》

文字训诂的特色

《易》学作为一门专门之学，其对《周易》的研究，就义理派而言，当然是以义理为主。但是，《周易》的文字十分古奥、简练，要了解其中的义理，首先得弄清卦爻辞的字义，因此许多《易》学家都把毕生精力放在对《周易》文字的解释和考证上。

在王安石之前，唐人陆德明专门撰有《经典释文》，其卷2为

《周易音义》。《周易音义》按《周易》卦序，为王弼的《周易注》逐卦注解音义，但却重注音而不重释义。兹以《渐》卦为例，移录如下：

渐：捷检反。以之前为义，即阶渐之道。艮宫归魂卦。

女归吉也：王肃本还作“女归吉，利贞”。善俗：王肃本作“善风俗”。于干：如字。郑云：“干，水傍，故停水处。”陆云：“水畔称干。”《毛传诗》云：“涯也。”又云：“涧也。”荀、王肃云：“山间涧水也。”翟云：“涯也。”则困于小子：本又作“则困谗于小子”。于谤：博浪反。谗谀：音史。

盘：畔干反。山石之安也。马云：“山中盘纡。”衍衍：苦旦反。马云：“饶衍。”禄养：羊尚反。欢乐：音洛。

于陆：陆，高山顶也。马云：“山上高平曰陆。”孕：以证反。《说文》云：“怀子曰孕。弋甌反。”郑云：“犹娠也。”荀作“乘”。复反：扶又反。邪配：似嗟反。合好：呼报反。能间：间厕之间。离群：力智反。郑云：“犹去也。”桷：音角。翟云：“方曰桷。桷，椽也。”马、陆云：“桷，椽也。”《说文》云：“秦曰椽，周谓之椽，齐鲁谓之桷。”

安栖：音西，字亦作栖。不累：劣伪反。戕戕：五何反。

其余各卦或诸传的格式与此相同。

《周易音义》是王安石之前的第一篇专门系统解释《周易》及传

注音义的著作。在王安石之后,南宋吕祖谦^①的《古易音训》、清人毛奇龄的《易韵》等也是受《周易音义》形式的启发而撰写的专门系统解释《周易》音韵的著作。而王安石在治平年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周易音义》形式的启发,遂有汇编《易解》所释词而编成《易泛论》的举动。当然,《易泛论》只是专门解释《周易》字词,而不注音。其所释字词虽不成系统,但均为王安石早年治《易》自觉有新意的个人研究所得。单是作为汇集了155个字、41个词的解释《周易》文字的专文,这种创意就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的。

王安石治《易》,以文字精绝见长。如对《临》“至于八月有凶”中的“有凶”之解说:“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对《大畜·初九》“有厉利已”中“有厉”之解说:“有厉,不必厉而厉在其中也。”对《乾·上九》“亢龙有悔”中的“有悔”之解说:“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都可谓令人拍案叫绝之语。

王安石释字解词,并不盲目反对汉代训诂之学,因此能充分吸收汉代学者的成果而加以义理的发挥。如《说卦》解释八卦广象,未言《巽》为鱼。但郑玄注《周易·中孚》卦辞“豚鱼吉”一句时称:“豚鱼,以喻小民也,而为明君贤臣恩意所供养,故吉。”^②虞翻曰:“鱼者幽隐。”^③《中孚》为兑下巽上(110011)。王安石吸取了其“鱼”之特性及比喻意,以卦象释字,发现《巽》为鱼象,曰:“柔《巽》

① 吕祖谦(1137—1181年)南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吕好问之孙。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又与张栻、朱熹为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又中博学弘词科,调南外宗学教授。乾道六年(1170年),除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淳熙三年(1176年),除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以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又奉诏类编《皇朝文鉴》。历迁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权礼部郎官。淳熙五年(1178年),因病奉祠,以直秘阁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其学与朱熹、张栻齐名,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卒谥曰成。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等。

② (宋)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

③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2。

隐伏，制得其道则易制者，鱼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

到南宋时，洪迈^①也发现了《巽》为鱼象这个现象，遂曰：

《易》卦所言鱼，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鱼，九四无鱼。《井》内卦为《巽》，故二有射鲋之象。《中孚》外卦为《巽》，故曰“豚鱼吉”。《剥卦》五阴而一阳。方一阴自下生，变《乾》为《姤》，其下三爻，乃《巽》体也。二阴生而为《遁》，则六二、九三、九四乃《巽》体。三阴生而为《否》，则六三、九四、九五乃《巽》体。四阴生而为《观》，则上三爻乃《巽》体。至五阴为《剥》，则《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辞曰：“贯鱼”，盖指下四爻皆从《巽》来，如鱼骈头而贯也。或曰：“《说卦》不言‘《巽》为鱼’，今何以知之？”曰：“以类而知之，《说卦》所不该者多矣。如‘长子’、‘长女’、‘中女’、‘少女’见于《震》、《巽》、《离》、《兑》中，而《坎》、《艮》之下，不言‘为中男’、‘为少男’之类，他可推也。”^②

殊不知，王安石早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王安石虽不盲目反对汉代训诂之学，但他释字注重言简意赅、古朴典雅，不取汉人训诂繁琐、引经据典的方法，亦不用《周易口义》中胡瑗那种白话式的释字方法。例如，释《中孚》卦辞“豚鱼吉”

① 洪迈(1123—1202年)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字景卢，号容斋。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博学宏词科，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绍兴三十二年，累迁为起居舍人。寻充贺金主登位使，出使金朝。还朝，孝宗已即位，坐使金辱命，罢官。次年，起知泉州。历知赣、建宁、婺等州府。数领馆职、史职，能考阅典故，文备众体。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淳熙十三年，拜翰林学士，又上《四朝史》。光宗即位，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寻奉祠。嘉泰二年(1202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谥文敏。著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等。

②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2《巽为鱼》。

中的“豚”字，在王安石之前，王弼言“豚者，兽之微贱者也”^①，胡瑗言：“豚是兽之至微者也”^②。而王安石则将“豚”字更明确地解释为：“豚，豕之微者也。”

在《易泛论》中，像解释“豚”这样直说其本义的字词并不多。王安石在解释字词时，大多是采用结合《周易》语义、语境予以解说的方法，而不解释其本义，以凸显其义理。下面，仅以《渐》卦中的5字为例做一说明。

1. 鸿：

《鸿·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虞翻曰：“鸿，大雁也。离五，鸿渐进也。”^③王弼曰：“鸿，水鸟也。适进之义，始于下而升者也，故以鸿为喻。”^④而王安石则曰：“鸿，进退以时而有序者也。”

2. 干：

“干”字亦见于《鸿·初六》。陆绩曰：“水畔称干。”^⑤虞翻曰：“小水从山流下称干。”胡瑗曰：“干者，水之际也”；“此渐之一卦皆以鸿为象者，盖鸿之禽一举可至千里，然始举必有渐，故圣人特取鸿为渐之象也。今初六居一卦之下，居渐之初，是犹鸿之始举渐至于水之际。”^⑥而王安石则曰：“干，鸿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鸿所宜居者也。”语义简洁，而又将胡瑗之意概括无遗。

3. 磐：

《渐·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虞翻曰：“艮为山石，坎为聚，聚石称磐。”王弼曰：“磐，山石之安者也。”而王安石则曰：

①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6。

② （宋）胡瑗述、倪天隐记：《周易口义》卷10。

③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1。以下引虞翻之语，均见此书此卷。

④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5。以下引王弼之语，均见此书此卷。

⑤ （晋）陆绩：《陆氏易解》。以下所引陆绩语，均见此书此卷。

⑥ （宋）胡瑗述、倪天隐记：《周易口义》卷9。以下所引胡瑗之语，均见此书此卷。

“磐，进于干而不失其安者也。”

4. 孕：

《渐·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虞翻曰：“孕，妊娠也。育，生也。”王安石则曰：“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为而未功也。”

5. 桷：

《渐·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虞翻曰：“桷，椽也。方者谓之桷。”陆绩曰：“桷，椽也”胡瑗曰：“桷者，椽椽之属也。”而王安石则曰：“桷，木之在上者也。”

再如“床，安上以止者也”、“车，载其上以行者也”等，王安石也不直释“床”、“车”之本义，而以其功用解说之。

对于一些简单字词，王安石则以爻性，即阴阳而言之。对此，王安石专门有一说明：“《易》象之大概，见于《乾》《坤》之说，推而长之，则凡《易》之象可不疑矣。”如《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门，无咎。”《丰·上六》曰：“丰其屋，芾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见，凶。”其中，“门”、“户”若解本义则毫无意义，但王安石出于发挥《周易》义理之需要，却分别将其解为：“门，阴象也”，“户，阳象也”。

这些解释方法，在治《易》诸家文字训诂手法中是比较独特的，体现了王安石深厚的文字训诂功力和标新立异的治学原则。这样结合《周易》语境来解释《周易》用字，更能揭示出其象征意义。这也说明王安石治《易》已经充分体会到：解释《周易》文字不能按照一般的方法，即文字的本义来进行解说。这对《周易》文字训诂有着特别的意义。

李俊祥先生在《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中对王安石《字说》的性质有一段精辟的论说：“这部书（按：即《字说》）专从会意的角度来解释文字，抛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来以六书解字的传统，从文字学上说是颇为牵强附会的，但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用来解

释经书意义的字典,不能完全以语言学上的语源考证来苛求。”^①而《易泛论》中释字方法不仅对李俊祥先生对《字说》的论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也可以由此看到王安石治《易》与后来撰写《字说》在训诂方法上的一脉相通。

^① 李俊祥:《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第44—45页。

第三章 《卦名解》研究

《卦名解》是王安石利用《杂卦传》的对卦形式、《彖传》、《象传》的内容,对《周易》除《乾》《坤》两卦外的 62 经卦的卦象进行解说,以阐明其卦名或卦德之所由来的重要文章,意在对《彖传》作补充、对《杂卦传》作修正。然而,该文篇名却名不符实。如前所述,在王安石《易解》中,除对上经、下经、杂卦(十翼)的解说外,还有两篇附录——《卦象论统》、《解易象》^①。从内容上看,该文原本应为《易解》附录中的《卦象论统》,而名之曰《卦名解》,乃系后人编辑《临川文集》时从《易解》中抽出而改名收入的^②。这样一改,反令人难于理解王安石该篇的主旨在统论卦象上。不过,至今木已成舟,只好姑仍其旧。特此说明。

一、《卦名解》与《序卦传》、《杂卦传》的关系

《卦名解》的篇章结构比较复杂,由 4 个单卦和 29 组对卦构成。现今通行的标点本,因不理解其结构,故在分段上不能表现出王安石的深意。《卦名解》全篇结构及各卦编次如下:

① 参见(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一《先儒著述上》。

② 《临川先生文集》的成书,元人吴澄在其《吴文正集》卷 20《临川王文公集序》中有简要说明:“宋政和间,官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靖康之祸,官书散失,私集竟无完善之本,弗如欧集、曾集、老苏大苏集之盛行于时也。……金溪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总之凡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

《屯》、《解》。《蒙》、《蹇》。

《需》。

《小畜》、《大畜》。《大过》、《小过》。《大有》、《同人》。《家人》、《旅》。

《蛊》。

《咸》、《恒》。《姤》、《夬》。《履》、《豫》。《泰》、《否》。

《比》。

《谦》、《随》。《观》、《大壮》。《临》、《贲》。《剥》、《复》。《无妄》、《遁》。《明夷》、《晋》。《益》、《损》。《井》、《鼎》。《丰》、《噬嗑》。《节》、《中孚》。《坎》、《离》。《睽》、《革》^①。《未济》、《既济》。《师》、《讼》。《颐》、《萃》。《涣》、《困》。《升》。《渐》。

《归妹》。

《震》、《艮》。《巽》、《兑》。

南宋黄震说：“《卦名解》始于刚柔始交之《屯》，辗转次第用《序卦》之法而论其次。”^②但此处所谓“用《序卦》之法”，恐为“用《杂卦》之法”的笔误。如不为笔误，那就是黄震对《卦名解》逻辑结构的理解有问题。

王安石认为：“《序卦》先后有伦，《杂卦》则揉杂众卦以畅无穷之用。”^③《序卦传》也是《周易》十翼之一，它是按《易经》六十四别

① 原文作：“上火下泽，《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济》。‘未济’者，有济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违之卦也，故为《既济》。泽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为《革》。不相得而相违，‘革’之所以生也。”但从其卦形和卦意分析，《睽》与《革》应为“上下易象”，且卦意相因，故应为对卦。原文明显误窜行，径改。

②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64。

③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读易》。

卦的编排顺序,将其看作是一个或相因、或相反的因果联系序列而加以诠释的。其曰: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卦名解》不从《乾》《坤》,而自《屯》卦开始论说,在这一点上,《卦名解》确与《序卦传》相同。但《卦名解》通篇的编次,则完全不同于《序卦传》,而且主要是运用对举两卦卦象、卦德、卦名的相反或相类之义而展开论说的。而两卦对举这种形式,则出自《杂卦传》。《杂卦传》曰: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

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革》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伤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在各卦的编排次序上，《卦名解》与《杂卦传》不相同，但在采用对卦形式进行编组这一点上，两者却是相同的。然而，《卦名解》对《杂卦传》的对卦也仅是一种表面形式的借用，其深层的逻辑结构则完全不同。

二、《卦名解》与《彖传》的关系

在《卦名解》末尾，王安石对自己解释别卦的方法及所释卦名或卦德、卦象之义的依据做了特别的说明：“此其文皆在《系辞》，或《彖》、《系》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则知其所以然也。”然而，王安石该篇的主要依据实际主要来自《彖传》、《象传》。如，

《屯》《解》曰^①：

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故曰“云雷，屯”。（《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象》曰：“云雷，屯。”）《屯》已大亨，则雷雨之动，满盈而为解，故曰雷雨作，《解》；动而免乎险，《解》。（《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象》曰：“雷雨作，解”）

再如，《蒙》《蹇》曰：

山下有险，非险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为《蒙》。（《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蹇》则险在前者也，险在前则不可以往，故为《蹇》。《象》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又如《需》：

（《需》），亦险在前也，其不为乾健而进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时而进耳，故为《需》。（《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由此可以证实，《卦名解》确与《系辞》无涉，其中的“《系辞》”实为“《象》辞”之误，“《系》”实为“《象》”之误。

① 为便于比较，特将《周易》经传之文用黑体字在括号中标出，分别附录于《卦名解》各卦释义之后。

王弼曰：“夫《彖》，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也。”^①《彖传》是《周易》十翼中最重要的一种，其权威性连最敢疑经惑古的欧阳修也不敢否定。但是，王安石却认为《彖传》亦有言之未到之处，故“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作《卦名解》，对其进行了修改补充。

以上例举的《屯》《解》、《蒙》《蹇》、《需》五卦，与《彖传》对照，其说皆有新意发挥。五卦中皆有“险”象，但又各有其不同特点。

对于《彖传》中过于冗长的彖辞，王安石则予以删繁就简。例如《谦》，《卦名解》曰：“顺而止，故为《谦》。”而《谦·彖》则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对《谦》的解说太为冗长而未明言“谦”之卦德。故王安石取《谦·彖》之语“地中有山，《谦》”而概说之。

再如《震》《艮》。《卦名解》曰：“阳在下，则动而进，故为《震》。进在阴上，已得其所则止，故为《艮》。”而《震·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艮·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王安石对在《卦名解》中对《彖传》的修改补充，主要依据的是《周易》其他诸传。如其释《屯》引用了《屯·象》，而其解说《家人》，则曰：“巽而丽乎内，故为《家人》。”《家人·彖》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而《杂卦传》有曰：“家人，内也。”很明显，王安石在这里是参照了《杂卦传》的解说。再如其释《巽》《兑》：

① （三国）王弼：《周易略例·明彖》。

内柔伏，故为(《巽》)；((《象》)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象》)曰：“随风，巽。”)外柔见，故为(《兑》)。(《《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象》)曰：“丽泽，兑。”)

很明显，王安石之说依据的是《杂卦传》“兑见，而巽伏也”之语。又如《涣》：

上巽而下险，险而巽，故为(《涣》)。“涣”者，离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险，则不蹇不困；下虽险，上巽而不健，则不讼，故为涣而已。(《《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离·彖》中未有“离”之意，王安石遂借用《序卦》“涣者，离也”之说而补出之。

如前所述，《卦名解》原为《卦象论统》，因此王安石很注重对卦象的解说。例如《颐》。《颐·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大矣哉！”《颐·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均仅从口腔咀嚼食物的引申意展开，述其“用”、述其“德”。而王安石则从其卦象“100001”(震下艮上)以嘴咀嚼食物之形将其释为“下动而上止，止而动，故为《颐》”。

王安石对卦象的解说，还多喜用广象。如：

火在水上，(《未济》)。“未济”者，有济之道也，男女之卦

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济。”)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为《既济》)。(((《象》)曰：“水在火上，既济。”)

(《归妹》)者，归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为主于内，故曰《归妹》。归妹，女归之以其时也，故曰“动而说，所以为《归妹》)”也。(((《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

王安石在《卦名解》中的某些解说，也有与《彖传》旨意不同者。如其解说《蛊》，借用《蛊·彖》“山下有风，蛊”之说，曰：“少男长女必惑，山下有风必挠。《蛊》者，挠惑之名也。为天下之蛊者，事也，故为《蛊》。”而《蛊·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综上所述，王安石作《卦名解》，亦系一篇“拟圣”之作。他虽不明言《彖传》之说有缺陷，但他依据《彖传》、《象传》等《周易》之传文，“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则知其所以然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作《卦名解》的意图了。

三、《卦名解》与《杂卦传》的对卦 逻辑结构比较

在《周易》中，由两经卦组成一别卦，故其六十四别卦是由八经卦交错组合而构成的。这样一来，六十四卦也就可组成三十二组“错卦”(见下表)：

三十二错卦表

乾 111111	兑 011011	离 101101	震 001001
坤 000000	艮 100100	坎 010010	巽 110110
姤 111110	困 011010	旅 101100	豫 001000
复 000001	贲 100101	节 010011	小畜 110111
遁 111100	萃 011000	鼎 101110	解 001010
临 000011	大畜 100111	屯 010001	家人 110101
否 111000	咸 011100	未济 101010	恒 001110
泰 000111	损 100011	既济 010101	益 110001
观 110000	蹇 010100	蒙 100010	升 000110
大壮 001111	睽 101011	革 011101	无妄 111001
剥 100000	谦 000100	涣 110010	井 010110
夬 011111	履 111011	丰 001101	噬嗑 101001
晋 101000	小过 001100	讼 111010	大过 011110
需 010111	中孚 110011	明夷 000101	颐 100001
大有 101111	归妹 001011	同人 111101	随 011001
比 010000	渐 110100	师 000010	蛊 100110

《杂卦传》之所以曰“杂”，是因为它打破了《易经》六十四卦既定的排列顺序，而“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①，即按“错综”关系，以两卦对举见义的形式（以下简称“对卦”）来揭示六十四卦各卦的卦德^②。

所谓“综”，即综卦，指由一卦的六爻颠倒而形成新的一卦，也称反卦、复卦、反易、倒象。如《比》(010000)颠倒后便成《师》(000010)，《临》(000011)颠倒后便成《观》(110000)。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综卦只有 28 对。而《乾》(111111)、《坤》(000000)、《坎》(010010)、《离》(101101)、《中孚》(110011)、《小过》(001100)、《大

① 《周易注疏》卷 13《杂卦疏》。

② 卦德，即各卦的特性，它与卦名有联系又有区别。卦名由卦德所得出。

过》(011110)、《颐》(100001)则为自综卦,即上下颠倒后卦形不变(见下表)。

二十八综卦及八自综卦表

乾 111111	坤 000000	屯 010001 蒙	需 010111 讼	师 000010 比	小畜 110111 履	泰 000111 否	同人 111101 大有	谦 000100 豫
随 011001 蛊	临 000011 观	噬嗑 101001 贲	剥 100000 复	无妄 111001 大畜	颐 100001	大过 011110	坎 010010	离 101101
咸 011100 恒	遁 111100 大壮	晋 101000 明夷	家人 110101 睽	蹇 010100 解	损 100011 益	夬 011111 姤	萃 011000 升	困 011010 井
革 011101 鼎	震 001001 艮	渐 110100 归妹	丰 001101 旅	巽 110110 兑	涣 110010 节	中孚 110011	小过 001100	既济 010101 未济

对自综卦,《杂卦传》采取了“错”(旁通)的方法来予以对举,即两卦阳爻与阴爻完全相反。如《乾》(111111)旁通《坤》(000000),《坎》(010010)旁通《离》(101101)、《中孚》(110011)旁通《小过》(001100)等等。

以此类推,则《大过》(011110)也应旁通《颐》(100001)。然而,《杂卦传》末尾部分却曰:“《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将《大过》、《颐》两卦分开而言之。这样,自然也就导致了其末尾部分的8个卦错落杂乱、不成章法问题。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们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都认为《杂卦传》这种处理是有深意的^①。但宋人则不以为然。如郭雍说:“《姤》遇、《姤》决,始终之道异也。圣人贵于行道,每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际,故以是终之。《杂卦》前皆二二相耦,至《大过》之后,独各言一卦,观《归妹》、《未济》之辞,又非简错。圣人之旨莫可详究。岂《杂卦》从变,而言其序有不同欤?”^② 洪迈云:“《周易·杂卦》自《乾》、《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若《大过》至《夬》八卦则否。盖传者之失也。”^③ 朱熹曰:“自《大过》以下,卦不反对,或疑其错简。今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未详何义。”^④ 苏轼则认定《杂卦传》存在着错简问题:“《杂卦》自《乾》《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自《大过》以下,

① 如虞翻说:“《大过》,死象,而两体《姤》、《夬》。故自《大过》而下,次以《姤》而终于《夬》,言君子之决小人也。”干宝曰:“《杂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两卦反复相酬者,以示来圣后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变,是以终之以决,言能决断其中,唯阳德之主也。故曰《易》穷则变,通则久。”参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7。

② (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卷11。

③ (宋)洪迈:《容斋五笔·书易脱误》。

④ (宋)朱熹:《周易本义·杂卦传》。

则非相从之次。盖传者失之也。凡八卦。”因此，他在《东坡易传》卷9《杂卦传》中将其“改而正之”：“曰《颐》养正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

这种改正是合理的。《杂卦传》的后8卦，如依苏轼改正之说，组为4组对卦，那么，除《颐》(100001)与《大过》(011110)非错综关系外，其余3卦均为非综即错，而且4组对卦的卦象均为相反之象。否则，后8卦不仅在卦象上不具有错综关系，而且在卦德上，除《归妹》与《未济》具有相反之义外，其余6卦均单独为一卦，并不具有对卦性质。然而，今本《周易》却未加采用，仍然维持了后8卦错乱的原貌。

如果对《杂卦传》编组对卦的方式做深层的逻辑结构分析，那就可以看出，它首先强调的是两卦之间的相生关系，即前卦通过卦变而变成后卦，其次注重的才是其相反关系。而王安石作《卦名解》，编组对卦并不刻意追求《杂卦传》那种“非错即综”的工整卦变模式，而是在服从卦名、卦德、卦象之义的前提下，能“非错即综”即“非错即综”，否则便采用其他更为灵活的方式来编组。这也就是说，两卦之间如能同时存有相生相反关系最好，如其不然，王安石宁取相反关系。

王安石认为《杂卦传》采用“非错即综”的方式来编组对卦，只是体现了两卦相生的关系，却不能真正体现其相反关系。如《小畜》(110111)《大畜》(100111)和《小过》(001100)《大过》(011110)，从卦名上看，其具有相反之义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仅是简单考虑卦形的相生关系，那就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反关系。因此，在《卦名解》中，王安石便将《小畜》《大畜》和《大过》《小过》编组为2个对卦。其卦形的相生相反之象，王安石是这样处理的：

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则其畜亦小矣，故为《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应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言也，大者畜，则其畜亦大矣，故为《大畜》。

四阳过二阴，而阳得中，故为《大过》。“大过”者，大者过也。大者过，则亦事之大过越也。四阴过二阳，而阴得中，故为《小过》。“小过”，小者过也。小者过，则亦事之小过越者耳。

《小畜》(110111)为乾下巽上。王安石依据《彖》辞，先分析其爻位、爻性：《小畜》第4爻为阴爻，其余5爻均为阳爻，故称其“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又指出其“柔得位而不中”，从而得出“不中而上下应之，小畜之道也”的结论。不过，王安石的这段解说不如《彖》辞准确、明白。《小畜·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其中，“密云不雨”乃为《小畜》卦辞，指其第4爻为独阴，故有阴盛密云之象。其经卦为《乾》下《巽》上，《巽》为柔，《乾》为健，故以柔止健，不能压服阳气，所以“密云不雨”。要想有雨，必须“尚往也”。所谓“尚往”，实际喻其第5爻由阳变阴，以加重阴气而减少阳气。因其第5爻变，故为100111，上卦也就变成了《艮》。《乾》下《艮》上，则组成《大畜》100111(乾下艮上)。《艮》为山，故“能止健”。由此可见，《小畜》和《大畜》实际存有爻变关系，王安石虽未讲得太明白，但大致意思也是清楚的。

再看《大过》《小过》。

不知道王安石为什么不将此对卦编次为《小过》《大过》，而编次为《大过》《小过》。如果为《小过》(001100)《大过》(0011110)，那两卦间就存在着“互体”关系。所谓互体，即二、三、四爻合成下卦，称“下互”；三、四、五爻合成上卦，称“上互”。如果用互体，那取《小

过》二、三、四爻合为下互(110),取《小过》三、四、五爻合为上互(011);下互与上互合为011110,即为《大过》。也许是王安石不愿用互体,故而才将其编次为《大过》《小过》的。在这里,王安石采用了爻位、爻性对比的方法将其编组为对卦:“四阳过二阴,而阳得中,故为《大过》”;“四阴过二阳,而阴得中,故为《小过》”。这样一来,两卦之间虽无相生关系,但相反关系却是存在的。

当然,在《卦名解》中也可以看到在29组对卦中,也有8对综卦,即《大有》《同人》、《咸》《恒》、《泰》《否》、《剥》《复》、《明夷》《晋》、《益》《损》、《震》《艮》、《巽》《兑》,还有2组错卦,即《坎》《离》、《观》《大壮》。这10组对卦除《观》《大壮》外,在编组上与《杂卦传》一致。虽然《卦名解》的《泰》、《否》,《杂卦传》作《否》、《泰》;《卦名解》的《明夷》、《晋》,《杂卦传》作《晋》、《明夷》;《卦名解》的《坎》、《离》,《杂卦传》作《离》、《坎》;《卦名解》的《巽》、《兑》,《杂卦传》作《兑》、《巽》;但并没有改变综卦和错卦的性质。此外,还有两组《杂卦传》按理应当采取两卦对举的形式来加以概说而没有编组、后被苏轼改写的综卦,即《姤》《夬》、《未济》《既济》,也被王安石编组为对卦。

在这12组对卦中,《剥》《复》、《巽》《兑》与《杂卦传》所释之义无异,《震》《艮》、《泰》《否》、《坎》《离》与《杂卦传》的解说角度、深度不同而意思无异,《乾》《坤》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与《杂卦传》之“乾刚坤柔”也并不相悖;而《姤》《夬》单分开来,其释义也同于《杂卦传》。但《大有》《同人》、《咸》《恒》、《明夷》《晋》、《益》《损》、《未济》《既济》的解说却与《杂卦传》不同。这说明王安石对综卦和错卦也并不排斥,只要“错综其义”的形式无损于内容且符合经义者、其说无误或可有所取者,均加以保留而增润之;否则,即根据卦名、卦德的相反相类之义再行解说或重新编组以解说其卦象。

此外,在《卦名解》中,王安石对《屯》(震下坎上)《解》(坎下震上)、《蒙》(坎下艮上)《蹇》(艮下坎上)、《丰》(离下震上)《噬嗑》(震下离上)、《睽》(兑下离上)《革》(离下兑上)这4组对卦的编组还采

用了“上下易象”的方法。所谓“上下易象”，是指以上卦(外卦)和下卦(内卦)交互而形成另一卦。例如：《屯》(010001)的上卦为坎，下卦为震，如果将其上卦换为震，下卦换为坎，那就变成了《解》(001010)。而且，其卦德、卦象之义，除《丰》《噬嗑》是相生相因关系外，其余3对也均为相生相反关系。

在剩余的11组对卦中，王安石对《无妄》《遁》、《临》《贲》、《颐》《萃》、《节》《中孚》、《履》《豫》这5组对卦采用了同于《小畜》《大畜》和《大过》《小过》编组的方法，即爻变进行编组。

如，《无妄》(111001)和《遁》(111100)，王安石对其解说道：“雷动天行，物皆无妄。二五又以中正相应，《无妄》之明者也；刚退，故为《遁》。”意思是说《无妄》初九变阴为初六，所退之刚(阳爻)上升，从而变《无妄》为《遁》。再如，《临》(000110)和《贲》(100101)，王安石曰：“刚浸长以临柔，故为《临》”；“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故为《贲》”。这是指《临》上六变上九，初九变初六，九二变六二，从而由《临》变为《贲》。但有的也有些勉强，如《节》010011(兑下坎上)和《中孚》110011(兑下巽上)。因此，王安石只好说《中孚》“柔亦在内，可谓对矣”，即是说无论《节》还是《中孚》，其3、4两爻均为阴爻，故将其编为对卦。

对余下的《家人》《旅》、《升》《渐》、《师》《讼》、《井》《鼎》、《涣》《困》、《谦》《随》6组对卦，王安石则以前后两卦中4个经卦因不同组合而产生的相反关系进行编组解说。

如，《家人》110101(离下巽上)《旅》101100(艮下离上)，王安石取《家人》“巽而丽乎内”与《旅》“止而丽乎外”的同有《离》(象征“丽”意)而一有《巽》(象征“依”意)、一有《艮》(象征“止”意)而产生卦象相反之义而将其编组为对卦。再如《井》010110(巽下坎上)《鼎》101110(巽下离上)，王安石取《井》“巽乎水而上水”与《鼎》“以木巽火”的同有《巽》(象征“依”意)而一有《坎》(象征“水”意)、一有《离》(象征“火”意)而产生卦象相反之义而将其编组为对卦。

至于《需》、《蛊》、《比》、《归妹》这4个单卦，王安石则认为其无对，故而单列之，使其在全篇中成为5个意义段落的分段标志。

除去这4个单卦外，在其余29组对卦中，具有相反关系的对卦有26组，只有《大有》《同人》、《颐》《革》、《观》《大壮》、《丰》《噬嗑》4组对卦呈相类关系。

四、余论

王安石之所之所以作《卦名解》，一方面是认为《彖传》还存有缺陷，故而对其修改补充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在相当程度上对《杂卦传》内容的不满。

王安石年轻时期，正是宋代学术思想界疑经惑古乃至“拟圣”思潮盛行的时候。稍早于王安石，欧阳修即指出《杂卦传》并非孔子所作。当时，又有郝子者^①，也因对《杂卦传》不满而欲将其从《周易》十翼中删去之。据契嵩^②说：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圣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发。……郝子益谓潜子曰：“吾考《杂卦》，其说烦且重，殆非圣人之意，是盖后世学者括众卦而歌之之言也。预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尝削之，乃离《序卦》为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潜子曰：“扬子云谓学者审其是而已矣，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渎圣人之言者，宜之。何必

① 郝子，其名不详，事迹亦不可考。契嵩称其“治《易》，平生得圣人作《易》之大法”，著有《易术解》，是当时精于《易》学者。参见契嵩《钁津集》卷8《易术解》。

② 释契嵩（1007—1072年），藤州钁津（今广西藤县）人，字仲云，自号潜子，俗姓李。七岁出家，十三落发，十九游方，得法于筠州洞山之聪公，住南屏最久，后隐钱塘灵隐大桐坞永安精舍。仁宗赐号明教大师。著有《钁津集》、《治平集》等。

疑之？”^①

庆历、嘉祐间，学者对《杂卦传》之非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郝子所谓“其说烦且重”，有两重意思。首先，《杂卦传》主要的解释方法是“以异相明”，即通过揭示处于一对卦中的两卦的对立关系来凸显各自相反的卦德，突出表现了《周易》用矛盾对立的观念解释世界的意义。但其在解释《大畜》与《无妄》、《噬嗑》与《贲》、《随》与《蛊》、《咸》与《恒》、《大壮》与《遁》、《大有》与《同人》、《小过》与《中孚》、《小畜》与《履》、《需》与《讼》这9组对卦时，却明显采用了“以同相类”的方法。而且末尾8个卦杂乱无章。即使除去末尾8卦外，《杂卦传》在卦德上明显具有相反关系的对卦实际也只有19组。

此外，《杂卦传》对卦德的解说有合于经义及《彖》、《象》、《序卦》等传文者，也有不合经义及《彖》、《象》、《序卦》等传文者。高亨先生在其《周易大传今注·杂卦》中指出：

其说有合经义者，如云：“《乾》刚《坤》柔。”“《谦》轻，而《豫》怠也。”是其例。有不合经义者，如云：“《比》乐《师》忧。”而《比》六三曰：“比之匪人。”（《释文》引王肃本，人下有凶字）上六曰：“比之无首凶。”是《比》亦有忧也。《师》九二曰：“在师中，无咎，王三锡命。”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是《师》亦有乐也。是其例。又其说有与《彖传》《象传》《序卦》相同者，如云：“《恒》久也。”“《蹇》难也。”是其例。有与《彖传》《象传》《序卦》不同者，如“《比》乐《师》忧”之说，彼三传皆无之。是其例。

^①（宋）契嵩：《钁津集》卷8《易术解》。

另外,“《贲》无色也”、“《困》相遇也”、“《升》不来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也与经义及《彖》、《象》、《序卦》等传文不符。

其次,《杂卦传》通篇为韵文,共用了 19 个韵,因而显得音节和谐。但也正因为如此,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字表达。如“《需》不进也”,《彖传》释为“需,须也”;“《讼》不亲也”,“讼”在经文中的本意为诉讼;但为了叶韵,《杂卦传》遂将“须”(等待)释为“不进”,将“讼”引申为因“争讼”而导致“不亲”。再如“《履》不处也”,“履”在经文中的本意是“践履”,但《杂卦传》为了与“《小畜》寡也”叶韵,遂将“践履”反说为“不处”,意即不停留。

王安石《卦名解》,意在《彖传》和《杂卦传》。当然,他作《卦名解》也并不是企图取代《彖传》和《杂卦传》,而只是一篇拟圣之作,旨在如契嵩所谓“排其渎圣人之言者”。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卦名解》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正,引领了宋代学者对《杂卦传》末尾部分 8 个卦错落杂乱、不成章法问题的重新认识和修正。这在《易》学研究的领域,对我们深入理解《周易·彖传》、《周易·象传》、《周易·杂卦传》等传文的不足或缺陷及宋代学者治《易》的方法,从另一角度提供了研究的参照。

《卦名解》充分体现了王安石以义理为先,兼顾《易》象的治《易》特点。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宋学的研究方法有着重要意义。

所谓“兼顾《易》象”,除王安石在《卦名解》中很注重对卦象的解说外,我们还可看到:王安石在《卦名解》中虽不刻意讲“卦变”,但也并不是不讲“卦变”的。这就说明:王安石治《易》并非一味遵从王弼之学而排斥汉学,而是在折衷汉学和玄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和发挥、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

所谓“以义理为先”,就是王安石自己所说的“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则知其所以然也”。在这里,“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中的“反”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而是“推导”之意,即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出“其所不言”,从而“知其所以然”。而且,这个方法

也并不仅限于“《彖》、《象》所不言”，而还作用于在解读《周易·杂卦传》逻辑结构后而形成的《卦名解》的整个逻辑结构。这与清代乾嘉学派“训诂明而后义理明”^①的方法正好相反，可谓“义理明而后训诂明”。当然，这又涉及到对“义理”的理解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只好留待另文讨论了。

^①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略论治史方法》。

第四章 《易象论解》与《序卦传》

在《临川文集》卷 65 中有《易象论解》一文。从内容上看,此文应是王安石《易解》中的《解易象》^①。南宋黄震说:“《易象论解》仿《序卦》,言次第之义。”^② 是王安石模仿《序卦传》形式对六十四卦卦序所作的新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易象论解》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独撰的“新《序卦传》”。

在《易象论解》中,王安石独辟蹊径,发掘《周易》的《大象》传文的内在逻辑联系,按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诠释六十四卦卦时相因及相反的关系。不仅从新的角度论证了六十四卦编排顺序的合理性,并且完成了自己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的基本表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由此弥补了《序卦传》过于简单的缺陷,丰富了《易传》系统的内容。

一、《序卦传》之不足

《序卦传》作为《周易》“十翼”之一,是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推衍关系的总括。它依据卦名的含义,把《周易》六十四卦看作是一个或相因、或相反的因果联系序列而加以诠释。但它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足。卦名不全,是它最根本的缺陷。如其上经开篇即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并未言及《乾》、《坤》两卦

① 参见(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一《先儒著述上》。

②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四《读文集六·王荆公》。

而仅以“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一语草草带过,以过渡到《屯》。并且,其下经开篇也不言《咸》,而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对此,尽管南宋张行成^① 辩称称:“《序卦传》上经不言《乾》、《坤》、下经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诸用也。”但这个解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其实,对“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一句,乃是《序卦传》作者因无法解释说明而故意回避不论的。《周易集解》卷17《周易序卦》引用干宝的解释,对此做了回答。其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系》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谷梁传》曰:‘不求知所不知者,智也。’而今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人荒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也。”对此,胡瑗在其《周易口义》中从另一个角度对其予以解释,曰:“乾者,天之用也,生成之祖宗也。万物之生,必自乾而始,故《乾》为六十四卦之首也。然而,独阳不生,独阴不成。阳不得阴,不能成生物之道;天不降地,无以为育物之理;故有天然后有地。地者,载万物之本也。坤者,地之用也。坤能顺承于天以生成万品之物,故以坤次于乾也。故乾、坤者,天地邇、万

① 张行成,两宋之际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字文饶,学者称为观物先生。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授迪功郎,请祠归家,杜门治《易》。初师事谿定,后转承邵雍象数之学。认为理者为太虚之实义,数者为太虚之定分。绍兴九年(1139年),献《白堊书》二十篇,力言和议不可恃。忤秦桧意,遭贬斥。后为成都府路铃辖司干办公事。先后著有《皇极经世索隐》、《通变》、《翼玄》、《元包数易》、《潜虚衍义》、《述衍》等。乾道二年(1166年),擢直徽猷阁,知汉州。以汪应辰之荐,召见,授兵部郎中,出知潼州府。另著有《观物集》。《宋史翼》有传。

事之本始也。然天地之生万物,必须屯难,然后成也。”但这个“天先地后”的解释在本体论上又难以符合《周易》的“阴阳之道”,且与胡瑗自己“独阳不生,独阴不成”的立论也相互矛盾。

其次,这种“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的繁文赘语,也破坏了其全篇简洁的行文结构总体。因此,欧阳修在其《易童子问》卷3中批评它“其言繁衍丛脞”确实也有道理。南宋叶适^①在其《习学记言序目》卷2中也批评说:“《易》有上、下经,其简帙繁重,分之然也。《序》既错举以附合之,又为之说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学者因是又以为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者,父母夫妇之象也。夫《关雎》、《鹊巢》,明指义类,自家形国,以是为后妃夫人者,盖以其事言也。若天地阴阳,则象之而已,其父母夫妇男女安在也?今也,神明之则以不可见为见,褒鄙之则以必可见为见,学《易》未有不出乎二者。相高于不测,相深于无穷,而其实则与卜筮同归于浅末而已。”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各自的“卦时”,即象征某一事物、现象在某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生、发展、衰亡、变化的规律。六十四卦的卦名本身就体现了最原始状态的“卦时”,但却失之于简,因而容易产生多义、歧义。在《序卦》中,其作者对卦名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如卦名容易理解、其所映的“卦时”与其推衍在逻辑上无矛盾

^① 叶适(1150—1223年)南宋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第二名,授平江节度推官。历任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太学博士、秘书郎、知衢州、国子司业等职。宁宗即位,请赵汝愚授韩侂胄节钺,不见允,遂求补外,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支持韩侂胄北伐,颇得重用,除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韩侂胄被诛,坐党附韩侂胄,夺职奉祠。闲居十三年,杜门著述,自成一家。其学主张功利,反对空谈性命,为永嘉学派之巨擘。仕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卒谥忠定。著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

的,就不予释义;否则,便加以释义。如,“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其中,《讼》、《小畜》、《履》三卦便无释义。

苏轼说:“《序卦传》之论《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①在《序卦》中,卦名无释义者共有 31 卦,即《讼》、《小畜》、《履》、《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观》、《复》、《无妄》、《大畜》、《大过》、《大壮》、《家人》、《损》、《益》、《升》、《困》、《井》、《革》、《鼎》、《归妹》、《旅》、《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再除去《乾》、《坤》、《咸》等未有明言的三卦,有释义者则有 30 卦。但是,这些释义也过于简单,且时与经文原义不符。在由此卦到彼卦的推论上,也时有牵强附会。因此,《序卦》在整体表述上也就呈现出一种原始性,即文字质朴、逻辑不太严密。注重《周易》义理发挥和文字表达的宋元学者对此也有颇有批评。如南宋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卷 1 中便批评道:“《序卦》乃以屯者为物之始生,物生必蒙者为物之穉,且观诸天地,物何时而生,亦何时而蒙乎?”“《序卦》:‘物穉,不可不养也。’物之穉者养,而壮者不养乎?‘饮食必有讼。’饮食则曷为必有讼?”“《序卦》:‘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讼而有众起乎,众起而后讼乎?‘师必有所比。’,师者,不比之谓也,比则安能师?”宋末元初学者王申子在其《大易缉说》卷 2《问序卦》中虽承认《序卦》在编排上是有序的,但“莫晓其间诸卦次第如何安排耳”。并称:“序卦之文,义乖理浅,决非圣人所作。愚正不晓伊川何所取,而卦卦引之以作传也。”

^① (宋)苏轼:《东坡易传·序卦传》。

在三国曹魏王弼之前,人们都坚信《序卦传》为孔子所作。但王弼注《周易》而不注“十翼”,就已表明王弼对“十翼”已经持有怀疑态度。其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0),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说为魏安釐王冢),得竹简数十车。其中便有《周易》。但“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繇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①,并没有“十翼”。这就更加深了部分有见识学者对“十翼”非孔子所作的怀疑。东晋时,韩康伯虽为王弼《周易注》补注“十翼”,但亦有所保留,称:“凡《序卦传》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不取深蕴之义,故云非《易》之蕴,故以取其人理也。”唐孔颖达也称说:“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复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之类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传》之意,则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②然而,这些都只是怀疑而已,无人敢明言《序卦传》非孔子所作。到北宋庆历时期,在疑经惑古的学术风潮下,欧阳修在其《易童子问》卷3中,才以“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为理由,明确得出“《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的结论。

稍晚于欧阳修的王安石,比欧阳修更迈进了一大步,从“疑经惑古”直取“拟圣”。于是,他严格按照“大象”原文,依据六十四卦的既定顺序,利用由各卦“大象”所产生的“卦时”相因或相反关系,对“易象”的相互关系作了重新诠释,撰成了《易象论解》。这种治学思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王安石虽未明言《序卦传》非孔子所作,但其撰《易象论解》已明显具有否定《序卦传》,并取而代之

① 《晋书》卷51《束皙传》。

② (宋)魏了翁辑:《周易要义》卷10。

之意。

二、《易象论解》的特色

《大象传》是对六十四卦各卦的解说。其解说方法是通过对各卦上三爻(上卦)和下三爻(下卦)的对比分析,得出其象征意义,以构成卦辞。其卦辞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言“天道”,即自然象征意义;后一部分言“人事”。即人文象征意义。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再如《未济》:“《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安石撰《易象论解》所取《大象传》之卦辞,乃为其后一部分,即专言人事部分。开篇即称:“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故于《乾》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然后厚德载物。故于《坤》也,‘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积德以有载也,乃能经纶。故于《屯》也,‘君子以经纶’。”以独特的视点、大无畏的态度,另辟蹊径,按照《大象传》直接从一卦上下两象的自然现象中推演出人伦行为的道德性准则,提出了“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便赋予了《易象论解》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且贯穿于《易象论解》全篇始终。这是在“天”与“人”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做的特别强调,也为全篇建立在儒学道德本体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哲学理论的论述构筑了严密的思维框架,体现了北宋《易》学的时代特色。

在论及《咸》、《恒》两卦时,则不再按习惯分上经、下经,而是上接《离》卦,不再旁枝蔓延,曰“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废其习,然后可以继明照四方。故于《离》也,‘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所谓明者,非恃其所明则资诸人而已。故于《咸》也,‘君子以虚受人’。惟有以虚受人,而有节于内。故于《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时,而远小人。故于《遁》也,‘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把上

经、下经浑然视为一体。这说明,尽管受《大象传》逻辑框架的左右,但他对《序卦》结构的缺陷也有着清楚的认识。对在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理论成熟之前所不能解决的“天地孰先”的本体论问题不再纠缠,也不再牵强附会地论说“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的问题,从而使其论说显得较为自然。

在王安石之前,除欧阳修等少数人对《序卦传》有所怀疑外,大多数经学家对《序卦传》的创意及经典价值素来评价颇高。如《文中子中说》卷5称:“子读《易》至《序卦传》,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在王安石之后,两宋之际的朱震也称:“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至夫子《序卦传》,然后明生生不穷而天地之蕴尽矣。”^①因此,王安石撰写《易象论解》是否能得以成功的关键也就在于是否能以严密的逻辑、严谨的行文把《大象传》六十四卦辞原文所包含的潜在逻辑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生生不穷”,即严格按照六十四卦编排顺序、建立在相因或相反关系上、循环往复的系统。而《大象传》在卦名释义上因与《序卦传》不是一个系统,因而其义理又比《序卦传》要繁复得多。因此,王安石撰《易象论解》的最大难度就在于联此系彼的论说,即前卦和后卦的逻辑关系论说上。只有通过这种逻辑关系论说,才能体现前卦和后卦《大象传》辞的相互因果关系。

例如:《无妄》、《大畜》、《颐》、《大过》四卦,在《序卦传》中是这样表述的:“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而在《大象传》中则作如下表述: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① (宋)朱震:《汉上易传》卷10。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颐》:《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大过》:《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这四个卦辞的后半部分,很难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而王安石治学,一向以文字精绝、逻辑严明著称。在《易象论解》中,他对上述四卦的论说如下:

知应时,然后知对时育物。故于《无妄》也,“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对时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则不能。故于《大畜》也,“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莫大乎于养。故于《颐》也,“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知自养,然后出处皆有以大过人。故于《大过》也,“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这样的论说,可谓丝丝入扣。不仅在论证六十四卦排列的合理性上无隙可击,而且也充分阐发了自己的道德修养主张。在《大过》一卦中,又以“出处皆有以大过人”体现了积极进取的上进精神。

像《大过》这样体现积极进取的论说,在《易象论解》中还有不少。如,在论说《蒙卦》、《需卦》《讼卦》时,王安石曰:“经纶者,君子有事之时。故于《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则无事矣。故于《需》也,‘君子以饮食宴乐’。饮食宴乐,所以待人而与之从事也。故于《讼》也,‘君子以作事谋始’。”在这里,他将“君子以饮食宴乐”解释为“饮食宴乐,所以待人而与之从事也”。而王弼的《周易注》只解释为“童蒙已发,盛德光亨。饮食宴乐,其在兹乎!”

胡瑗的《周易口义》则解释为：“人在蒙稚，必得饮食以濡润之，以养成其体也。”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稍有一些发挥：“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矣，少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也。”但王安石“待”却不是等待的“待”，而是招待的“待”。“所以待人而与之从事也”，既不是“养体”，也不是“养志”，而成了一种为聚集人“而与之从事”的手段。这与王弼、胡瑗、欧阳修之注相比，体现了强烈进取精神。当然，这也反映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功利主义倾向。

如前所述，《易象论解》是王安石的“拟圣”之作。也正是因为如此，《易象论解》在内容与形式上，是内容服从于形式。王安石撰写《易象论解》的主要目的是模仿《序卦传》的形式，采用《大象传》卦辞所述“人事”的内容，依据六十四卦的顺序，另辟蹊径，以论证六十四卦卦序的编排合理性。因此，他不可能系统地在《易象论解》中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及政治理想，而只能是服从于六十四卦的卦序和《大象传》卦辞的规定，以及行文的需要，将自己的思想在各卦间的推论部分进行分散论述。尽管如此，我们对其加以分析，也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梳理出王安石有关心性修养、政治教化、政治经验的论说及其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色彩、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及强烈的政治理念。

《大象传》特别注重论说“德”，其言及“德”者的卦辞共有 13 条。而在《易象论解》中，王安石的推论部分，言及“德”者，则多至 19 条：“自强不息，然后厚德载物。自强积德以有载也，乃能经纶。果行育德，则无事矣。德以礼为体。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无穷，保民无疆。对时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则不能。德莫大乎于养。出则欲独立不惧，处则欲遁世无闷，则德不可无习。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废其习，然后可以继明照四方。非礼勿履，德之所以昭也。同，故能有容；异，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以居则修德，以动则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能施禄及下，居

德则忌，则众之所听也。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积也。能正己，则贤德可居、俗可善。飨帝立庙，则仁之至、义之尽矣。其推行之也，度数不可以无制，德行不可能无议。制数度议德行，则欲急己以缓人。”这些命题都体现了王安石“身安德崇”的一贯主张。

“身安德崇”源自《周易·系辞》“利用安身以崇德”。王安石在其《致一论》中，对“身安德崇”做了特别的强调：“夫身安德崇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备也”。而“安身”和“崇德”则是辩证的关系：“身不能安，则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则身岂能安乎？”因此，他在《易象论解》的上述命题中，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都对“德”的重要性予以解说，归结到“自强积德以有载也，乃能经纶”这一中心命题中，并进而引申出“德以礼为体”的命题。由此，我们可以对王安石在其《礼论》中所提出的“礼始天而成于人”的命题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

此外，王安石在《易象论解》的推论中所提出其他命题，如“礼也者，因时之会通，以财成辅相天地者也”，“族各有其类，物各有其辨，则君子小人见矣”，“虽遏恶也，不可以为偏亢”，“顺天休物而以谦平施，则人乐之”，“厚下者，将使人无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则亦不违其性命之理而已”等，则体现了王安石在经历“庆历新政”后对北宋政治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对其“熙宁变法”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对全篇逻辑关系的总括上，王安石在《易象论解》的末尾补充了“辨物居方者，物之始终也”一句，而《序卦传》则无，仅在《未济》中称“终焉”。这个“始终”与“终”有着本质的差异。如果仅言“终”，那无疑就破坏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原则。这个所谓“一阴一阳”的动感范畴如果被忽视，那《易》还有何可言说！《序卦传》的作者也是注意了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所称说的“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一句，实际上是借用《未济》卦名的含义来指称“未济”。但这样的表述，欠缺一种动感，怎么也不如“辨物居方者，

物之始终也”来得痛快酣畅。

三、余论

自宋学在北宋仁宗庆历间兴起后,众多学派在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中纷纷而起,把《易》学看作是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易》学以其独有的繁复结构和“明体达用”的功能为宋代学者所看重。无论哪一学派,只要不治《易》,就难以构建其学术体系;而治《易》无特色,也难以在宋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宋代学者治《周易》,尽管都承认“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上,其学术思路和政治理念并不相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由于《序卦传》成书太早,到了宋代,其理论表述上的苍白无力已使它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胡瑗的《周易口义》在解说《序卦传》时,已做了尽可能的发挥。但受其结构局限,胡瑗的解说仍存有明显不足。

“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①在这一时期,王安石治《易》,一方面是为了创建自己的新学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改革北宋政治的弊端而梳理政治思路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作于这一时期的《易象论解》,也并非只是为学术的标新领异而作,而更多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基于此,王安石在《易象论解》中,依据六十四卦的顺序,模仿《序卦传》的形式,从心性修养、政治教化的角度,对“易象”的相互关系作了重新诠释,使其具有了许多新的意义。

尽管王安石的努力最终并未获成功,随着其“新学”体系在南宋的全面崩溃,后来治《周易》者所认同的还是《序卦传》,而不是

^① (宋)陈亮:《龙川集》卷11《铨选资格》。

《易象论解》。但《易象论解》作为王安石《易》学著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我们认识《序卦传》的不足以及王安石的《易》学思想乃至宋《易》的特色,还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章 王安石“用九”之说考论

《乾》、《坤》两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最重要的两卦，其结构因此也与其他六十二卦大不相同。除后来增入的《彖》、《象》、《文言》外，其本经部分还在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六爻之外多出了“用九”，在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爻之外多出了“用六”。

朱熹说：“《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无位。”^①所谓“无位”，即“不属爻位、不系占卜”^②，只是《乾》、《坤》两卦中的一条针对六爻的特别说明而已。但是，其与《乾》、《坤》六爻的关系问题，在宋代《易》学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传统观点，即主张“用九”、“用六”乃统言《乾》、《坤》六爻；另一种则主张“用九”、“用六”只是针对《乾》、《坤》上九、上六而言。前者以胡瑗、程颐^③等人为代表，后者以王安石、龚原等人为代表。

程颐就曾就这一问题批评王安石说：“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便是行

① (宋)朱鉴编：《文公易说》卷20。

②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6。

③ 程颐(1033—1107年)北宋河南府洛阳(今属河南)人，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少与其兄程颢受学于周敦颐。年十八，上书阙下，请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入太学，颇得胡瑗器重。举进士不第，遂不以科举为意。潜心治学，著书立说。其学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在一理”；其“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通过讲学授徒，名声大震，时人称其为大儒。元祐元年(1086年)，召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受苏轼、孔文仲、董敦逸等人所攻，去官。绍圣中，入元祐党籍，削籍窜涪州。徽宗即位，徙峡州。后复官返洛，病卒于家。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曰正。著有《伊川易传》、《程氏经说》等。

健处。‘天德不可为首’，言《乾》以至刚健，又安可更为物先？为物先，则有祸，所谓不敢为天下先。《乾》，顺时而动，不过处便是不为首。六爻皆同。”①

在这里，不特意讨论《坤》卦的“用六”，只讨论《乾》卦六爻与“用九”的问题。因为“用九”与“用六”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清了“用九”，也就明白了“用六”。

不过，在进入讨论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今标点本均将用九之句标点为“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是错误的。因为“用九”不是爻辞，所以只能标点为“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同理，“用六”亦然。

一、王安石之前的“用九”之说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以一卦为一段，六爻并不分列，因此，在其《键》卦（即今本《周易》《乾》卦）中，“迺九”（即今本《周易》的“用九”）是与六爻与合在一段中的。

东汉郑玄解说《周易》，并没有特意解释“用九”之意：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六爻皆体乾（一作龙），群龙之象也。舜既受道（道一作禅），禹与稷、契、咎、繇之属并在于朝②。

但从其“六爻皆体乾”可以看出，他已是将“用九”视为对六爻的总体概说了。其释“无首”，乃“无数”、“很多”之意。东汉末年的宋衷，在郑玄的基础上，则开始对“用九”作界说：

①（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9。

②（清）惠栋：《增补郑氏周易》卷上。

“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见群龙”。纯阳则天德也，万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为首。先之者凶，随之者吉，故曰“无首，吉”^①。

但他对“见群龙无首，吉”一句解说，却与郑玄大不相同。

三国时期，王弼注《周易》，将“九”释为“天之德”，而将“用”释为“运用”。从其编排格式上看，《乾》卦六爻与“用九”或分列或合并，并不严格：

111111(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

《文言》备矣。乾，竭然反。亨，许庚[反]^②。

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

出潜离隐，故曰见。……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如何？故曰飞龙也。……

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亢，苦浪反。

在这里，王弼是将卦辞和初九合并注解，再将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分列注解，又将上九、用九合并进行注解的。卦辞与初九

①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

② “反”字原本脱，此据文意径补。

明显该分为两部分,而王弼却未将其分开。以此推之,也可以认为:上九、用九未分列,也是本应该分列而王弼未将其分列的。看来,王弼在注《周易》时,并没有明确的分段意识,而是哪里需要注释他就在哪里注释,随意性极强。这一点,从王弼对《乾》卦之外的其他诸卦的注释方式也可以得到证实。而对“见群龙,无首,吉”一句,王弼的解说也基本同于宋衷。

到南朝宋齐间,刘瓛^①进一步对“用九”作了明确界说。他不同意王弼“用九”为“用天德”之说,认为:所谓“用九”,乃是“总六爻纯九之义,故曰用九也”^②。

其后,唐代学者在“用九”的问题上基本都认同刘瓛之说,以为“用九”乃《乾》六爻全都用阳爻的意思。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云:“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是一爻之九则为天德也。”史徵《周易口义诀》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用,总也。此九阳之德也。”在这里,“用九”之“用”,乃为“总”之意。因此,自唐代以后,一般通行的《周易》本编排格式在《乾》卦中都是将六爻和“用九”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顺序逐一分列的。

入宋,胡瑗在《周易口义》中仍承袭唐人之说:“《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称龙者,终始全用刚阳之德也。”^③但与胡瑗同被称为“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却提出了新说:

天极高,不能下交于地,岂能行四时、生万物?君极尊,不卑接于人,岂能怀万国、御百官?《乾》,君道。不可亢极,必自

① 刘瓛,《南齐书》卷39有传。

②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

③ (宋)胡瑗述,倪天隐记《周易口义》卷1。

下,故言用九。《坤》,臣道。臣不可入邪佞,必自立,故言用六^①。

石介所著《周易口义》已佚。除《周易义海撮要》所存此条解说外,我们已无从见到石介关于“用九”的其他解释。在这里,尽管石介没有对“用九”、“用六”作出明确界说,但从文意看,其“用”字,已被释为“变”之意。其“不可亢极,必自下,故言用九”,明显是说由阳变阴;其“臣不可入邪佞,必自立,故言用六”,明显是说由阴变阳。

另外,明人熊过称代渊在其《周易旨要》中所释“用九”之意也与石介相同。代渊《周易旨要》已佚。《周易义海撮要》卷一《乾》卦“用九”条下引有代渊之语:“先儒谓诸爻之龙皆贤人之象,君能谦下纳用,则能见而为辅。上九亢龙,是不能用之者,故因以为戒。”但此句文意并不明显,姑且存疑。

大致与此同时,欧阳修又从筮法的角度对“用九”提出了新的解说:

《乾》之六爻,曰“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又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何谓也?谓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变而七,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释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无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

曰“群龙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阳极则变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

^①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1。

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又曰“乃见天则”也^①。

不过，欧阳修此说有明显缺陷。其所释“用九”之“用”，实际是“选用”之意。既然“用九”成了用九而不用七，那“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之句就成了“用九”为一说明句，“见群龙无首，吉”又为一说明句。这样，“用九”与“见群龙无首，吉”也就失去了意义上的联系——既然“用九”是筮数九而不用筮数七之意，那它又怎么会导致“群龙无首，吉”呢？

二、王安石的“用九”之说

王安石“用九”之说，除程颐所批评的“用九只在上九一爻”一句外，《易解》中还有：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九六，阴阳之变。下见众阳，不自为首。如尧咨四岳、扬侧陋、以禅舜是也。

由此可见，王安石“用九”之“用”，亦即“变”之意。在《荆公易解钩沉》中，还有王安石对“上九”的解说：

上九：亢龙有悔。

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阳皆归五，故曰无民。二非已应，故曰无辅。

^①（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8《明用》。

既然“上九”已到了阳亢之极——“亢龙有悔”，因此只能“用九”，即变阳为阴才能通达，也就是“见群龙无首，吉”。

王安石释“用九”之“九”为变，其来源于石介“用九”之说。但主张“用九只在上九一爻”，即“用九”只是对“上九”的说明，而不是对《乾》六爻的总括，则是王安石出自己意而新创。

从编排格式上看，在唐人假托子夏之名所作的《子夏易传》^①、李鼎祚《周易集解》、史徵《周易口义诀》中，上九与用九都是分列的。这说明在唐代的《周易》中，上九与用九是明确分列的。宋代倪天隐所录胡瑗《周易口义》，亦是将上九与用九分列的。但王安石为了突出“用九只在上九一爻”之意，在其《易解》中却是将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分列，而将“用九”附于上九一段。

尽管今天已经无法见到《易解》的原貌，但仍可以从得王安石衣钵之传的龚原所撰《周易新讲义》的《乾》卦编次上得到验证。龚原《周易新讲义》的《乾》卦六爻与“用九”的编次如下：

111111(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

大而能变者，乾也。……其行也，亲乎下有常而不可变，坤之象也。

初九：潜龙勿用。

易之道有形而上者……未闻无材而或有德也。

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

潜，则以道藏。……而非龙之所在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者，……“惕若”，居不宁也。

^① 《崇文总目》曰：“此书篇第略依王氏，决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笃。然学者尚异，颇传习之。”故删去“子夏”之名，改作《周易传》。晁以道《传易堂记》云：“今号为《子夏传》者。《崇文总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为唐张弧之《易》也。”《经义考》引吕祖谦之语曰：“《崇文总目》删去子夏名，以祛误惑。最为有理。今本十一卷。”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阳也，四阴也。……皆人之所违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者不可阶而升，故能在天。……故《文言》曰“同声相应”，姤《彖》曰“刚遇中正”。

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时极而不知变，位高而不在中，能言而不能默，能出而不能入，亢龙也，故有悔。《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以卦为月，则《复》者十一月，而《乾》者四月也。以爻为月，则《乾》之初九阳始生于子，至上九则建巳之月，极盛之阳也。方阳之盛极而能先知一阴之将生，故以时则有悔，用九则悔，不成而吉。故圣人之几，先阴未生而知之；贤人之几，二阴生而后知之。以贤人处上九，虽未能知退、知亡，未为有悔也，于圣人之道则有悔矣。上九者，定体也。即定体而不能变则穷而为灾。上九则（缺一字）上九之定体，有变而能通，故以下为顺则见群龙不以（缺五字）首吉。盖《易》卦之上，唯《乾》刚能生变，《坤》柔能生化，故上九、上六，（缺一字）言用九、用六焉，亦以知险、知阻而已①。

在北宋后期以新学为宗的耿南仲的《周易新讲义》中，其乾卦六爻与“用九”的编次亦与龚原相同：

111111（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

天地者，形也；阴阳者，气也。……元亨利贞，在天为春夏秋冬之时，在人为仁义礼智之性。

初九：潜龙勿用。

易为六爻，以初上原其本末，……则虽有飞跃之才，斯亦勿用而已。

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

非徒处也，且藏于深渺之谓潜。……为其可以得志，而成天下之大

①（宋）龚原：《周易新讲义》卷1。

利耳。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之义，可进而至，可止而终。……故于“惕若”称“夕”而已。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阳也，主健，故言“或跃”。……龙则远君而无嫌，且言在下不害，有君德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位以上为过，而以下为顺。……盖大人相利见者也。

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阴阳之运，积息而成盈。盈则反消，积消而成虚，虚则反息，此自然之机而天且不违。而上九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是乃所以自悔也。悔吝小疵也，吉凶则大矣。上九虽穷上，然未反下。反下，而二阴生焉，始有凶，若《临》所谓至“于八月有凶”，盖言二阴之遁也。然则，上九特有悔而已。悔既小疵，又有悔之辞，则变而趋吉也，是以贵夫用九。上遁九者，阳数善变，用九，则退而能下见群龙不自为首矣。不为首，则不止悔亡，而更吉也。以其知几故也。为臣则欲欲一，故涣其群则吉；欲承上故，比之无首则凶。君则异于是，见群龙无首则吉矣①。

熙宁年间编集《周易义海》的房审权②，也是力主王安石“用九”之说的人。《周易义海撮要》卷一《乾》“用九”条下引有房审权的解说：“九者，君也。乾元用九之道，见阳明之。群臣在乎谦退，不自尊大，则吉也。此用亢龙之悔，特设此一段，以为戒也。”由此可见，当时信奉新学之人，大多是赞同王安石“用九”之说的。

①（宋）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卷1。

② 房审权 北宋成都府成都（今属四川）人。房庶之子。熙宁间，不满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编为《周易义海》一百卷。另著有《大乐演义》等。

三、后儒对王安石“用九”之说的评议

再回到开头程颐对王安石“用九只在上九一爻”的批评上来。程颐之所以不同意王安石“用九”之说，是因为他主张：“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处。‘天德不可为首’，言《乾》以至刚健，又安可更为物先？为物先，则有祸，所谓不敢为天下先。《乾》，顺时而动，不过处便是不为首。六爻皆同。”

其实，程颐之说不外沿袭宋衷、王弼。其释“用九”之“用”，也是运用天德之“用”，并无新意，而其“不敢为天下先”、“不过处便是不为首”之说，则充分表明了他保守的心态。朱熹对此评论说：“‘见群龙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见得那‘用九’、‘用六’之说。”^① 因此，程颐对王安石“用九”之说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自己尚未“不见得那‘用九’、‘用六’之说”，又岂能提得出正确的意见来呢？尽管《易》无善解，但程颐此说实难成理。

南宋黄震意欲调和王安石、程颐、朱熹三家“用九”之说，遂因临川邹氏主王安石“用九”之说而借用其论，对三家之说作有综说：

伊川云用九者，处阳刚之道；见群龙，谓观诸阳之义无为首则吉也。晦庵本欧公说。以用九为阳爻之占法，云六阳已盛，如群龙之刚猛在首，故见其无首则吉，是欲刚而能柔也。诸家或异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义。

愚按：伊川之说盖本经文“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为言，晦庵之说盖主卜筮为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于六爻之外以总明六爻之九，则不属爻位，不系占卜，恐无群龙无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谓吉之占也。

^① （宋）朱鉴编：《文公易说》卷3。

临川邹氏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总为上九之爻辞，属于亢龙有悔之下，云：“上九之亢虽有悔矣，而犹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潜见飞跃，谓之群龙皆以无首而吉。至上九，则为首矣。能见群龙之无首而亦不敢为首焉，则悔可亡而反吉也。”

愚按：古注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夫以刚健居人之首，物所不与也，故《乾》吉在无首。”邹氏盖本古注。此说于程传所主经文不可为首之义既合，于晦庵卜筮取象之义亦合^①。

黄震此说，大无道理。而明人熊过对“用九”之说则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古今各家“用九”之说有如下一段议论：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上以健极为成卦之主，能用九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群龙，谓潜见跃飞者。凡卦以初为足，以上为首。临川邹湛^②曰：“自初至五皆以无首而吉，上九则为首矣。能见群龙之无首而不敢为首，故悔亡而反吉也。”

今按《易参同契》云：“二‘用’，无爻位。”宋衷、刘瓛误因立论。今欧阳、朱氏袭其说。然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自崔憬^③发之，非始欧阳

①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6。

② 邹湛乃晋人。熊过此处作“邹湛”，实将宋人黄震所称之“临川邹氏”误指为晋人邹湛。据黄震：《黄氏日抄》卷91《跋临川王氏〈之佐〉〈系辞解〉》载，临川邹氏名字不详，仅知“与陆象山同以明经荐于乡，名声实相上下”，曾解有六十四卦，“没世而名不称”。

③ 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辑有崔憬之语，曰：“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14称：“崔憬，时代莫考。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称为新义。中援孔疏，其为唐人无疑矣。”

矣。柳子厚与刘禹锡论九六书，只称韩氏，亦未究其原^①。

大抵《易》惟六爻可以言占，六爻之外不属爻位，不系占卜矣。不因居卦之成而值爻上，何得言群龙无首！且六爻皆变，则是当占之卦，何为又发此例哉？昔王介甫常欲系用九于亢龙下，程先生不谓然也。

意或疑蔡墨语^②，而实不然。若六爻皆变而不占悔，则六十四卦外应皆有辞，而《乾》《坤》发凡起例，不可通于他卦。盖六十二卦之变，视《乾》《坤》尤疏不可厌也，何独于《乾》《坤》发凡而遗六十二卦哉？然则蔡墨已失《易》本意矣。如邹氏所演之言，则介甫之意犁然，经始可通。《参同》所云，为彼符火以言《易》，固有碍矣。

代渊述先儒云：“诸爻，龙皆贤人之象。君能谦下纳用，则能见而为辅。上九亢龙，是不能用之者，故因以为戒。”虽与邹说小异，而皆以用九系亢龙之下。况《象传》“大人造”下，直以用九继之，不言“亢龙有悔”^③；《文言》明称圣人“知进退存亡”，于亢之下而不别衍用九之义，则固以为一条矣。

或曰：吴仁杰^④古《易》，费直《易》也，《乾》《坤》二用则覆画六画而系以辞，无二用九六等爻名，以为自康成始。然则，去用九之文以从古，而系“见群龙无首”于“亢龙有悔”之下，可乎？曰：《文言》有其文，不可

① 韩氏，指韩康伯。此句可参见《柳河东集》卷31《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

② 据《春秋左传注疏》卷53记载，昭公二十有九年秋，有龙见于绛郊，魏献子因此向太史蔡墨询问是否有龙。蔡墨在回答中，提到了当时卦变的情况：“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在《周易》中，某卦“之”某卦即指由某卦变为某卦，亦即卦变。晋太史蔡墨的意思是：《乾》为111111，初九变阴即为《姤》0111110，九二变阴即为《同人》111101，九五变阴即为《大有》1011111，上九变阴即为《夬》0111111，六爻皆变变阴即为《坤》000000。而《坤》000000上六变为阳爻即为《剥》100000。

③ 此句有误。《乾·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再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④ 吴仁杰南宋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人，祖籍洛阳（今属河南），字斗南。一字南英，自号螭隐居士。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历官罗田县令、国子学录。博治经史，尤精于汉史。著有《古周易》、《汉书刊误补遗》等书。

去也。杨敬仲曰：“居九而为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于亢；居六而为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于战。”^① 识斯义也，可以语《易》矣^②。

熊过此论有理有据，颇为中肯。其“介甫之意犁然，经始可通”，对王安石“用九”之说的评价也并不过分。在程朱理学占有思想学术领域统治地位的明朝，熊过敢出此言，实有过人之胆识，其言亦不妄矣。

① 杨敬仲：即杨简。杨简字敬仲。此句可参见杨简《杨氏易传》卷1。

② （明）熊过：《周易象旨决录》卷1。

第六章 程颐对王安石《易解》的两条驳难析论

一般说来,程颐对王安石《易解》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由于在思想认识上有分歧,以及解《易》的路数不太一样,因而在一些卦爻的解说上,程颐对王安石仍有驳难。除“用九”之说因比较复杂而在上章作专门讨论外,本章拟就以下两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

君臣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学术家、思想家讨论的重点。而所谓君臣关系,既包括君臣相处之道,也包括君臣角色互换,也就是有德之臣子通过“革命”,推翻无德之君主而改朝换代的问题^①。

王安石在其与《易解》同一时期成书的《淮南杂说》中,就针对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了臣可用非常之礼的看法。不仅如此,在《淮南杂说》中,王安石还认为只要臣子有足够的“志”、“仁”、“功”,就可以取其君而代之^②。结果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受到了御史中丞杨绘的上疏弹击,指责王安石《淮南杂说》文中有“异志”。

在《易解》中,王安石针对这个问题,以注解的形式也提出了无德之君可取而代之的思想,结果也招致了程颐的猛烈批评。

在《周易·乾·文言》中有如下一段:

① 这里只讨论古代所谓“革命”,对一般意义上的政变不予涉及。

② 参见金生杨:《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

王安石对此解说道：

忠信，行也；修辞，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汤武是也，非常义也，故曰“可与几也”。知此位可终则终之，伊周文王是也，可与存君臣之大义也^①。

《乾》卦为纯阳 111111，一般认为其九五为卦主。如果取社会等级来譬喻六爻，那初爻即象征士民，二爻即象征征卿大夫，三爻即象征诸侯，四爻即象征三公，五爻即象征天子，六爻即象征太上皇。而从上下两经卦的关系上讲，九三居下卦之上，韩康伯以为其“居一卦之尽，是终也”；而上卦九五为君位，为“处一体之极，是至也”^②。在王安石之后，苏轼对此有一解说，曰：“《乾》进退之决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几，可止而止其义。”^③从苏轼此意看，他认为九三为《乾》之卦主。从“君子终日乾乾”、“君子进德修业”看，这个见解是正确的。王安石解说《乾·文言》，也认为九三为《乾》之卦主。

王安石这段解说，集中反映了他对君臣关系中“君臣角色互换”问题的认识。他认为九三在《乾》卦中具有可进可止之义，如进，则“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不进，则止于九三，“知此位可

①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1。

②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1。

③ （宋）苏轼：《东坡易传》卷1。

终则终之”。在历史上，“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者，即大舜、夏禹、商汤、周武王；而“知此位可终则终之”者，则为伊尹、周文王。这也就是说，在特殊时期，有德之臣子，也可以通过“革命”而变成君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问题。

另外，因《乾卦》九三进至九五，中间还有九四一爻，故王安石在释《乾》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时，又采用了晋人干宝“此武王率兵孟津观衅而退之时也”和宋初王昭素“渊即深也。九四将成大业，当艰难不定之时，其心疑惑，踊跃不可造次而进，直须在意而深虑”的解释^①，以《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象征“武王观兵”。

程颐对此大为不满，说：

“反复道”也，言“终日乾乾”，往来皆由于道也。三位在二体之中，可进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复、“知至至之”。如今学者且先知有至处，便从此至之，是可与几也。非知几者，安能先识至处？“知终终之”，知学之终处而终之，然后可与守义。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怀此心，大乱之道。亦自不识汤、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介甫以武王观兵为九四，大无义理。兼观兵之说，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绝，则今日便是独夫，岂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绝，便是君也，为人臣子，岂可以兵胁其君！安有此义？^②。

其分歧从表面上看，是在于程颐坚持孔子、孟子对商汤、周武“革命”的回避之说，而王安石则不然；而从根本上，则在于是否能

①（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1。

②（宋）程颐、程颐：《二程遗书》卷19。

够承认“权变”之说^①。

在《论语》中，孔子对君臣关系有两条论说，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一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君君臣臣”是封建社会永恒不变的根本制度，而后者则属于君臣相处的基本原则。但孔子并未深入论说“革命”，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④，把殷、周改朝换代解释为禅让。孟子对这个问题也采取偷换概念的方法来做解释。《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这种解释，实际就是说殷、周改朝换代不得以君臣关系论之。

汉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商汤、周武灭夏桀、商纣是否为弑君，连带提起了汉高祖灭秦、建立汉朝是否也属弑君的问题。汉景帝大怒，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其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⑤，商汤、周武“革命”的问题成为了学术思想的禁区。

汉武帝时，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在天命论的旗帜下，对因改朝换代而涉及到的君臣关系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证，申明了“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及“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的

① 关于权变之说，请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论权变思想》。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八佾》。

④ 《孟子·万章上》。

⑤ （汉）司马迁：《史记》卷121《儒林列传》。

观点：

儒者以汤、武为至贤大圣也，以为全道究义尽美者，故列之尧舜，之谓圣王，如法则之。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之所谓义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为无义者邪？其有义者而足下不知邪？则答之以神农。应之曰：神农氏之为天子，与天地俱起乎？将有所伐乎？神农氏有所伐，可。汤、武有所伐，独不可。何也？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太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则七十二王亦有伐也。唯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夫非汤、武之伐桀、纣者，亦将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礼。礼：子为父隐恶。今使伐人者而信不义，当为国讳之，岂宜如诽谤者？此所谓一言而再过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谓汤、武弑^①？

董仲舒这套“天予天夺”的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汉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北地太守谷永言：“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

①（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

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① 到东汉以后，又有托名姜太公的《六韬》流传^②。《六韬》虽为兵书，但其中所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③之语，对后世影响极大。宋代三班院考试，规定须试《六韬》及《孙子》、《吴子》^④，因此宋人对“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之语是不会陌生的。

因此，王安石“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汤武是也，非常义也，故曰‘可与几也’”之语并不出格，也不是宋人不可接受的。

王安石在其《非礼之礼》一文中，又重申了他在《易解》中的这一观点：“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以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也。盖知向所谓义者义之常，而汤、武之事有所变，而吾欲守其故，其为蔽一而其为天下之患同矣。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⑤

除此之外，在《易解》中，王安石还有非常惊人之语。《履》111011(兑下乾上)之六三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其中，“武人为于大君”一句，各家注释众说纷纭，“古今训诂之家未有能髣髴者”^⑥。王安石对其解释道：“武人以有为为大君。”

何为“大君”？按王安石的说法：“大君，天子之尊称也。”^⑦

① (汉)班固：《汉书》卷85《谷永传》。

② 《六韬》之成书时间不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其成书最早也不过东汉。

③ 《六韬》卷2《顺启第十六》。

④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丁亥记事；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戊辰记事；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壬子记事。

⑤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7。

⑥ (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编》。

⑦ (宋)冯椅《厚斋易学》卷11。

照此解释,如果将它与五代十国的历史对应起来,那不就等于承认五代时期的军人政变和政权嬗变更递都是合理合法的吗?这与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①的言论也相去不远。

这种解说,按理比前面王安石所论“舜禹汤武”要出格得多,但程颐却未提出只言片语的批评,只是到两宋之际,才有程迥提出批评,指责王安石“用旧说以陵武加人、欲为大君,尤不近理”^②。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王安石与程颐所处的时期不一样,因此宋王朝对改朝换代的理论需求也不一样。

北宋王朝是通过“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而建立的,宋太祖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之前,原系后周大将。因此,就北宋前期政治而言,王安石“武人以有为为大君”之语实际上是在为宋太祖赵匡胤“犯上作乱”行为做辩解。这也就是程颐不敢妄加非议的原因。

联系宋真宗“天书封禅”的造神活动看,王安石所论君臣关系中的“革命”问题,实际就是为北宋王朝的建立做理论上的论证。到宋神宗以后,随着北宋王朝统治的稳固,北宋王朝的合法性已没有人再能怀疑,主张“君君臣臣”、反对犯上作乱的学说又成为北宋政治新的需求,因此程颐才能对王安石的君臣关系之说从反对的立场提出激烈的批评,但对“武人以有为为大君”这样的敏感话语,他还是噤若寒蝉,只能避而不谈。

二、“因物之性而生之”

《坤卦·六二》爻辞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然其小象则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未言“大”字。《坤

①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② (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编》。

卦·文言》亦未明确对“大”字有具体解释。元人熊朋来据此,乃怀疑“大”为衍字。今人闻一多、屈万里等人亦以熊朋来之说为是。但丁寿昌、尚秉和、刘大钧、廖名春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唐人陆德明、李鼎祚所见汉魏六朝之本亦有“大”字,而且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中也有“大”字,因此“大”字为《周易》本经所固有,不容置疑^①。

熊朋来之所以怀疑“大”为衍字,是因为古代学者对“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尤其是“大”字的解说一直就不完备。

王弼《周易注》对“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注解为:“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其曰“居中得正”是释“直”,“极于地质”是释“方”,对“大”字也未作解释,付之阙如。

唐代学者解释“直方大”,则是将其视为并列结构来处理的,即将其断为“直、方、大”,以作为“不习无不利”的条件分句。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居中得位,生物不邪,谓之直。地体安静是其方,无物不载是其大。不假修营,自然而生,故不习无不利。”唐人史徵《周易口诀义》的解释与孔颖达意同,曰:“直、方、大,生物不邪,直也;地体安厚,方也;无所不载,大也。”唐人假托子夏之名而撰写的《子夏易传》^②在其释意上有新义,曰:“静然而待其天气,直也;物得宜而遂生,方也;无不载焉,大也。地道之上,居体之中,尽地之理无私而生成也,承命而化之,动无不中,何习之有乎?故无

① 参见刘大钧《周易概论》第233页、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第13页。

② 《崇文总目》曰:“此书篇第略依王氏,决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笃。然学者尚异,颇传习之。”故删去“子夏”之名,改作《周易传》。晁以道《传易堂记》云:“今号为《子夏传》者。《崇文总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为唐张弧之《易》也。”《经义考》引吕祖谦之语曰:“《崇文总目》删去子夏名,以祛误惑。最为有理。今本十一卷。”

不利也。”然其语法结构仍与孔颖达诸人相同。

在王安石之前，宋儒对“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一句的解释仍未脱唐人窠臼。王昭素《易论》云：“直、方，大者，正直之道，爰从至静中生之，地有静之理，二者中正之象。圣人以此理象，令君子效此而动。自然有法则，故象云：‘六二之动，直以方也。’”^① 胡瑗《周易口义》曰：“直，正也；待夫阳之至然后发而生成万物，是其体安静守正而不为物之先也。方，义也；义，宜也；言生物无私使各得其宜也。大者，言地体至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也。”

王安石对《坤·六二》的解说已不可见。《荆公易解钩沉》仅辑有“六二之动者，直、方之德，动而后可见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一句。看来，这一句是对《坤·象》“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的解说。

在这里，王安石将“六二之动”的“动”，解释为大地生成万事万物的运动。只有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才能体现大地“直、方”之德（特性）。尽管王安石对这个“动”却未能作出本体论的解释，即“动”是怎么产生的^②，但王安石却认识到了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且只有在运动中万事万物才能表现出特殊规定性来。

可以说，“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是王安石对王弼在其《周易注》中所提出的“动而直、方，任其质也”之说的继承和发展。“因物之性而生之”和“成物之形而不易”都是“任其质”，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草之不同于树，松树之不同于柏树，就在于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规定性。这就是“成物之形而不易”的根本原因。

①（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1。

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2所辑《九家易》曰：“阳下动应之则直，而行布阳气、动于四方也。”胡瑗在《周易口义》卷1中说：“六二以直方大之三德发动，而生物无不得其宜。盖以自然之质，不劳而生，不为而成。”在这里，《九家易》运用卦变说，认为“六二之动”的原动力是“阳下动应之”；胡瑗则认为“六二之动”的原动力是“直方大之三德”。

“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之“直”，从语意上看，王安石将其释为“顺”。在《周易》的语境中，《坤》为纯阴，性柔。柔亦即顺。因此，这个解释非常贴切。由此推之，“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之“方”，也就是“规定性”。在这里，“方”是指大地生物之德（特性），但这个“方”则是“因物之性”而产生的。“因物之性”的“性”，即事物各自的内在“特殊规定性”。概言之，王安石认为万事万物在大地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各自的特殊规定性。大地只是万事万物“托生”的载体。大地对万事万物有规定性作用，即“成物之形而不易”；但这种规定性是被动的，只是“因物之性而生之”。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为万事万物，具有千姿百态，起决定作用的是“物之性”。

王安石此说一出，在当时因精绝著称，颇为学者称道。不过，程颐却对王安石“因物之性而生之”一语大为光火，提出了激烈批评：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见似好，只是不识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①。

而他自己在其《伊川易传》卷1中对《坤·六二》解说中也未能就其所谓“是甚义理”的“义理”作具体阐述，甚至还将孟子释“浩然之气”时的“至大至刚以直”之语用作注脚，让人感到有些文不对题^②。在其小象中，他又将“直方大”转为了谈君子修养。其曰：

① （宋）程颐、程颐：《二程遗书》卷19。

② 朱熹对此也有微辞。《朱子语类》卷52《孟子二》记载：王德修云：“伊川却将‘至大至刚以直’与《坤》卦‘直方大’同说。”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将《孟子》自看，便见《孟子》说得甚粗，《易》却说得细。”

二阴位在下，故为《坤》之主，统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尽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在《坤》体，故以方易刚，犹贞加牝马也。言气，则先大。大，气之体也。于《坤》，则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尽地道，在人识之耳。《乾》《坤》纯体，以位相应。二，《坤》之主，故不取五应，不以君道处五也。《乾》，则二五相应。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就为疑乎？

但从其中“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一句结合他对王安石的批评，还是可以体会出程颐反对王安石“因物之性而生之”话语的意思来，即大地的“直方大”之德规定了万事万物的特性，而不是万事万物先就有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大地只是顺应这个自身特殊的规定性而生成万事万物的。

两人分歧的焦点可以用现代哲学中物质的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来作分析。

所谓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程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也”，即是指物质的基本性质。所谓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王安石所说的“直、方之德，动而后可见也。因物

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即是指物质的特殊性质。

程颐对王安石的批评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认识论上，程颐认识事物注重一般规律，而王安石认识事物则注重特殊规律。在世界观上，程颐主张“莫之为而为”，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而王安石则主张“动而后可见”，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程颐属于精致的唯心主义，王安石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

不仅如此，王安石所谓“因物之性而生之”和“成物之形而不易”实际上也是他对世界运动多样性的可贵认识，即认为世界不仅是运动的，而且其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在《寄吴冲卿》一诗中，王安石对此表述得更为明确：“物变极万殊，心通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①在王安石眼中，世界运动的形式千变万化，多得让任何一位博学之士都难以完全认识清楚。

从古至今，在世界观上不仅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而且即便是在唯物主义的范畴中，在承认世界是运动的基本前提下，也还存在着认为运动只有一种形式的观点与认为运动具有无限多种形式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例如，机械唯物主义就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机械运动这样一种唯一的运动形式。而早在近千年前王安石就能对世界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可谓难能可贵。

^①（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

第七章 王安石《易》学与政治思想

一、论社会发展与变法

《周易·系辞上》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中，“以制器者尚其象”，《周易·系辞下》有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是说远圣人仿照《周易》诸卦之形而有所发明创造。这是《系辞》牵强附会之说，不必深论。但“以言者尚其辞”和“以动者尚其变”却是中国历史上借助《周易》而立言成说——思想家阐发学术思想、政治家倡言变法改革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对《周易》的这种特殊功能自然是极为重视的。在其《易解》中，他对变法改革的诸多问题

结合其社会发展理论也做了细致的思考。

王安石认为圣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太古时期的人类物质文明和三代时期的礼乐刑政都是由圣人创造的。这个思想与《周易·系辞》所言是一致的。

《周易·系辞下》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安石结合《系辞》的其余部分内容,对其解说道:

为网罟,为耒耜,为舟楫,为杵臼,为弧矢,为宫室,为棺槨,服牛乘马,重门击柝,以一圣人之材足以兼此。而一一皆具之,必至于五六圣人,数世而后备者,何也?曰:夫圣人也者,因物之变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物之所未安,圣人不强行。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①。

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致。故通其变者,“使民不倦”而已;因其所利,变而不见其迹,“使民宜之”而已^②。

在文中,王安石首先从社会文明演进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远古时期各种工具、制度发明所持续时间之漫长的原因,归结为“物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物之所未安,圣人不强行”。

文明的创新也是一种文化的变革。变革必须以对民众有利、能被民众所接受为根本前提,但如果不变革、不创新,民众就会因此而懈怠,社会发展也就会因此而失去前进的动力。

手中长时间拿着东西就会感到劳累,因而自然就会放下;眼睛

① (元)李简:《学易记》卷8。

② (明)崔铣:《读易余言》卷4。

长时间看东西就会疲劳,因而自然就会眨眼。王安石由这种常识再引申到对社会一般性规律的认识——“事久则弊,不更则致”。“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致”这四句话在文字和意义上都相当精彩。其后,郑樵注《周易》,遂对其加以引用,曰:“黄帝、尧、舜,其名号虽殊,其所以应时而趋变,凡以为民而已。‘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致。故通其变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变,黎民惧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①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王安石对《周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中的“神而化之”未作解释,弃去不讲,而将其解释为“变而不见其迹”。认为“变而不见其迹”即所谓“神而化之”也。这样,便去除了《周易·系辞下》原文中的神秘色彩。

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但社会的发展却是建立在不断变革基础上的。因此,圣人必须要“通其变,使民不倦”。王安石认为:一切社会性的变革,无论是工具的还是制度的,都应使民众感到有利,并且要因势利导,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做到“变而不见其迹”。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再次提出了变法改革不应“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的主张:

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① (宋)冯椅:《厚斋易学》卷45《易外传第十三》,(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8。

而要做到不“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就必须“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①。

在《夫子贤于尧舜》一文中，王安石又再次解说了《周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的深层含义：

昔者，道发乎伏羲而成乎尧、舜，继而大之于禹、汤、文、武。此数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寔明寔备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继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发之也，而其法未成，至于尧而后成焉。尧虽能成圣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备也。夫以圣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备天下之法，而必待至于孔子者，何哉？盖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此之谓也^②。

在这里，王安石进一步推导出“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的结论。这个观点已经达到了政治上变法改革的高度。王安石已经更明确地认识到：变法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变法改革的条件是否成熟。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变法改革的条件是否成熟除去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主张或主持变法改革的人是否能得到君主的全力支持。对此，王安石在《易解》中也有深刻的认识。

《革·初九》曰：“巩用黄牛之革。”其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皇帝言事书》。

②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7。

王弼释曰：“巩，固也。黄，中也。牛之革，坚纫不可变也。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应变，可与守成，不可以有为也。”^① 而干宝释曰：“巩，固也。《离》为牝牛。《离》爻本《坤》黄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应据，未可以动，故曰‘巩用黄牛之革’。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义也。”^②

《革》卦 011101 为《离》下《兑》上。因此，王安石采用王弼之说，曰“初九刚大而文明，其材可以有为也。在下无应，虽材，不可以有为也。”在此基础上，他又借爻象而发挥其义理，曰：“用中，顺固其志，待上革而已。”^③ 初爻当对应第四爻。《革》九四为阳爻，属不当位，因此初九与九四无应。而《革》六二当位，阴为柔、为顺，故王安石曰“用中顺固其志，待上革而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用中顺固其志”表面上指爻象，但实际包含了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之意；“上革”表面上指九四之爻变化^④，但实际又借指皇上有变法改革之心。王安石不言“上变”，而言“上革”，颇有微意寓藏其中。这还可以从王安石对《革·六二》爻辞的解说得到验证。

《革·六二》曰：“己日^⑤ 乃革之，征吉，无咎。”王弼释曰：“阴之为物，不能先唱顺从者也，不能自革。革已，乃能从之，故曰‘己日乃革之也’。二与五虽有水火殊体之异，同处厥中，往必合志，不忧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⑥ 而荀爽释曰：“日以喻君。五已居位为君，二乃革意去三应五，故曰‘己日乃革之’。上行应五，去卑事

①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 5。

②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 10。

③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 5。

④ 刘牧曰：“革而当谓四也。”见《周易义海撮要》卷 5。

⑤ 己日，朱震认为当作“巳日”，其曰：“先儒己日作巳事之巳。当读戊己之巳。十日至庚，而庚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者，浹日也。……汤之伐桀，犹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浹日乃革，乃难辞也。”亦有作“巳日”，将其释为“祭祀之日”者。见《周易义海撮要》卷 5。

⑥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 5。

尊，故曰‘征吉，无咎’。”^① 王安石则综合二者之说，释曰：“臣道不为事首，故‘已日乃革之’。柔顺，故征乃吉，无咎。”^② 这里的“臣道不为事首”也是接着“待上革而已”说的。很明显，王安石已充分认识到：任何重大的改革，都必须在君主的旗帜下才能进行。

为什么如此？这是因为任何重大的改革不仅都是社会矛盾的长期积蓄，而且也都是一场不见刀兵的残酷战争。

《革·彖》解释《革》卦之义即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如上所述，《革》卦 011101 为《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泽即喻水。如以广象喻之，《离》又为中女之象，《兑》又为少女之象。

王弼释曰：“凡不合而变生，故取不合之象以为《革》。息者，生变之谓。火欲上，泽欲下，水火相战而后生变。二女同居，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③

在《卦名解》中，王安石释曰：“泽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为《革》。不相得而相违，《革》之所以生也。”在《易解》中，王安石释曰：“泽在上则欲下，火在上则欲上。泽、火非如《坎》、《离》有阴阳相逮之道也。其相遇，则相息而已矣。其相息也，唯胜者能革其不胜者耳。”

而要做到“胜者能革其不胜者”，首先需要改革者有坚定的信念，并在变法改革中将强力推行与舆论宣传结合起来，采取有力措施使反对变法者“能迁善以从己，与之和同”。

《革·九三》曰：“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其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荀爽释曰：“三应于上，欲往应之，为阴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据二阴，则五来危之，故曰贞厉。”王

①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 10。

② （宋）冯椅：《厚斋易学》卷 25。

③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 8。

弼释曰：“已处火极。上卦三爻虽体水性，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有违，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实诚，故曰‘有孚’。如是而犹征之凶，其宜也。”^①而王安石对此爻注释尤详：

《革》之为道，宜刚中而已。九三，刚过中，故“征凶、贞厉”，以过中之刚，其能革物也必矣，故“革言三就”，虽过中而不失正，故“有孚”。其称三者，众辞也，言从革者众而有成功也。三，过中，是以言而后能革，革之次也。九五，尊位盛德，不言而能革，《革》之上也。有位无德、有德无位，必至于告戒丁宁，然后能感喻其人而成《革》之功也。盘庚《大诰》之所以革民者。不可谓未占有孚也。所谓不言者，非无言也，其所待于言也略矣。

在这段解说中，王安石发挥义理，提出了“以过中之刚，其能革物也必”，“从革者众而有成功”等变法改革原则，论证了“以言而后能革”与“不言而能革”的辩证关系，说明了在“有位无德”与“有德无位”的情况下实施变法改革的前提条件。

又，《夬·九三》曰：“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其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陆希声释曰：“当君子之世而应小人，故外有沾污之累，内有愠恨之耻，然终获无咎者，志有存焉。”刘牧释曰：“濡，变也；愠，怒也。阴阳和而为雨。三始欲独行殊志，后遇众和同，遂向善疾恶，怒而决之，故终无咎。谓三始欲助小人，终能变而从众，故无咎也。”^②王安石对此爻的解说则充分体现了他刚毅不回的性格，曰：

①（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5。

②（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4。

烦，在上而见于外体之无能为者也。九三，乾体之上，刚亢外见，壮于烦者也。阳未上行，未可以胜阴之时也。应在上六，未可以决之之位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辞也。“必乎夬”与“壮于烦”何异？以其能待时而动，知时之未可而不失其和也。应乎上六而与之和，疑于汙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若濡，则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然君子与之和也，伪欤？曰诚信而与之和，何伪焉！使彼能迁善以从己，与之和同而无夬矣①。

此外，《革·九五》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马融② 释曰：“大人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故曰‘未占有孚’。”九五为《革》之卦主。王安石《易解》有关《革·九五》的解说今不可见，但其《易泛论》中释“虎”字之义尚可补其缺：“虎豹刚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拟而后动，动而有获者也。”

“拟而后动”，是说推行变法改革事先必须得有明确的目标和充分的准备。只有如此，发动变法改革才能避免“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的局面而做到“动而有获”。

王安石在《易解》中的这些有关变法改革的论述，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但也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到熙宁年间王安石

①（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5。“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出自《孟子·告子下》。

② 马融（79—166）东汉右扶风茂陵（旧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季长。永初二年（108），应大将军邓骘荐召入仕，历任舍人、校书郎中、武都太守、南郡太守等职。因得罪大将军梁冀，流放朔方。后得赦免还京，复拜议郎。以病去官而卒。才高博洽，世称“通儒”。卢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皆出其门下。遍注《孝经》、《论语》、《诗经》、《周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著有《春秋》三传异同说。《后汉书》有传。

大权在握、全面实施新法的时候,其变法局面实际要复杂得多,远不是这些理论能够解决的。甚至可以说有不少问题,已经完全超过了王安石事先的预想。

二、论君子与小人

君子小人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周易》中,“君子”、“小人”频频出现,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小畜·上九》“月几望,君子征凶”,《观·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等等。

王安石之作《易解》,其时跨越“庆历新政”,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无疑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因此,王安石治《易》,对君子与小人的问题是比较留意的。

王安石从人性的角度,按善恶、才能标准,把社会人群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君子即“贤”,小人即“不肖”。在《君子斋记》中,王安石说:

天子诸侯谓之君,卿大夫谓之子。古之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谓之君子。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位而无其德可以谓之君子,盖称其位也;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德而无其位可以谓之君子,盖称其德也^①。

但以其地位分君子小人,王安石认为那是古代理想社会中的事情。因为,“天之道合,则贤者贵、不肖者贱。天之道悖,则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2。

贤者贱、而不肖者贵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则贤、不肖或贵或贱”^①。在“天人之道悖”或“天人之道悖合相半”的时期，“贤”与“不肖”的社会地位是完全或部分错置的。

王安石认为君子小人的消长，是社会历史是否能得以正常发展的基本因素。在《周易》中，《泰·彖》有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彖》有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而《周易》中这个君子小人相为消长之说，也成为了王安石分析社会状况好坏的基本标准。

在《推命论》中，王安石判定：“尧舜之世，元凯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纣之世，飞廉进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汉魏而下，贤不肖或贵或贱，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因此，在《易象论解》中，王安石特别强调指出：“《泰》则通，《否》则辨。故于《同人》也，君子以类族辨物。族各有其类，物各有其辨，则君子小人见矣。故于《大有》也，君子以遏恶扬善。”^②

不仅如此，王安石甚至认为卜筮的原理也体现了君子小人相为消长的特点。在《洪范论》中，他将“数衍而位当者吉”看作是君子得位，将“数耗而位忒者凶”看作是“小人得位”，并以此做推论，将其上升到治乱存亡的高度，说：

数衍而位当者吉，数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阴阳之义，君子小人之所以相为消长、中国夷狄之所以相为强弱。《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盖圣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0《推命对》。

②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5。

乱，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为百姓之所与者，盖寡矣^①。

从这种认识出发，王安石在解说《周易》时，多将其卦爻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将阳爻释为君子，将阴爻释为小人，又将爻位按社会等级来加以看待，藉此而发挥其义理。如他解说《大壮》卦辞“大壮：利贞”，即按大壮 001111 的六爻结构，释曰：“君子之道不壮，则不可以胜。小人壮，不可过也。四阳足以胜二阴，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贞。《杂卦》则曰：大壮，则止也。”^② 其解说《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爻辞，则依据《解》001010 的六爻结构，释曰：“负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③；“六之为小人也，乘非其位而又上慢下暴，所以致寇也。以解为道，解缓也，而不能应上，故曰上慢；以柔乘刚，故曰下暴。宜寇之来也”^④。又如，《夬》为 011111，其卦辞曰：“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王安石即解说为：“凡决去柔邪，当先明信其法，宣其号令。一小人犹在上，故须常怀危厉。故《彖》曰‘危乃光也’。”^⑤

在这样的解释框架内，王安石从政治的角度极力阐述了自己君子小人之说。如，《大壮·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王安石对此解说道：

小人能同而不能异，能异则不能同。君子同乎道，异者异乎时与事而已^⑥。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 65《洪范传》。

②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 4。

③ （宋）冯椅：《厚斋易学》卷 20。

④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 4。

⑤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 5。

⑥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 4。

同其道而异其事，二者孰得？曰：无害也。道同而事异者，君子之与君子也；事同而道异者，君子之与小人也^①。

在这里，王安石从“道”、“事”、“时”分析了君子之于小人、君子之于君子、小人之于小人的“同异”关系，逻辑严密，议论精致。南宋林栗在其《周易经传集解》中，虽对王安石这条解说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此胡乱批评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者，难与言经矣！”

不过，在《荆公易解钩沉》中，王安石对君子和小人问题议论最多的还是君子修养和处世的原则。仅举以下数例：

《蹇·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王安石释曰：见险而止，未必能安而乐之，智者之所及也。困之材则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能安而乐之也。故曰：其为君子乎？君子则具仁智也。

《否·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王安石释曰：否之者，匪人也，天也。故君子遇此则俭德避难而不忧也，乐天而已矣。孔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孟子曰：“予之不遇鲁侯，天也。”与否之彖合矣。匪人非为致否，言为君子遇否者言之也。

^①（宋）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19。

(《大有·九四》)曰: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
辨晰也。

王安石释曰:君子遇此时而立于朝,谋之当告者,不以告于用事之
臣而告诸其君。所以明上下之礼而著君臣之义也。

王安石的这些解说,多是结合宋代政治和自己对政治的体会
有感而发的,如《大有·九四》。《大有》101111 为乾下离上。王弼
释曰:“既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权之臣。三虽至盛,五不
可舍。能辨斯数,专心承五,常匪其旁,则无咎矣。旁,谓三也。”^①
王安石的解说源自王弼而出新意。“谋之当告者,不以告于用事之
臣而告诸其君”,实际就是对宋代群臣大量直接向皇帝上书现象的
诠释。王安石嘉祐四年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陈述自己的改革
主张的举动,在其《易解》中也有着理论的解释和支持。

三、论权变思想

“经”与“权”是儒家方法论中的一个重点。所谓“经”,即在通
常情况下所应遵循的既定原则;所谓“权”,即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
的变通方法。自孔子始,儒家一般都强调坚持原则,但也并不反对
权变。《论语·子罕》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
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朱熹对此解释说:“‘可与共学’,有志於此;
‘可与适道’,已看见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变事
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纲如此说。”^②看来,朱熹是认为孔子“可与
权”之意即为权变。

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与淳于髡就权变之说有一段精彩的

① (三国)王弼:《周易注》卷2。

② (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37。

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朱子语类》卷 37 中，朱熹在回答学生吕焘提问时，将《子罕》与《离娄》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到一起看，认为“可与立”即如“嫂叔不通问”，“可与权”即如“嫂溺援之以手”。

在《尽心上》中，孟子又对“执中无权”进行了批判：“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这是孟子对当时死守道理而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行为的尖锐批判。

《周易》在辩证法思想的宗旨下，强调“时”^①、“中”、“正”，有强烈的“变易”色彩。在《周易·系辞下》中，还有所谓“三陈九卦”之说：

（《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於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

①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各自的事理象征，称为卦时，简称“时”。如《泰》象征为通泰之时、《未济》象征着事情未成之时等等。每卦六爻的变化，也都限定在其“卦时”的框架内。

(《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在这“第三陈”中,可以说,“《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是其论述的重点。

王安石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者,对权变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他宣称:“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有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① 为了充分论说自己对权变问题的理解,王安石在《易解》中尽其所能地对《周易》卦爻辞中所包含的权变思想做了阐发。在《荆公易解钩沉》中,我们还能看到如下 10 则解说:

1. (《乾·文言》)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

“忠信”,行也;“修辞”,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汤武是也,非常义也,故曰“可与几”也。知此位可终则终之,伊周文王是也,可与存君臣之大义也。

2. (《屯》)010001(震下坎上)

六三: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既鹿无虞,以纵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夫屯之时,可以有为而非可舍之时也。时欲有为而非其应,殆不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 69《禄隐》。

如舍之愈也。不舍而往，虽君子不能无咎矣。（朱熹曰：介甫以舍为止，几为近。近无所获，故见几而舍之。舍，止之也）

3.《大有》101111(乾下离上)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当大有之时，得尊盛之位，行重刚而不中之事者也。以其有大事之才，是以能亨于天子也。重刚而不中，非君子之常。其趋时，则有时而行之。君子犹以为惕，况小人乎！

4.《豫》001000(坤下震上)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当豫之时，知上下之无交而不动，知几者也。

5.《随》011001(震下兑上)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明足以趋时，孚足以守道。非知权者，孰能与于此？故孔子曰明功也，言明则有功。

6.《观》110000(坤下巽上)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以阳处卦之上，道大成也；在卦之外，位不当也，犹有观焉，将有为也，吉凶与民同患。“志未平也”，可仕则仕，可已则已。“观其生”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然后能观其生，而不失进退之几焉。故曰君子无咎。

7.《大壮》001111(乾下震上)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刚柔者，所以立本；变通者，所以趋时。方其趋时，则位正当而有咎，凶位不当而无悔者，有矣。大壮之时，得尊位大中，而处之以柔，能丧其很者也。子绝四类，是矣。

8.《明夷》000101(离下坤上)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谏而死，所以存义。贞而不利，去之。所以达权利而不贞。

9.《解》001010(坎下震上)

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义大矣哉！

有难则往而出乎中，所以济难；难已，则来而复其中，所以保常。济难以权，保常以中。此所以吉。

10.《鼎》101110(巽下离上)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颠趾，变常也。得妾，诡正也。变常而义，诡正而道，故无咎。所谓可与权者也。

在这些解说中，“知几”、“趋时”构成了王安石权变学说的基本要素，而“明足以趋时，孚足以守道”、“刚柔者所以立本，变通者所以趋时”、“济难以权，保常以中”、“变常而义，诡正而道”则是王安石对“经权”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在王安石看来，只有把握住了“权”，才可能正确理解“经”，“非知权者，孰能与于此”！只有正确运用“权”，才能真正做到“执中”，即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

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

《九卦论》，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其孰能无患哉？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圣人尝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此其处之道也。夫君子之学，至于是则备矣，宜其通于天下也。然而犹困焉者，非吾行之过也，时有利、不利也。盖古之所谓困者，非谓夫其行自困者，谓夫行足以通而困于命者耳。盖于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则其困也非所谓困，而其处困也疏矣。

在这一段中，王安石指出：只要能读懂“九卦”之意，就可以应对一般性的困境，但却不能应对复杂的困境。所谓复杂的困境，就是因时机不利而造成的“行足以通而困于命”的那种困境。而要应对复杂困境，那就得深入理解“九卦”的内涵：

夫惟深于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则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处之，惟其学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礼以和，仁义为之内而和之以礼，则行之成也。而礼之实存乎《谦》。谦者，礼之所自起。礼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谦。夫礼，虽发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履而已，则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实，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复矣，故礼之弊必复乎本而后可以无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复》。虽复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则有时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虽能久其德，而天下事

物之变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则吾之行有时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变而时有损益而后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损》、《益》。

但“九卦”的中的重点则在《井》、《巽》两卦上。因此，只深入理解了前七卦而不能把握《井》、《巽》两卦的微言大义，那还是不能真正应对复杂困境的：

夫学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备，则宜乎其通也。然而犹困焉者，则向所谓困于命者也。困于命，则动而见病之时也，则其事物之变尤众、而吾之所以处之者尤难矣。然则，其行尤贵于达事之宜而适时之变也，故辨义行权，然后能以穷通。而《井》者所以辨义，《巽》者所以行权也，故君子之学至乎《井》、《巽》而大备，而后足以自通乎困之时。孔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谓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时也。呜呼！后世之人一困于时，则忧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于不能自存也。是岂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义故也。

在最后一段中，王安石指出：要真正能够应对复杂困境，“其行尤贵于达事之宜而适时之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他，“辨义行权”而已。

为什么说“《井》以辨义”、“《巽》以行权”？王安石没有具体解释。王弼《周易注》曰：“井施无私，义之方也。反经合道，顺而后可。”^① 胡瑗曰：“井之道居其地而不移，其济天下之义，故于井之道可以明辨其义也”；“权者反经而合道也，言圣人凡发号施令则以巽顺之德而行之，以顺其物性以洽于人心也。既能顺时，故能行权

^①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8。

也。”^①看来，胡瑗的解释最接近王安石的意思。

王安石将《周易》中的“辨义”与“行权”归并为“辨义行权”，将其视为解决一切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普遍原则。这样，便将儒家“经权”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哲学高度。如上所言，孔子只是提到了“与权”，而孟子则只是从区别“经”“权”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经”“权”进行了解说，并批判了“执中无权”的行为。到了汉代，汉儒虽对“权”的认识更加深入，如《春秋公羊传》在桓公十一年记事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董仲舒曰：“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②王充又在其《论衡》卷三中将“权”对“经”的关系总结为“反经合道”。然而，公羊高、王充所言仍只是针对“权”，董仲舒的表述虽注意到了“经”“权”的辩证关系，但其所谓“可以然之域”只是说的一个界限，而对这个界限的界标是什么，他却未能进一步做出界定。

总之，自汉以后，儒家提到“经权”问题时，大多以“反经合道”而概言之、指说之。而王安石利用《周易》所总结的“辨义行权”不仅注意了“经权”的辩证关系，而且比“反经合道”在道理和逻辑上更为严密。“反经合道”是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其“权”缺乏明确的指导性，而且其“经”也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性质。然而，王安石的“辨义行权”是先“辨义”而后“行权”，其“行权”有着明确的“义”作为指导。而且，这个明确的“义”是通过“明辨”而确立的，因此“辨义”本身就具有辩证的因素。不能“知几”、不能“趋时”，也就无法“辨义”。

王安石认为古今之礼、古今之义因时代的变化而不相同，没有

①（宋）胡瑗述、倪天隐记：《周易口义·系辞下》。

②（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3《玉英第四》。

绝对不变的道德,也没有绝对不变的规范。他的《非礼之礼》一文中,将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

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
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

今之人惛惛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盖所谓迹同而实异者也。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以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也。盖知向所谓义者义之常,而汤武之事有所变,而吾欲守其故,其为蔽一而其为天下之患同矣。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①!

因此,“义”不能不“辨”。如不能“辨义”,那就不能“行权”。

这种“辨义行权”的主张给王安石变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给他其他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据称是王安石所说的、惊世骇俗的“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如果放在这个“辨义行权”思想方法框架内,以“济天下之义”而行权,那无疑也是可以成立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对《周易·系辞下》中“《巽》以行权”一句颇为反感。他在其《温公易说》卷六中解说《周易·系辞下》“三陈九卦”之说时,仅曰:“‘《损》以远害’,损己则人莫之害。‘《益》以兴利’,兴利以益人。‘《困》以寡怨’,牛悔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7。

叔曰：‘困而不失其所享，寡怨者，不怨天不尤人。’‘《井》以辨义’，识义所在，处之不移。”竟对“《巽》以行权”一句采取不解说的手法予以处理。同样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的苏轼，在其《东坡易传》卷八中，对“《巽》以行权”一句也同司马光一样，将其付之阙如，不予解释。

至于程颐，那根本就是否定“经权”之说的。到南宋初，张栻在其《南轩易说》卷二中解说“《巽》以行权”一句时，甚至说：“至于‘《巽》以行权’，则人道之患莫能及矣，所以终之以此。”但朱熹、陆九渊却并不反对“经权”之说。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七中，朱熹在与门生的对话中不仅批评了程颐否定“经权”的错误观点，而且将“义”引入了“经权”问题中。其曰：“义可以总括得经、权，不可将来对权。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权。若可权、义并言，如以两字对一字，当云‘经、权举’乃可。伊川曰：‘惟义无对。’伊川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须是分别经、权自是两物；到得合于权，便自与经无异，如此说乃可。”而《象山语录》记载陆九渊之言曰：“‘《井》以辨义’，君子之义在于济物，于《井》之义，人可以明君子之义。‘《巽》以行权’，巽顺于理，如权之于物，随轻重而应，则动静称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

在宋代《易》学中，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论及于此，附带一提，兹不深论之。

第八章 从《易解》看王安石早期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井·九三》为中心

《周易》的《井卦》的卦象为巽下坎上(010110),以木上有水而象征水井。《井卦·九三》居《井》下卦之上,为阳爻阳位,且得正。其爻辞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朱熹《周易本义》释其意曰:“渫,息列反。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则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并受其福。九三以阳居阳,在下之上,而未为时用,故其象占如此。”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有感于楚王放逐屈原一事,曾借此爻发论,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是福哉!”^①此爻由是带上了浓重的悲怆色彩而广为人知。

王安石作《易解》,以义理解此爻曰:“子求王明,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其中,“君子”一词,是王安石袭用《周易》用语,并不仅指“有德之人”,而还包含有郑玄所说的“在官长者”^②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

② 《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句孔颖达所引郑玄注。

之意，即“有德之臣”。其用“不求求之”、“不取取之”、“不祷祷之”、“不知知之”阐明了君子对国君、君子对民众、君子对上天、君子对命运的四项基本态度和立场

王应麟对此大加赞赏，称此爻之解“文意精妙，诸儒不及”^①。而清人全祖望^②亦称“此数语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③。因此，这确为诠释王安石执政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文本，值得重视。

一、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

《井卦·九三》有着强烈的政治针对性。如前所述，西汉司马迁曾借此爻抒发了对屈原遭遇不际的怅叹。而庆历初年，作为所谓“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则利用对此爻的义理发挥，为呼之欲出的“庆历新政”大造舆论，请求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有“致君经世之才”的“君子”：

义曰：渫者，清洁之貌。言“九三”，以阳爻居阳，履得其正。有刚明之才而在下体，如井之清洁而不为人所食，亦若君子有仁义之术，不为时君所用。惻者，忧惻也。言君子所忧者非忧其一身贫贱，忧其君不尧舜、忧其民不仁寿，故其中心惻然。盖以其道德仁义不见于上，其泽不能及于天下也。且井之清洁可用取汲而济于物，君子有道德可以升进而济天下之

①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易》。

② 全祖望（1705—1755）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绍衣，号谢山，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受张廷玉排斥，愤而弃官，返乡专事著述。一生贫病，著述不辍，知识渊博。著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编》五十卷、《诗集》十卷。另撰有《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辑补《宋元学案》一百卷、《全校水经注》四十卷并补附四卷。

③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经史问答》卷1《易问目答董秉纯》。

民。然所患者，上无明君以察己之道德。若王者有至圣聪明之资，能察己之道德以升进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子尧舜、跻民于仁寿，则君臣上下罔不赖其德而受其福庆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者，行者，所行之道也。盖君子有致君经世之才，今反不用，则智谋不补于君，膏泽不下于民，故所以忧恻其道不行于时也。受福者，是君子必求明王以务升进于上，使其道大行于天下，则天下之人皆受其福庆也^①。

嘉祐四年春^②，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向宋仁宗进献《上皇帝万言书》，全面陈述了自己已经多年观察思考、烂熟于胸的改革主张。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自认为其立意和设计都高于过去所有的改革建议。如其曰：“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又曰：“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这明显是在批评

① （宋）胡纘述、倪天隐记：《周易口义》卷8。

② 王安石上《万言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系年于嘉祐三年十月王安石以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祠部员外郎为度支判官时。今取邓广铭先生说。参见邓广铭《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第21页。

“庆历新政”没有抓住改革的核心，本身就有问题，以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则遂止而不敢为”。

然而，王安石这封自视甚高的《万言书》却并未引起暮气沉沉的宋仁宗及当政大臣的注意，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政治反响。这样的结果，对当时文行颇高、果于自用的王安石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此，他对《井卦·九三》的注解，当是在这次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了伤害的上书之后写成的。他在文末总结性地写道：“《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这个“而已”表露了他当时无可奈何的惆怅之感，也表明了他的一种反思：井水再清冽，但行人不渴，那他凭什么要低下头来饮井水呢？同理，臣子有再好的改革设想，但操天下权柄的君主没有改革的愿望，那他凭什么要重用你呢？

“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这是王安石通过反思后得出的新认识：只要君主有强烈的改革意愿，那用不着能主持实施改革的臣子去求他，他便会主动重用这种臣子的。否则，“求之”不如“不求”。

据《宋史》卷327《王安石传》记载，宋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被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时，君臣二人曾有过一次对话：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

这段对话所反映的，也正是王安石“以不求求之”的思想认识，即先得有明君，而后才会有良臣。

北宋后期，耿南仲撰《周易新讲义》，对王安石“以不求求之”之意作了更为明确的解说：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九三，阳也，故为井。渫，下也，故为不食。井渫可食而不食，故或者为我心恻焉。人为我恻而我未尝恻，所谓人不知而不愠，故可用汲也。若其不为人恻，则是所谓时者也，不可用汲也。虽为人恻，而我亦自恻，则又非所谓无丧无得者也，亦不可用汲也。有可用汲之才，而王明焉，则已与王并受其福矣。盖井渫而不食，则是不为时所知者也。王之不明而徇一时之好恶，则无由汲矣。故九三求王明，非明则不合也。君圣臣贤，天下之盛福，况君臣乎？并受其福，明矣^①。

但到南宋，林栗在其《周易经传集解》中却对王安石“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之语提出了猛烈批评：

行恻者，行人之恻，而非井之恻也。求王明者，人之求之，而非井之求之也。明者知渫之可食，而贤之可用也，此所以受福也。司马迁乃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是何言也！王安石乃曰：“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异乎人之求之也。”恶是何言也！君子之不求也，岂以为要君之术也哉^②！

王安石“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之语，确如林栗所言，含有强烈的“要君”之意。其后，清人全祖望也曾对王安石此爻之注进行了剖析，指斥王安石，说：“所谓‘以不求求之’者，即其累召不出之

① （宋）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卷6。

② （宋）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24。

秘术也。”^①“秘术”一语明显带有贬义，但全祖望将王安石在这一时期“累召不出”不出的原因归于“以不求求之”，亦可谓精辟。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王安石在嘉祐四年进献《上皇帝万言书》之后，直到神宗即位的七年间，在政治上一直保持低调——“难进而易退”^②，“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③的行为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

王安石《井卦·九三》之解的句式显得很独特，很明显是受了《庄子》的影响。《庄子·天地篇》即有“无为为之之谓天”、“不同同之之谓大”的表达方式。但这样空灵的文字表述却使人们难以准确地把握住其思想内涵。全祖望对此句的理解就发生了偏差。他认为王安石所阐述的是其赋税思想，于是横加批判：“以不取取之者，即惠卿不加赋而用自足之秘术也。”^④

如果将这句话理解为王安石赋税思想的表述，那么，结合王安石变法前的实际情况，“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这句话就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不以强取的手段从民众那里获取赋税，二是不直接收取农业两税的形式从民众那里间接获取工商利润，三是以不重取的方式从民众那里获取赋税。结合王安石的理财主张看，它应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⑤的意思，即对民众不强取、不重

①（清）全祖望：《鲒埼亭集经史问答》卷1《易问目答董秉纯》。

②（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书》。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④（清）全祖望：《鲒埼亭集经史问答》卷1《易问目答董秉纯》。

⑤（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八月十一日迓英殿对问河北灾变》。

取,而转取于工商利润以获取财政收入。这是王安石一贯的理财方针,此不赘述。

然而,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肤浅。如上所言,王安石是用“不求求之”、“不取取之”、“不祷祷之”、“不知知之”这四句话来阐明君子对国君、君子对民众、君子对上天、君子对命运的四项基本态度和立场的。要是“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这句话仅是针对赋税而言,那就未免太偏狭了。

老子曰:“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河上公注:“取,治也。”^① 荀子曰:“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俞樾平议:“此取字,亦当训治。取民,言治民也。”^② 而王安石“不取取之”之“取”,正当作“治”解。只有这样,求君、治民、祷天、知命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作如是理解,那“以不取取之”就是“以不治治之”。这明显是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五十七章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从表面上看,这种无为政治的治民思想与一位伟大改革家的思想境界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其实不然。就《老子》五十七章所列举的“天下多忌讳(禁令),而民弥贫;人多利器^③,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等社会问题,不就是宋代

① 《老子》四十八章。

② 《荀子·王制》。

③ 河上公曰:“利器者,权也。民多权,则视者眩于目、听者惑于耳。上下不亲,故国家昏乱。”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弱。”利器二字颇费解,难以准确从字义上来解释。联系上下文义,王弼释义为是。器者,手段也。《韩非子·喻老》:“赏罚者。邦之利器也”。

士大夫所力求革除的吗？不就是王安石在《河北民》、《苦雨》、《寓言》等诗中所鞭挞的北宋社会弊端的情形吗？因此，“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正是王安石一贯主张的儒家仁政思想的概括。

三、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

“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是王安石对“天人”关系的表述。“祷”为祷告、祈祷，即向神灵祝告求福。在这里，王安石既称“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那就意味着他是在祈祷对象上把“天”作为“神”来看待的。但“不祷”二字又体现了王安石并不完全屈从于“天”的进取精神。“祷”是目的，“不祷”是手段。清人全祖望称：“‘以不祷祷之’者，一变而遂为‘天变不足畏’之邪说矣。斯荆公经义之最乖舛者也。”^①而这个论断太过于牵强附会。

“天人”关系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方式的特点。在这个关系中，“天道”与“人道”是其基本范畴，其逻辑起点为“天”。在《尚书·周书·大诰》中，已出现“天”、“人”对称，在《国语》中，已出现“天道”、“人道”两词。但中国古代哲学对此力求解决的中心问题则有两个：一是“天”是什么，二是“天道”与“人道”有怎样的关系。

在王安石所有著述中，我个人认为，他对“天”的表述最标准的释义当为《九变而赏罚可言》中所言：“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在这里，“天”是本体，“道”是规律。然而，同许多古代学问家一样，王安石“网罗六经之遗文”则须要遍注群经。受不同思想体系及其所注释文本框架的限制，他的“天”，有时称“道”。如注《老子》时称：“道者，天也。”^②某些研究者据此便

① （清）全祖望：《鲇埼亭集经史问答》卷1《易问目答董秉纯》。

② （宋）王安石：《老子注辑本》第45页。

不加分析地宣称：王安石的“天”与“道”在某些场合也是同等的。由是而推，其所谓“道”，自然也就包含着两个概念：一是等同规律的“道”，一是等同本体的“道”。但是，王安石在这里是在解释《老子》的“道”，因此应该理解为：“老子所说的‘道’，就是我所说‘天’”。否则，对王安石的“天”与“道”的认识就永远是模糊不清的。

既然王安石认为“天”是“万物待是而后存者”，是宇宙的本体，那么，这个“天”到底是纯自然、无意志的呢，还是超自然、有意志的？关于此，历来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由于其仅是按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简单划线，因此这两种意见都有生搬硬套之嫌。

在中国古代，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哲学家“天”的理解，采用的是实用理性辩证法，而不是采用的概念的辩证法和纯理论的思辨抽象。特别是儒家，他们总是不会脱开人事经验而思索矛盾与变化，其结果只能是从外在的历史眼界中建立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这样一来，他们的学说在某个方面可能是唯物主义的，但在某个方面又可能是唯心主义的。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情感，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因此，从整体而言，即使用“二元论”也不能对其模糊而含混的世界观做笼统的概括，更不用说以单纯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准确划分“两大阵营”了。而只能说，在其世界观中，或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或有唯心主义的因素；或唯物主义的因素大于唯心主义的因素，或唯心主义的因素大于唯物主义的因素。有人据王安石“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之语，便将其列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如果是这样，那孟子也说过“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是否也可以成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呢？

对“其于天也，以不祷之”进行分析，可以判明：王安石所谓的“天”，绝对是一种人格化的、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实体。所谓“祷”，《说文》曰：“告事求福也。”《周礼》曰：“祭也。求福曰祷。”在这里，“不祷”只是手段，“祷之”乃是目的。如其不是人格神，何用

祷之？不仅如此，王安石也承认“天人合一”。如，王安石执政后，在回答神宗有关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提问时，曾说：“天道升降于四时。其降也，与人道交；其升也，与人道辨。冬日，上天与人道辨之时也，先王于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则犹未辨乎人也，先王于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则宜远人，宜以自然，故于郊、于圆丘；以人道事之则宜近人，宜以人为，故于国、于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终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时也；季秋之月，成而终之之时也。故以天道事之，则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则以季秋之月。远而尊者，天道也；迩而亲者，人道也。祖远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则配以祖；祢迩而亲，故以人道事之，则配以祢。郊天，祀之大者也，遍于天之群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则弗遍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①王安石这个回答，对我们了解其所谓“天”之特性是一明白的说明。

天命论是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王安石是不敢、也不会反天命论的。熙宁三年（1070年），曾盛传王安石曾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口号，但王安石并不承认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回答神宗的询问时，他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明确承认：天变当畏。至于后两句，王安石则认为能够成立：“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②。这也是对王安石天命观的一个佐证。

然而，王安石的天命观又与传统的、特别是自董仲舒以来的天命观有较大的差异。他承认天命，而且承认“天人一道”^③，但又力反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孔子

①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2《郊宗议》。

② （宋）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59《王安石事迹（上）》。

③ （宋）王安石：《易解》《小过·上六》，引自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6。

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①而王安石则称“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②他既承认天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又认为“天与人异道”^③，在天命的框架内，人可以发挥最大的能动性。这种认识实际上与《易传》的主张一致，即“天道”既作用和影响“人道”，而“人道”也作用和影响“天道”。“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就是他这种认识的凝练表述，即上天之福不是单靠祈祷就能获得的，而只有通过人的努力才能得到。

四、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

儒家学说历来对“命”十分重视，但“命”的含义也极其复杂。因此，我们对所谓“命”，大体可作如是理解：广义上是指人们对之以为无可奈何的某种必然性，而狭义上则指个人一生的际遇、穷达之分。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④之“命”，即是从广义而言；而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⑤之“命”，则是从狭义而言。广义的命，既然是“莫之致而至者”，那就是不可知的。而狭义的“命”，则是可知的。

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之“命”^⑥，还是狭义之“命”。其意思无非就是说：人到了五十岁就可以完全能够知道自己穷达之分了。所谓穷达，即是指受穷还是发财、是做官还是为民、是当大官还是当小官等个人际遇以及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亦即我们今

① 《论语·宪问》。

②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28《行述》。

③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2《郊宗议》。

④ 《孟子·万章上》。

⑤ 《论语·尧曰》。

⑥ 《论语·为政》。

天所说的“使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熙宁二年(1069年)担任参知政事时，年四十九。其撰成《易解》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开始对“知命”进行认真思索的年龄，但尚未达到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境界。因此，王安石在这个时候称“不知命”，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说“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的意思即为：对于自己的穷达之分，不要去刻意探求，只要是具有使命感，那就是“知命”。其所阐发的无非是君子对个人一生的际遇、穷达之分所应采取的态度。

朱熹注《论语·尧曰》时，引用程颐之语，对“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作了说明：“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这个意思，与王安石的“知命”应是相同的。

王安石也承认个人命运是由上天安排的。《睽卦·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睽卦》之象为101011。其象辞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王安石注解曰：“九二在下而载己，九四在上而引己。命者，吾所受于天也。上九疑而欲劓之，非吾有以取之，所谓天地志应而不为邪。上九终有以明之，二刚亦不能为患。”^②

《泰卦·九三》之象为000111，其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王安石注解曰：“天之际地而平也，其卒无不陂；地之际天而往也，其卒无不复。艰正以外之，乃无咎。不恤上之孚，己则于食有福。苟恤其孚，思有以取信于上，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则不敢直己以行志。离道失义，无不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4。

为矣。”^①

“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并非清代学者何焯在其《困学纪闻笺》中所说的“此特辅嗣清言”，而王安石一生恪守的处世原则。从州县小吏到执政宰辅，再到退居金陵，他始终能够坚持“以不求求之”、“直己以行志”，其思想基础也正是建立于此。

^① (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2。

第九章 王安石《易》学的影响及评价

一、王安石治《易》的特色

如前所述,宋代学者治《易》,虽流派众多,但无论义理派还是象数派内部,各家之间因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在象数派中,刘牧推崇河图洛书,提出各种图式解说《周易》原理,被称为“图书之学”,可称《易》图派。其后,周敦颐注重讲象,可称《易》象派;邵雍在讲象、说图的同时,更著重讲数,将汉唐《易》学中的象数之学进一步哲理化,特别是数学化了,可称为《易》数派。南宋朱震则对象、数之学作了一次总结,为象数派《易》学提供了一套理论体系。宋代象数流之所以讲象数,无非也是想从象数的角度填补王弼注《周易》完全不讲象数的学术空白而已。在义理派中,程颐、张载竭力排斥王弼《周易注》中的老庄玄学观点,但程颐偏重取义,形成了理学派的《易》学体系,而张载偏重取象,形成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而苏轼等人则不仅援老庄,而且援释教以解《易》。南宋朱熹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及其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易》学体系,对以后几个世纪《易》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还有以杨简为代表的心学派《易》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的《易》学。

王安石治《易》属义理派,然其治《易》方法在义理派中又别具

特色。他素来认为“《易》不可类推，不可意求也”^①，因此不用汉人的伏卦、互体等卦变之说，而采取了比较平实的治《易》方法，即由文字训诂而及义理。

南宋学者员兴宗曾对苏轼、二程、王安石三家治学特点做过一番比较，说：“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② 这里所谓“临川学”虽是泛指王安石的新学体系，但无疑也包括了王安石的《易》学。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是“名数”？据《汉语大词典》解释，其有五种意思：1、名位礼数。2、姓名职司。3、名籍户籍。4、名目。5、数名。过去一般研究王安石思想者，都将“名数”解释为名位礼数。如《左传·庄公十八年》曰：“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再如程颢《上神宗十事》所言：“礼制不足以检飭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③ 这些所谓“名数”，都是指政治等级，其引申意也可泛指政治制度。

但员兴宗所谓“名数”，除政治等级、政治制度之外，主要是指正名辨义。

《宋史·陆佃传》记载：“（陆）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晁说之《晁氏客语》曰：“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蔡渊弟子翁酉在《太极图解序》曰：“况时之人察理未精，讲论未明，徒务新奇，泥于名数，而不思无极者，乃至极之所得名，不知太极者，即不可加之至理。”^④

① （宋）杨彦龄：《杨公笔录》。

② （宋）员兴宗：《九华集》卷9《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

③ （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149。

④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71《蔡氏渊太极图解》。

其所谓“名数”，无非都是指文字训诂、概念解释而已。

在王安石新学体系中，注重训诂是其一大特色。这也就是王辟之所谓“公（指王安石）之治经，尤尚解字”^①。王安石晚年所著之《字说》乃其集大成者。而《字说》之滥觞，实发端于《易解》。《易解》一书，是王安石《易》学的主干，大约撰成于宋仁宗康定至嘉祐间，也是王安石最早的学术著作之一。在《易解》中，王安石在承袭王弼《周易注》讲求义理的基础上，也重视汉学的研究方法，即对训诂尤为注重，并藉此开新意，以对《周易》义理做进一步的解说和发挥。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治学，也注重文字训诂功夫。周密曾对其治学方法有一评说：“伊洛之学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渊洽精诣，盖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下之妙；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余蕴。必若是，然后可以言道学也已。”^②因此，朱熹对王安石《易解》评价甚高，说：“《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③

即使是程颐，其对王安石的《易解》在总体上也是推重的。他不仅勉励从弟程颖要熟读王介甫《易解》^④，还对弟子杨迪说过：“《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⑤直到晚年，他还是坚持认为：“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

① （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10《谈谑》。

②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1《道学》。

③ （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78《尚书一》。

④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5。

⑤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9。

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①程颐治《易》，原本“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极处”^②，他之所以推重王安石《易解》，无非也是看重王安石《易解》的文字训诂功力。

南宋初，被称为“伊川三魂”^③之一的杨时诬蔑王安石新学为“邪说淫辞”，对其《易》学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讦：“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于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语若非以见问，终说不到。如某与定夫^④相会，亦未尝及此语。某常疑定夫学《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于《易》，只是理会文义，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纵说得分明彻了，不济事。《易》不比他经，须心通始得。如龚深父说《易》，元无所见，可怜一生用功都无是处。”^⑤但由其说而反观之，也可以看到：无论怎么讲，杨时也不得不承认王安石治《易》的文字功力深厚和对《周易》文义理解的正确性。

《周易》是由文字系统与符号系统组成的，而其符号系统即为由阴爻和阳爻所构成的八卦——由三爻构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8 个经卦。除去其文字系统之外，王安石治《易》，通过所谓“观象”，对其符号系统的解说也独具新意。

我们知道，《周易》的符号系统具有象征意义，即《系辞上》所谓

①（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 5。

② 南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记载：“绍兴初，秦桧引伊川门人胡康侯入经筵，一时善类多位于朝。及桧罢，吕相、朱相尽逐之。明年，赵忠简为相，尹和靖以布衣入讲，士大夫多托称伊川门人进用。桐庐喻樗自选人除正字，中书王居正行诰词，时号‘伊川三魂’：鼎为尊魂，居正为强魂，杨时为还魂，言时死而道犹行也。鼎去国，司谏陈公辅言程氏之学狂怪，榜郡国禁之。”

③（宋）周密：《齐东野语》卷 11《道学》。

④ 游酢（1053—1123 年）北宋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字定夫，一字子通。学者称晦山先生，亦称广平先生。师程颐兄弟，与谢良佐、吕大临、杨时号为“程门四先生”。元丰五年（1082 年）进士，为萧山县尉。以大臣荐，为太学录，迁太学博士，教授颍昌府。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及和、舒、濠三州。卒谥文肃。著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及《晦山文集》。

⑤（宋）杨时：《龟山集》卷十三《南都所闻》。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各经卦象征着若干不同的事物。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於地也为黑”；“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敷、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於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於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於舆也，为丁躐。为通、为月、为盗”；“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於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於地也，刚卤。为妾、为羊”。8 经卦相互组合，再构成 64 别卦。每个别卦分别由内卦（下卦，《左传》又称“贞”卦）和外卦（上卦，《左传》又称“悔”卦）组成，而内卦和外卦的不同组合又构成新的象征意义。如《蛊》100110，下卦为巽，上卦为艮，《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而王安石却通过对其卦象分析，得出新的解说：“少男长女必惑，山下有风必挠。《蛊》者，挠惑之名也。为天下之蛊者，事也，故为《蛊》。”^① 因此，所谓“观象”，也就是对《周易》卦象所构成的象征意义进行结构性分析和类比推理，以得出所谓由文字表述的“义理”。

朱熹曾批评程颐说：“《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会。如巽而止，则成蛊；止而巽，便不同。盖先止后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将去，故为渐。”^② 但王安石治《易》，对观象却极为重视，也有

①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 30《卦名解》。

②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 30《卦名解》。

不少精妙的解说。这与程颐治《易》不“理会”内外卦的路数迥然不同。而且,王安石通过治《易》,到后来又将其“观象”之法运用于《字说》的撰写之中,以“会意”之法取代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之法,对汉字进行解说。

黄建荣先生认为:“王安石的‘会意’与‘六书’中的会意并非等同。‘六书’中的会意是属于汉字的造字法之一,按许慎的解释是“比类合谊(义),以见指撝”,意思是说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形体的意义合起来组成一个新字,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而王安石所用的“会意”之法,实际上是“六书”中会意的延伸,即不仅用来解释会意字,而且用来解释形声字,甚至用来推求语源或用来解释各类字的引申义和阐述他所认为的、所需要的内涵意义或变通意义——‘三经’中的意义。”^①

王安石为什么会不用传统的汉书“六书”之法、而用这种“会意”的方法来解说汉字呢?在《熙宁字说》中,王安石自己对此有一清楚的说明:“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二而生,生至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与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② 这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文字出自然,与“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完全一样。因此,王安石在《字说》中所用的“会意”之法即是其《易》学中所用的“观象”之法。由此可见,王安石早年因治《易》而形成的《易》学特殊思维方式,对其晚年撰写《字说》的影响之深。

① 黄建荣:《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4。

二、王安石《易》学传人及影响

王安石学识渊博,地位显赫,因此他一生中在文学、文字学、经学等领域有许多门人弟子。而经学最为著名者,据清人全祖望的总结,有“耿南仲、龚原之《易》,陆佃之《尚书》、《尔雅》,蔡卞之《诗》,王昭禹、郑宗颜之《周礼》,马希孟、方慤、陆佃之《礼记》,许允成之《孟子》”以及“陈祥道之《论语》”^①。

其中,治《周易》者除去耿南仲、龚原外,还有顾棠、沈季长。顾棠著有《周易义类》三卷,沈季长著有《周易新义》二卷,但均已佚失。

耿南仲(?—1130年)字晞道(一作希道),两宋之际开封府(治今河南开封)人。师事王安石,长于《周易》。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历任提举两浙常平、江西转运副使、辟雍司业、知衢州等职。政和二年(1112年),以礼部员外郎为太子右庶子。在东宫十年,迁太子詹事、宝文阁直学士。钦宗即位,拜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迁尚书左丞,进门下侍郎。对金主和,力主割地。高宗立,累贬为单州别驾,临江军居住。著有《周易新讲义》十卷(一作二十卷),今尚存六卷,《震卦》以下均缺佚。

尽管在哲宗绍圣以后,耿南仲的《周易新讲义》与王安石的《易解》、龚原的《易传》(《周易新讲义》),均成为举子必读之书,但耿南仲的《易》学成就却远不及龚原。

龚原撰有《易传》(《周易新讲义》)十卷与《续解易义》^②,为王安石《易》学之嫡传。

邹浩在《括苍先生〈易传〉叙》中对龚原《易传》作出了极高的

① (清)全祖望:《鲒埼亭记外编》卷23《陈用之〈论语解〉序》。

② 请参见本书附录二:龚原生平及《易》学著述考。

评价：

《易》之旨不明于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莅天下，于是造士以经，表通经者讲于大学以训迪四方。时陆公佃《诗》、孙公谔《书》、叶公涛《周礼》、周公常《礼记》，而先生专以《易》授，诸公咸推先焉。

先生盖王文公门人之高弟也。三圣之所秘，文公既已发之于前；文公之所略，先生又复申之于后。始而详说之，终以反说约，故自熙宁以来，凡学《易》者，靡不以先生为宗师，因以取上科、跻显仕、为从官、为执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动一时者踵相蹶而起，至于今不绝也。先生之于斯文岂曰小补之哉！

某获从先生游二十余年矣。始见之广陵，乃先生废黜之后也，听其言而观其貌，未尝戚然，犹在太学也；中见之京师，乃先生复用之初也，听其言而观其貌，未尝欣然，犹在广陵也；晚见之西垣，又见之东省，又见之中台，先生之所以出入进退，固已数数然矣，恬不以为欣，戚亦无异于前日也。顷闻其歿，初无甚苦，一旦正坐，若隐几然而逝矣。庄子曰：“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然则先生之于《易》，非徒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使人拟议以成其变化，亦《易》而已。后之学者果忘言而忘象，虽捐书可也，若犹笃志于韦编，则先生之说方且与《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于序乎？姑以夫可以形容者塞其子见属之意云^①。

龚原作《易解》（《周易新讲义》），撰有自序，对《周易》的本质、

^① （宋）邹浩：《道乡集》卷28。

原理及作用作了概括性说明。尽管他将《周易》视为宇宙的总规律、总法则，确有言过其实、将《周易》无限神化之嫌。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他治《易》的原则和方法：

《易》之为道，体之则为神，用之则为《易》，由之则为道，听之则为命。言虽不同，其实一也。故无常体也，而以万物为体；无常名也，而以万物为名。天地之间，高者下者、小者大者、动者植者，无物而非《易》也；一阴一阳、入化密移、消息盈虚、新故不停、终而复始，无时而非《易》也。无物而非《易》，则是无乎不口也；无时而非《易》，则是无乎不为也。故仰而观之，则《易》在天；俯而察之，则《易》在地；中而求诸人，则《易》在人。远近纵横而取之，则亦随所取而得焉。古之圣人之于是也，常以所独在己，而后以所同与人。故体而行之，则见于德业；言而明之，则见于书。以道也而皇，以德也而帝，以业也而王。变化因革，各以其时。此体而行之者也。其象不可见也，则作八卦以示其定象；其变动不可穷也，则因八卦而重之。其理于义也，则卦为之，象象爻，系之辞焉。此谓之言而明之也。体而行之，犹蓬芦也。其迹无足数者，言而明之，其书具在，其义则可言也。《系辞》曰“神无方，《易》无体”，则是《易》之所在，盖不可以方体言也。方体之中，备《易》之道，具《易》之位。可指以示人者，唯天地人之三才。故作八卦之初，则肇以三画以象三才之定位。至重卦而备六爻，以象三才之变动。《说卦》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也。《系辞》又曰“生生之谓《易》”，则是大而为天地，细而为万物，无不待《易》而口也。口口之中，其才足以配八卦，其象足以明口口八物，故作为《乾》、《坤》、《震》、《巽》、《艮》、《兑》、《坎》、《离》之八卦，则象以天、地、雷、风、山、泽、木、火之八物，《说卦》所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

搏；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是也。故以八卦而言，重卦则八物者象也。而六十四卦者，其变也。学《易》者因象以穷变、因物以明道，可也。杨雄之言《太玄》也，曰：“谨问其姓，而审其家。观其所遭遇，剧之于事，详之于数。逢神而天，触地而田之，则玄之情也。”得矣！此学《易》之说也。

从这段文字中很容易看出龚原更多地汲取了王安石、王雱等人《老子注》的成果，推明“老子之言可协于《易》”^①的思想，以老庄释《易》，从新的角度阐述了王安石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逻辑方法，肯定在天道与人道、自然法则与人文法则这种天人关系中，天道、自然法则为本，人道、人文法则为末，本末可以统一。而《周易》则是自然天道的抽象概括，因此，“无物而非《易》，无时而非《易》”。

在《易传》（《周易新讲义》）中，正如邹浩在《括苍先生〈易传〉叙》所言，龚原对《周易》解说的重点确实是放在了“文公之所略”上。但是，对于王安石《易解》或《易义》的精华，龚原也做了相当程度的保留。

例如，王安石对《井卦·九三》“井渫不食，为我民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的解说

是：

此托殷之公侯时有贤者独守汤法而不见任用，谓微箕之伦也。恻，伤悼也。周德来被，故曰“求王明，受福”。子求王明，孔子^②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

① （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一所引王雱之注文。另据尹志华先生考证，这段注文应为王安石的注文。见尹志华《北宋〈老子〉注研究》第15页。

② 孔子：应为子贡。王安石此为误记。

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

而龚原的解说是：

以此正养其性而达之于行也。刚则无欲，正则无邪。虽在下体，而能以直养气，顺而通之，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故曰“井渫不食”，与井泥者异矣。其德正，故为我心恻。诚，足以感人矣；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位应，故“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明”足以趋时也。在阳而不杂于阴，可谓诚矣。有应，而能以不求求之，可谓明矣。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在解释“恻”字上，两人着眼点绝不相同。王安石只是将“恻”直释为“伤悼”，龚原却不再直释“恻”字，而是由此展开来讲“德”、讲“诚”。王安石对“王明”之“明”作“开明”和“明智”讲，而龚原则引申讲其“足以趋时”。但在“以不求求之”这个基调上，两人则是一致的。

金生杨在《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一文中指出：“王安石多以孟子的思想来解《易》”，“将孟子思想纳入《易》学中来，深化了易学中的义理成分”，“在《易》学史上，王安石以孟子的思想注《易》是独到而有新意的”，“王安石在《易解》中大量借鉴、吸收并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是密切的”^①。而龚原治《易》，也继承了王安石以孟子的思想注《易》的手法。上引龚原对《井卦·九三》的解说中便有对孟子原话的引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而其“养气”之说，更是孟子“养吾浩然之气”的发挥。

① 该文刊载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在对《井卦·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的注解中，龚原有曰：

此欲达其性而不由其道也。性出于命，德出于道。以性至命，以德至道。行其所无，事则智矣。不由其道而以人为旁行，是以智为凿也。九二有中而不能以出为功，“井谷射鲋”者也。谷者，水注也。鲋，物之在下而污也。非所与而与之，虽引而上亦敝漏而已矣。此孟子所谓“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在对《井卦·六四》“井，无咎。象曰：井，无咎，修井也”的注解中，龚原又云：

此以正修其性而归之于道也。性未尝不由道，而旁行者任情以动而无防之故也。有信以治其伪，则生于内者诚；有礼以治其怠，则作于外者善。虽未足于德施而其私淑艾也，物有不能动其心矣。六四在上体而性趋下，不以出为功而能静以正，故“井，无咎”。“修井”者，与井谷者异矣。

除引用孟子之语外，龚原治《易》，更多地谈到了道德性命。由此可见，龚原一方面沿着王安石治《易》的思路前进，而另一方面，在对心性义理的阐发上，他又远远超过了王安石。

尽管如此，龚原对王安石《易解》或《易义》的训诂成果也并未忽视，而是尽可能地加以利用。王安石治《易》中所使用的训诂方法，龚原也时有运用。例如，在对《家人》和《旅》卦名进行解释时，王安石曰：“巽，人也。入而丽乎内，所以为《家人》。艮，止也。止而丽乎外，所以为《旅》。”龚原在解说《杂卦传》时则曰：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者，天理也。“穷大者必失其居”

者，人为也。“入而丽乎内”者，家人也，故穷则为乖。“止而丽乎外”者，旅也。

此外，王安石治《易》，喜欢用会意之法释字。如释《咸卦》之“咸”字，王安石即曰：“有心曰感，无心曰咸”。而龚原释“吉”字，则曰：“故制字之法，以士之口为吉。”^①另据项安世《周易玩辞》卷十三记载，龚原释“悔”、“吝”二字，也是用王安石释字的手法：

龚深父曰：“悔”，从心从每，心每有之不忘，故积之而成吉。“吝”，从文从口，口以为是而不改，故积之而成凶。

龚原的《易》学在北宋后期有着宗主地位。邹浩所谓“故自熙宁以来，凡学《易》者，靡不以先生为宗师”之语并非虚语。然而，到两宋交替之际，杨时却对龚原的《易》学成予以全盘否定，称：

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于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语若非以见问，终说不到。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此语。某常疑定夫学《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于《易》，只是理会文义，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纵说得分明彻了，不济事。《易》不比他经，须心通始得。如龚深父说《易》，元无所见，可怜一生用功都无是处^②。

杨时否定龚原的《易》学成就，意在贬低王安石，只是出于南宋初年的政治需要，而完全没有学术标准和学术良知。

生活于两宋之际的徐度在其《却扫编》卷中记载有一则轶事：

① （宋）龚原：《周易新讲义·系辞上》。

② （宋）杨时：《龟山集》卷十三《南都所闻》。

·赵峻字德进，宋城人。少治《易》。时龚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见。峻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则徒步往见，独携饼十数枚以行。既至其门，求见，主人问以借书之事，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峻辞曰：所为来者欲见《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峻阖户，昼夜写录，饥则啖所携之饼。数日而毕，归书主人，长揖而还。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门久，方应。窥其何为，则抄书如平时。其励志如此。后数年，始登科，然适以刚，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荐为勅令所删定官。方改京秩，晚节益不喜仕，筑室南都城北。杜门不交人事，有园数亩，杂植花木，日居其间，乡人目之为独乐园。然晚复再娶，年颇相悉。刘待制器之戏曰：岂谓独乐园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乡人竞为迁徙计，峻独留乡里自如。及刘豫僭号，起为郎官。闻命，不食，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余矣。

文中所谓“先公”，乃徐度之父徐处仁。徐处仁是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可见赵峻去考城一士人家中抄录龚原《易解》乃元丰年间之事。赵峻卒于刘豫建立伪齐政权之年，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赵峻卒年七十余，元丰间约30岁左右。作为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寒门学子，能从宋城（旧治在今河南商丘西南）赴考城（旧治在今河南民权西南）向人借书抄录，可见龚原《易》学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大。这是对杨时贬低龚原治《易》“可怜一生用功都无是处”的最有力的反证。

这里所谓《易解》，当指龚原的《续解易义》。尽管它不是《易传》，但考虑到两书之间的承继关系，也能间接看出《易传》的影响。试想，如无《易传》擅名于世，龚原《易解》岂能在一问世便有如此的社会影响力呢？另外，作为同一作者的两本《易》学著作，在逻辑和

历史关系上,《易传》与《续解易义》也是统一的。

三、王安石《易》学在新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安石的“新学”,过去一般指《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然而实际上,新学并不仅限于这四种书。应该说,王石安的《洪范传》、《老子注》、《易解》或《易义》、《淮南杂说》等,也都是新学的重要著作。

新学初步形成于宋仁宗后期。王安石执政后,新学遂为官方之学。由此开始,直至北宋灭亡的近六十年里,新学除在元祐初年曾略为受挫外,可以说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学派,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

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何恭的人曾写下了一篇千言长诗,献给苏轼。这首鸿篇巨制,可谓北宋中期诗文革新和学术更张的长篇史诗。兹移录如下,以见王安石的“新学”之气势:

昔日欧阳心独苦,
搜罗天下文章虎。
未逢贾马嗟谁与,
昆体文章正旁午。
一得眉山老翁语,
始协平生好奇古。
騞腾鸷鹫螭虬侣,
锦绣肾肠终日吐。
眉山跨马挟双龙,
迤逦欹斜剑阁东,
一息万语光群雄。
是日鲁酒归淳醲。

仁庙当朝起数公,
四时阖闾来清风。
眉山秉笔摩苍穹,
稽首献议何雍容!
是时庆历主嘉祐,
东省西垣半耆旧。
一代伟人争入彀,
天开黄阁咸虚受。
公时脱颖眉山后,
歆向机云同一奏。
建安数子空鸣脰,
集贤学士皆笼袖。

玉人发马下天阶，
华盖星边捧诏来。
天子延英不浪开，
为公此日深徘徊。
金吾侍侧天颜低，
上列四辅前三台。
相与畴咨将相材，
飘然八骏先龙媒。
西京应制十八九，
贾董褒然为举首。
此辈昂藏希世有，
刘蕡又作蛟龙吼。
观公举劝斯人手，
玉壶破碎珠囊剖，
许国诚心仍贯斗。
识者谈之不容口。
天公一见列诗曹，
指点姮娥供兔豪。
公歌数曲风刁刁，
若耶溪上皆停桡。
郢客掷笔不敢操，
楚人往往收离骚。
李杜藩墙不甚劳，

太白脱却官锦袍。
东风颠入五湖里，
万籁声声哭龙耳。
河伯江妃愁欲死，

只恐将来捞见底。
南登灞岸将何以，
直节壮怀聊自倚。
养得身长数千里，
天地一夜风雷起。
官家内相能几人？
几人到此陪经纶。
天语叮咛下降频，
金莲烛畔窥龙鳞。
日曝花砖暖绣裯，
钁金佩玉何申申！
姮娥唤作真麒麟，
焉知韩李非前身？
龙楼漏箭铜壶挹，
隐约六街骢唱入。
传宣使者翩翻集，
月题控马天门立。
锦笺琼管尚书给，
九韶忽然如俯掖。
宸恩四海周流及，
武帝王封乃平揖。
我宋修文偃武初，
词林翰苑新扶疎。
宴仪陶穀端何如？
峩冠曳履承明庐。
草昧功名尚武夫，
讨论润色姑徐徐。
剪夷五代尊图书，

墨客稍稍跻天衢。
中间作者相踵武，
请试从头为君数。
真宗皇帝观神宇，
杨亿风流玉堂处。
倾金注瓦横罍俎，
大笑哄堂任豪举。
逡巡百尺江南楮，
密扫煤烟骤如雨。

六一超然又不同，
陈言万纸一洗空。
晋宋齐梁不待攻，
两汉直抵元和中。
龙骧凤举扶桑东，
五采射日吞长虹。
满堂玉磬谐金钟，
纷然和者如笙镛。
木铎可怜声独悄，
一振铿然须大老。
伊说数公无处讨，
萧曹丙魏规模小。
马迁班固工品藻，
出处行藏何太少！
升沉将相侯王了，
经天纬地恁谁好？
信知风采古为多，
尧舜文章焕若何！

东作西成南已讹，
真人更集满蓬坡。
夷夔礼乐俄森罗，
黼黻郊庙金盘陀。
羽毛率舞呈天和，
高阳才子前赓歌。
君哉顿起一俞尔，
执简抽毫无及矣。
周公整顿乾坤已，
开辟明堂复如此。
从头制作轩辕始，
海兽山禽咸献美。
衮冕分明圭玉侈，
六代光华谒天子。
日月星辰绩九天，
虫鱼草木绘山川。
群圣文章想亦然，
百家妙理何周旋！
离离黍稷春风前，
东周一去追无缘。
帝德王功只仅传，
庙堂急管催繁弦。
巍哉孔子尊如帝，
矫之孟轲天莫制。
斯文未丧今何在，
邹鲁邈然安可再？
扬雄力寡知无奈，
天禄校书真末计。

江海悠悠百川逝，
回首相望几千载。

熙宁天子悯斯文，
转展搜扬到海垠。
丞相王公举趾尊，
委蛇二老西来宾。
咀嚼六经如八珍，
补苴东鲁锄西秦。
天子资之又日新，
八风自转成天钧。
顷从孟子驱杨墨，
他日淫词又榛棘。
丰镐荒凉天空碧，
庸孟书中几充塞！
金陵为此深求直，
二十年来人稍识。
求之左右逢星极，
内圣外王真准的。
古人效学岂文辞，
堂陛之间意已移。
彝何虎雉尊何牺，
云何簠簋如灵龟。
不然制作知无时，
反鲁《诗》《书》一贯之。
明明古训识者谁？
百家效语如婴儿。
蝌蚪六书藏屋壁，

岂比钟王论笔迹！
会通意象如作《易》，
不假语言含妙德。
尚从对偶音声觅，
洙泗文章少平仄。
解到雕虫童子识，
斯人稍得扬雄力。
熙宁论撰亦何惭，
况把先儒众说参！
举世传经作指南，
辟雍泮水堆牙签。
或者嚣然痛欲歼，
安得诸儒口遂钳！
圣主贤王实用金，
公尝一语令师严。
翻思偃蹇熙宁末，
苦信古书由世拙。
金陵户外履成列，
称衡一刺终漫灭。
彷彿五经无二说，
堂堂万里星中月。
欲论西汉谁优劣，
忽然吟蝉风咽咽。

边韶性懒读书顽，
病甚相如下笔慙。
敢望言如雾豹斑，
担簦负笈徒间关。

沂水春来初解颜，
浴沂童子弥春湾。
先哲如龙尚可扳，
鼓瑟从之岂浪闲！
可怜道德共耕猎，
何苦侯门侯弹铗？

不挟而来聊自愜，
翩然梦尔飞蝴蝶。
饮中数子刘伶侠，
江外主人张翰摄。
短舸下水轻仍捷，
落帆解舵吴山胁。

在这首长诗后，生活于宋末元初的周密还写有一段评论：“此诗铺舒曲折，可谓费词。然大意不过谓欧苏辈止作得词章一路，若孔孟著述、周公礼乐，必归金陵。自此种议论流行，后来绍述小人极其缘饰，直令荆舒配食孔庙，真足发千古一笑耳。然从此遂开伪学一途，动以圣贤自处，兴言立词，笼驾天下，而清明宇宙竟作魑魅场矣，不可谓非钦圣^① 辈邪流附和之遗毒也。”^②

姑且不论周密对王安石的偏见和作者何恭的夸张，仅就周密所概括何恭之诗“欧苏辈止作得词章一路，若孔孟著述、周公礼乐，必归金陵”的主旨，就可见王安石“新学”在当时的地位。

但是，在王安石“新学”中，其《易》学又居于何等位置呢？

耿亮之先生在《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易》学，认为：“王安石多次强调教化为本而政教刑政为末，不知王安石《易》学，不晓新学之性命义理。视《三经义》特别是《周礼义》为新学主干，与舍本求末者何异哉！”^③ 但李俊祥先生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个观点是偏激的，未能表现出王安石思想发展的进程。”其依据如下：

① 何恭字钦圣。

② (宋)周密：《浩然斋视听抄》。

③ 该文载《周易研究》1997年4期。

和《诗》、《书》、《周礼》相比较,《易》为谈理之书,而尚未达到理事圆融、道政合一,因此,王安石执政时所颁行的《三经新义》即不列《周易》,这是王安石道、政、学合一思想的反映。就王安石本人学术思想的演化来说,他早年对《周易》十分推崇,后来则少有研究^①。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之处。

《易解》虽然是王安石早年所作,但他对《易解》的修订从未中辍。到熙宁年间,他又将14卷的《易解》增订为20卷的《易义》^②。从熙宁四年(1071年)宋廷颁布的贡举新制看,《诗》、《书》、《易》、《周礼》、《礼记》是进士的主要考试科目^③。在这种背景下,从《易解》到《易义》的改名,再联系《三经新义》中的《诗义》、《书义》、《周礼义》中的“义”字来分析,可以判定:王安石开初确有将《易义》与《诗义》、《书义》、《周礼义》同立于学官的打算,只是后来放弃了。

王安石做此放弃的原因主要是“自谓少作未善”^④,对20卷《易义》仍自觉不满。这是王安石的谦虚,反映了他学术态度的严谨和治学精益求精的精神。

《周易》无善解。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三传》、《尚书》、《周易》是三部难度最大的经书。《春秋三传》难在繁杂,《尚书》难在文字,《周易》则除了文字困难外还有象数之高深莫测。唐人编定《五经正义》,而据朱熹的评价,也是“《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⑤

实事求是地说,在熙宁之前,王安石的《易解》在学术上至少能

① 李俊祥:《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第60页。

②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8记载,熙宁八年九月辛未记事。

③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记事。

④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⑤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与王弼、胡瑗比肩齐名，三足鼎立。不然，程颐就不会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这样的话，朱熹也不会说“《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三经义》（《诗》、《书》、《周礼》）是后来作底，却不好”这样的话了。而在熙宁以后，由于政治需要和王安石显赫的政治地位，王安石的《易解》或《易义》在《易》学领域虽不能说是“高山仰止”，但居于他人莫能望其项背的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

熙宁八年七月，宋廷将《三经新义》正式立于学官。由于《三经新义》是科举教材，因此其凭借学术影响力，与后出的《字说》一起，在荆公新学中有着显著的地位。而王安石的《易解》或《易义》与龚原、耿南仲的《周易新讲义》一起，虽作为科举考试的准教材，同样也有着重大的学术影响，但在熙宁八年以后，其地位明显不如《三经新义》和《字说》重要了。

然而，《周易》在儒家经典中有着独特的哲学架构和内涵。在宋代，无论何人要想创立其学术体系，不以《周易》作为哲学支撑，那他就难以真正形成大气候，按宋人习语说，也就是缺少“气象”。南宋初年胡安国以《春秋》学轰动一时，那不过是建立在南宋朝野大反王安石新学的特殊条件下的。

在宋仁宗庆历、嘉祐之际，王安石以作《易解》、《老子注》、《淮南杂说》而崭露头角、名动天下。其中，《易解》、《老子注》对王安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子》重出世而富于智慧，《周易》重进取而多论变易。对于主张经世致用、目睹庆历新政失败的王安石来说，《易解》的撰述对他坚定改革思想，其影响又岂能等闲视之！

即使是到了王安石执掌权柄的时期，《易》学也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有力武器，而不像李俊祥先生所说未达到“道政合一”的程度。如熙宁三年他引用《革》“己日乃孚”对神宗申明“革然后亨”，

反驳孔文仲试卷中提出的“亨而后革”之说^①。再如熙宁八年，他又引用《震》“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以己意解说：‘震惊百里’，乃能‘不丧匕鬯’。”^②以坚定神宗严治破坏变法官员的决心。

王安石撰写《易解》对他后来撰写《字说》的影响已如前节所论，此不赘言。

总之，《易解》与《老子注》、《淮南杂说》、《三经新义》、《字说》等著述一起，共同构筑了荆公新学。这是一根完整的学术思想链条，任何一个环节也不可或缺。虽然王安石《易》学不至于像耿亮之先生所言“不知王安石《易》学，不晓新学之性命义理”，但《易解》作为荆公新学的基础和起点、《易义》作为荆公新学发展鼎盛时期的重要学术思想组成部分，与荆公新学的形成、发展、成熟、鼎盛、衰落相始终，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5，熙宁三年九月壬子记事。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65，熙宁八年六月甲寅记事。

附录一

《黄氏日抄》中的“临川王氏”考

南宋大儒黄震的《黄氏日抄》中共有 5 处引用了所谓“临川王氏”之说：

一、《黄氏日抄》卷六《读易》载：

（井卦）上六：井收勿幕。

自古注以及程朱诸家皆以上六处井之极，水已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声。临川王氏专主“收”作去声，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髻为义。井收者，井口之白，亦一井之体收于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则井之功毕矣。井甃者，所以御恶于内；井收者，所以御恶于外。收以御恶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说异众。虽未必然，而于事情为切，故录之以俟后来者详焉。审如其说，则“幕”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非幕帘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于井者也。

二、《黄氏日抄》卷六《读易》载：

系辞上：天尊地卑之变化见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说造化实体，乾坤定矣，一截是说《易》书。”临川王氏曰：“此言《易》书未作以前之《易》。虽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言自然之‘易’。”

三、《黄氏日抄》卷十六《读〈礼记·王制〉第五》载：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

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属，联；连，比；卒，伍；州，聚也。正、帅、长，八伯之属；八伯，又二伯之属。千里之外设方伯连帅，故宜有之五国、十国、三十国，亦宜或然。但州必二百一十国，恐不必然也。（临川王氏）

四、《黄氏日抄》卷五十九《读文集一·韩文》载：

临川王氏尝为诗以讥昌黎，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然世未有以其言为然者也。

五、《黄氏日抄》卷九十一《跋临川王氏〈系辞解〉》载：

《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则有理存焉。自晋人以《老》、《易》并言，遂矫诬圣经，以证虚无之学。至吾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复其本义。继此言《易》者纷纷，匪赅则凿，否则沦于虚无者。有以临川邹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继之解《系辞》，始明白守正，不袭用二先生之说，而理自然相符。其学识之正何如哉！然其书犹未显于世。虽其后人出以见示，犹自谦谦，谓不过平说尔。余尝考二氏与陆象山同以明经荐于乡，名声实相上下。象山以解经为非，至今名声振天下；二氏帖帖正理于自解经，没世而名不称。出奇者争传，守正者无闻，天下事每如此。既录其副，因三太息，书元本而还之。

但黄震所谓“临川王氏”，实有两人。一是王安石，一是王之佐。上引第二、四条的“临川王氏”无疑为王安石，但第一、二、五条均涉及《周易》，而只有第一条的“临川王氏”当为王安石，第二、五条的“临川王氏”则为王之佐。

黄震作《跋临川王氏〈系辞解〉》，在标题下有注，对“临川王氏”特别加以说明，称其名为“之佐，字国材”。

从上引第5条《跋临川王氏〈系辞解〉》中我们可以得知，王之佐与陆九渊同时，仅著有《系辞解》。由此可以判定：上引第1条所收“临川王氏”对《井·上六》“井收勿幕”的解说自然与王之佐无关，

显然是王安石之语。但第2条“临川王氏”对《系辞上》“天尊地卑之变化见矣”的解说则是出自王之佐。

另外,在《黄氏日抄》卷六《读易》的《系辞》部分,黄震还摘引了以下18条只标注“王氏”或“王”对《系辞》上和《系辞》下的部分内容的相关解说:

一、“刚柔相摩”以下

晦庵谓:“此言《易》卦之变化。”南轩谓:“《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间者。”王氏谓:“言自然之八卦。”

二、“乾知大始”云云

王氏谓:“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处者甚易简也。”

三、“圣人设卦观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书之未作,此言《易》书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圣人作《易》。”

四、象者,言乎象者也。……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释爻辞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义而言圣人设卦系辞、学者观变玩占之要也。”

五、易与天地准,……神无方而易无体。

王氏云:“前言《易》之书,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圣人用之如此。‘仰观’以下穷理之事与‘天地相似’以下尽性之事、‘范围天地’以下至命之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所谓裁成之也。”

六、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盗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圣人推其所独见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见，而得以善其言动也。”

七、《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释《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属之前章，《本义》属之后章，云：“恐是错简。”王氏曰：“疑在下系诸爻之后。”

八、乾坤，其易之蕴耶……或几乎息矣。

晦庵言：“是阴阳卦画。”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易’。‘易’与天地相无穷。”

九、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事业。

王云：“此言圣人用《易》致治。”

十、八卦成列，……禁民为非曰义。

晦庵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业。”又云：“‘天地之大德’以下，乃各自说去。”王氏云：“此言圣人以仁义参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十一、古者包牺氏^①……盖取诸《夬》。

晦庵曰：“此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圣人居大宝之位，然后能用《易》，以致利于天下。”

^① 包牺氏：亦作包羲氏。

十二、盖取诸益。

晦庵云：“‘盖’字乃模样是恁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尔^①，读《汉书》，所谓‘获一角兽，盖麟’云，皆疑辞也。”王氏曰：“取诸《益》之类，当时未有是卦。盖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且以《益》言之。虽未有《益》卦，而已有《巽》与《震》矣，合《震》、《巽》则为《益》。‘盖取’云者，夫子知前圣之心而言之也。”

十三、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以明失得之报。

晦庵曰：“《系辞》自此以下皆难说。”《本义》亦略矣。愚按：自此以下，张南轩、蔡节斋之解多分晓，王氏之解亦足以辅之，然终当以晦庵阙疑之义为主，难质言也。

十四、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此晦庵疑其有误者也。南轩曰：“行健为乾之类，当其名也。名既当，则刚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赜之类，正其言也。言既正，则辞之所指者可断矣。”蔡曰：“开为事物万殊，开而当名也。乾马坤牛之类，辨物也。利贞之类，正言也。吉凶之类，断辞也。《易》书备于此也。”王曰：“圣人作《易》，所以开明未悟者，名举其当，言举其正，所以开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谓当名。未然之辞不可断，必以言之已验者断之，是谓正言。”愚按：南轩以两项各相因，蔡说以当名辨物正言断辞作四项，王作两项，未知孰是。姑以晦庵所未解而录之。

十五、困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困民疑贰未决而易入之时，以

^① 云尔：原文漏“尔”字。此据《朱子语类》卷七十五补出。

济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报。失得，谓吉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济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贰之心交战也。圣人作《易》使知所为之失者其报必凶，所为之得者其报必吉。惩其失而矫之者，虽凶亦吉；恃其得而忽之者，虽吉亦凶。以此济民行也。”

十六、《易》之为书也，不可远。……道不虚行。

王言：“此章言《易》书所以载道，非其人则不自行也。”

十七、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晦庵曰：“此句未详，疑有脱误。”蔡曰：“‘出’，谓爻自内而往；‘入’，谓爻自外而来。‘以度’，谓出入皆有节度。‘外内使知惧’，如《夬》之变《乾》。出外而知惧也；如《剥》之变《复》，入内而知惧也。”王曰：“下卦为内，上卦为外。自内之外为出，自外之内为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知所惧也。”

十八、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

晦庵云：“晓不得说一个‘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杂物撰德’，杂阴阳二物以为德也。‘辨是与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则吉，失位则凶。要之以此，则可知其是与非也。”王曰：“合于理者为是，是之应为存、为吉；乖于理者为非，非之应为亡、为凶。不必至于存亡吉凶而后知辨是与非，则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圣人所以叹之，曰‘噫’。”

上列“王氏”或“王”，既然黄震不再详细区别注明，自然就是指的同一人。这也就是说，不是王安石，就是王之佐。但上列 18 条的内容，则多为讨论先天《易》与后天《易》、圣人与《易》的关系问题，而先天《易》是在邵雍之后始得大行。元朝胡一桂说：

朱子曰：伏羲、文王于《易》，只就阴阳以下说；夫子却就阴阳上发出太极来。《易》固是如此，先儒未尝道破者，盖以“释极、仪、象、卦章”从前未有分晓，至康节邵子传先天《易》而后，此章大明。朱子从而别白言之，其义益著^①。

邵雍的先天《易》，旨在“以发乾坤之蕴”^②。而王安石解《易》，则与邵雍的先天《易》无涉。由此可见，上列 18 条中所谓“王氏”或“王”，实指王之佐。

对此，如不加认真辨析，很容易就将其误认为王安石《易解》或《易义》的佚文。例如，清人查慎行撰《周易玩辞集解》，在《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一段下移录了一条相关的解说：

王荆公曰：“圣人作《易》，所以开明未悟者。名举其当，言举其正，以开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谓当名。未然之辞不可断，必以言之已验者断之，是谓正言。”

这条所谓王荆公之语，与上列 14 条完全相同，可见查慎行是从《黄氏日抄》中摘引的这段文字，但却将其中的“王曰”，误解为“王安石曰”了。

在前引《黄氏日抄》卷九十一《跋临川王氏〈系辞解〉》中，黄震称说：“有以临川邹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继之解《系辞》。”但在《黄氏日抄》卷六《读易》的《系辞》部分，黄震又摘录了“王氏”有关

① （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下篇。

② （宋）林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 1。

《说卦》部分的两条解说：

一、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晦庵解：“能赞化育天下和平而蓍生。”蔡氏曰：“神明，盖浑然未形者。圣人幽而赞之，则知有粲然之理，故大衍之蓍所由以生。”王氏曰：“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圣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则蓍之为物，特庶草之一耳，岂知其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与人接，圣人幽有以赞之而传其命，于是起大衍之数。”愚按：晦庵说极简明，但此章正言圣人用蓍，恐未必说到蓍未生前圣人赞化而致蓍生之事。故又录蔡、王二说以参之。

二、倚数

晦庵以为揲蓍时依，倚在这里。蔡云：“依也。数依乎天地。”王云：“数无常用，人倚之而有所托焉。”愚按：若如蔡说，既参之两之而又倚之，恐于地球上意重。合从晦庵。

以及对《杂卦》的一条解说：

王氏曰：“《序卦》先后有伦，《杂卦》则揉杂众卦以畅无穷之用。”愚按：《序卦》之后有《杂卦》，犹《既济》之后有《未济》，所以昭《易》之无穷欤？

因王之佐仅撰有《系辞解》，以上三条解说中的“王氏”，当为王安石而非王之佐之语。不仅如此，将上引《说卦》两条“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和“倚数”解说，与龚原《周易新讲义》相关部分做对比，我们也可判定这里所谓“王氏”的确是王安石。

龚原《周易新讲义》曰：

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

生蓍有道。幽赞神明者，生蓍之道也。倚数有法。参天两地者，倚数之法也。

幽赞者，反显相也。显相者，以事幽赞者。以道赞，非佑神也，犹赞者之赞也，宾主之意。赞者，通之神，明之德。圣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数，此之谓生蓍。

数者，有所本而为之也。参天为参，两地为两。天一、天三、天五，凡三，故参之而成九，地四、地二，凡二，故两之而成六。天地之数多矣，而参两之法取九六，以为用，此之谓倚数。倚者，有所托而见也。

上引“王氏曰”：“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圣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则蓍之为物，特庶草之一耳，岂知其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与人接，圣人幽有以赞之而传其命，于是起大衍之数。”

上引“王云”：“数无常用，人倚之而有所托焉。”

龚原之意大致与所谓“王氏曰”和“王云”相符。因此，上引“王云”之“王”当为王安石。

附录二

龚原生平及《易》学著述考

龚原,字深甫,一字字之^①,北宋处州遂昌(今属浙江)人,学者称括苍先生。“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②,而终身尊敬之。嘉祐八年(1063年),登进士第。娶王安石侄女为妻^③。熙宁四年(1071年),擢为国子直讲。元丰二年(1079年),坐受贿舞弊,追一官勒停。哲宗即位,复为国子丞、太常博士。改徐王府记室,加秘阁校理。元祐八年(1093年),出为两浙转运判官。绍圣初,召拜国子司业,旋兼侍讲。迁秘书少监、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建请以王安石所撰《字说》、《洪范传》及王雱《论语》、《孟子义》刊板传学者。故一时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

元符元年(1098年),权工部侍郎兼侍讲。为曾布所重,遭御史中丞安惇所攻,以集贤殿修撰出知润州。徽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兼侍讲,进给事中。因反对徽宗为哲宗服丧用两年之制,黜知南康军,旋改寿州。不久,因徽宗服丧改用三年之制,故得复为集贤殿修撰^④、知杭州,改知扬州。召为兵部侍郎,改工部侍郎。除宝文阁待制,知庐州。

龚原素与陈瓘友善。崇宁元年(1102年),因陈瓘弹劾蔡京而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17有《次韵龚深甫二首》,卷72有《答龚深父书》、《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但《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正文中又作“深甫”。彭汝砺《鄱阳集》卷8有《问龚深之疾往复》三首,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前》卷18有《与龚侍郎(深之)》一书。似乎“深甫”为龚原初字,而“深之”乃元祐、绍圣后之改字。《宋史·龚原传》、《文献通考》作“深之”,《东都事略·龚原传》则作“字深父”。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353《龚原传》。

③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99《长安县太君王氏墓志》。

④ (宋)周深:《乾道临安志》卷3《牧守》。

受牵连，入元祐党籍。夺宝文阁待制，管勾玉局观，和州居住。崇宁四年，移居湖州^①。大观二年(1108年)，出元祐党籍。起为知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

龚原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东都事略·龚原传》称其有“文集七十卷，《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宋史·艺文志》则称其有“《周礼图》一卷”，“《文集》七十卷，又《颍川唱和诗》三卷”，“《论语解》一部(卷亡)”，“《孟子解》十卷”，“《续解易义》十七卷，又《易传》十卷”；而《郡斋读书志》卷一(上)又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題》则称：“《易讲义》十卷，给事中遂昌龚原深之撰。”而宋人徐度《却扫编》称龚原著有《易解》，《宛委别藏》又收录有龚原《周易新讲义》十卷。

综观诸书所记，似乎龚原撰有不同名的《易》学著述六种，即《易传》十卷、《续解易义》十七卷、龚原注《易》二十卷、《易讲义》、《易解》、《周易新讲义》。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些实际只是龚原的两种《易》学著作，即《易传》和《续解易义》的不同版本而已。

南宋冯椅在其《厚斋易学》附录一中记述道：

耿南仲《解义》《中兴书目》：“《周易解义》，十卷，国子祭酒耿南仲撰。”《读书志》云：“《注》二十卷。”建本题《进周易解义》。

龚原《续解义》《中兴书目》：“《周易续解义》十七卷。”《读书志》云：“《注》，二十卷。”工部侍郎龚原撰。原字深之，括苍人，学者多师之。一十五卷后乃杂义，有释卦、释象、释象、辨重卦、辨上下位、辨上下系、辨古今篇。按，二家解义而晁氏为之“注”，且卷数多于书目，岂蜀本以“注”行邪？杨中立颇

^① (清)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5，崇宁四年九月乙亥记事。

不然之。

上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语乃节文，其原文曰：“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另据清人王先谦考证，称袁州本为二十九卷^①。由此可见，耿南仲的《周易解义》十卷、龚原的《周易续解义》十七卷，建本、蜀本、衢本、袁本各有不同书名和卷数。

耿南仲的《周易解义》，虽建本题为《进周易解义》，《四库全书》题为《周易新讲义》，但显而易见是同书异名。

《宋史·艺文志》所谓龚原“《续解易义》十七卷，又《易传》十卷”，很明显是认定龚原著有两种《易》学之书。《宋史·艺文志》所谓《续解易义》即《中兴书目》所谓《周易续解义》、徐度《却扫编》所谓《易解》、《郡斋读书志》所谓《龚原注易》，《易传》亦即《宛委别藏》收录的《周易新讲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龚原的《易传》十卷与《续解易义》十七卷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林衡（述斋），自号“天瀑山人”。他曾就这一问题有过考证：

《周易新讲义》十卷，宋龚原撰。原字深甫，又作深之，遂昌人，官至宝文阁待制。《宋志》著龚原《易传》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卷数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二十卷。“二”字疑美。《晁志》有云：“介甫《三经义》皆颂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偕行于场屋。”斯知当时盛传于世矣。若李衡《义海撮要》、赵汝楨《筮宗》、李简《学易记》、熊良辅《本义集成》、董季真《会通》往往援引龚说，互有出入，而又载今本不载之说。按：《宋志》又

^① 光绪十年王先谦校刊本《郡斋读书志》卷一。

著龚原《续易义》十七卷，则其所各书援引而今本不载者，或当出于《续义》。此其书在元时并存焉。若《永乐大全》所载，则皆袭《会通》。康熙《折衷》，亦似非原书拣出。及于查《文渊阁书目》，无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为“未见”。乾隆《四库总目》独录耿南仲《讲义》而不录斯编，则其为失传，意当无疑焉^①。

在《四库未收书提要·周易新讲义》中，阮元也怀疑龚原的《易传》就是龚原的《周易新讲义》：

（周易新讲义），宋龚原撰。原字深甫，遂昌人。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进士高第。元丰中，为国子直讲。官宝文阁待制。事详《宋史》本传。《宋艺文志》称原著《易传》十卷，《续解易义》十七卷，朱彝尊《经义考》则云“未见”。《东都事略》称原著有《易传》、《春秋》、《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并载有邹浩一序。按：所云《易传》，疑即是书^②。

以上对于龚原《易传》与《续解易义》关系的判断，林衡的见解和阮元的怀疑基本都是正确的。但我个人认为：龚原《易传》与《续解易义》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两种书，《续解易义》只是《易传》的扩展。《续解易义》比《易传》多出的部分，即《厚斋易传》卷一所谓：“一十五卷后乃杂义，有释卦、释彖、释象、辨重卦、辨上下位、辨上下系、辨古今篇。”

《易传》乃龚原早期之作。方勺《泊宅编》卷上云：“龚原字深









































① 日本文化四年(1807)刊刻《周易新讲义》跋。但林衡对《易传》与《郡斋读书志》所谓《龚原注易》二十卷之间关系的理解却有错误。

























② （清）阮元：《肇经室外集》卷五。

之,缙云人,尝著《易》书,舒王称之,后学之所宗也。”此所谓《易》书,当为《易传》。其写作时间应在王安石当政的熙宁时期,是对王安石《易解》的补充。其更名为《周易新讲义》,应在王安石谢世之后。而《续解易义》则作于元丰时期。

附录三

“1、0”标注法与卦象符号对照表

							
111111 乾	000000 坤	0100001 屯	100010 蒙	010111 需	111010 讼	000010 师	010000 比
							
110111 小畜	111011 履	000111 泰	111000 否	111101 同人	101111 大有	000100 谦	001000 豫
							
011001 随	100110 蛊	000011 临	110000 观	101001 噬嗑	100101 贲	100000 剥	000001 复
							
111001 无妄	100111 大畜	100001 颐	011110 大过	010010 坎	101101 离	011100 咸	001110 恒
							
111100 遁	001111 大壮	101000 晋	000101 明夷	110101 家人	101011 睽	010100 蹇	001010 解

 100011 损	 110001 益	 011111 夬	 111110 姤	 011000 萃	 000110 升	 011010 困	 010110 井
 011101 革	 101110 鼎	 001001 震	 100100 艮	 110100 渐	 001011 归妹	 001101 丰	 101100 旅
 110110 巽	 011011 兑	 110010 涣	 010011 节	 110011 中孚	 001100 小过	 010101 既济	 101010 未济

主要参考文献

古籍部分

书名	作者	版本
马王堆帛书《周易》	佚名	《续四库全书》本
《周易郑康成注》	(宋)王应麟辑	《四库全书》本
《增补郑氏周易》	(清)惠栋	《四库全书》本
《周易正义》	(三国)王弼、 (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疏	《四库全书》本
《陆氏易解》	(三国)陆绩撰 (明)姚士粦辑	《四库全书》本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	《四库全书》本
《周易口义》	(宋)胡瑗述 (宋)倪天隐记	《四库全书》本
《温公易说》	(宋)司马光	《四库全书》本
《东坡易传》	(宋)苏轼	《四库全书》本
《周易新讲义》	(宋)龚原	《宛委别藏》本
《周易新讲义》	(宋)耿南仲	《四库全书》本
《郭氏传家易说》	(宋)郭雍	《四库全书》本
《汉上易传》	(宋)朱震	《四库全书》本
《周易窥余》	(宋)郑刚中	《四库全书》本

《周易章句外编》	(宋)程迥	《四库全书》本
《易小传》	(宋)沈该	《四库全书》本
《童溪易传》	(宋)王宗传	《四库全书》本
《周易经传集解》	(宋)林栗	《四库全书》本
《大易粹言》	(宋)方闻一	《四库全书》本
《周易本义》	(宋)朱熹	广州出版社点校本
《周易义海撮要》	(宋)李衡	《四库全书》本
《厚斋易学》	(宋)冯椅	《四库全书》本
《丙子学易编》	(宋)李心传	《四库全书》本
《杨氏易传》	(宋)杨简	《四库全书》本
《周易要义》	(宋)魏了翁辑	《四库全书》本
《文公易说》	(宋)朱鉴编	《四库全书》本
《易象义》	(宋)丁易东	《四库全书》本
《周易玩辞》	(宋)项安世	《四库全书》本
《学易记》	(元)李简	《四库全书》本
《周易会通》	(元)董真卿	《四库全书》本
《五经稽疑》	(明)朱睦㮮	《四库全书》本
《读易述》	(明)潘士藻	《四库全书》本
《周易象旨决录》	(明)熊过	《四库全书》本
《读易余言》	(明)崔铣	《四库全书》本
《周易章句证异》	(清)翟均廉	《四库全书》本
《周易折中》	(清)李光地	巴蜀书社点校本
《周易玩辞集解》	(清)查慎行	《四库全书》本
《四书章句集注》	(宋)朱熹	《四库全书》本
《春秋左传注疏》	(晋)杜预注	《四库全书》本
	(唐)孔颖达疏	
《经义考》	(清)朱彝尊	《四库全书》本

《春秋繁露》	(汉)董仲舒	《四库全书》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李焘	中华书局点校本
《长编纪事本末》	(宋)杨仲良	《宛委别藏》本
《史记》	(汉)司马迁	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	(汉)班固	中华书局点校本
《晋书》	(唐)房玄龄	等中华书局点校本
《南齐书》	(梁)萧子显	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东都事略》	(宋)王称	《四库全书》本
《清史稿》	(民国)赵尔巽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名臣奏议》	(宋)赵汝愚编	《四库全书》本
《乾道临安志》	(宋)周淙	《四库全书》本
《明一统志》	(明)李贤等	《四库全书》本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	(清)张豫章等	《四库全书》本
《临川先生文集》	(宋)王安石	《四部丛刊》本
《柳河东集》	(唐)柳宗元	《四库全书》本
《王文公文集》	(宋)王安石	上海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王荆公诗注》	(宋)李壁	《四库全书》本
《欧阳修全集》	(宋)欧阳修	中国书店本
《盱江集》	(宋)李覿	《四库全书》本
《饴津集》	(宋)契嵩	《四库全书》本
《元丰类稿》	(宋)曾巩	《四库全书》本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宋)司马光	《四部丛刊》本
《嘉祐集》	(宋)苏洵	《四库全书》本
《东坡全集》	(宋)苏轼	《四库全书》本
《二程集》	(宋)程颢、程颐	中华书局点校本
《陶山集》	(宋)陆佃	《四库全书》本

《埤雅》	(宋)陆佃	《四库全书》本
《景迂生集》	(宋)晁说之	《四库全书》本
《梁溪集》	(宋)李纲	《四库全书》本
《九华集》	(宋)员兴宗	《四库全书》本
《龙川集》	(宋)陈亮	《四库全书》本
《晦庵集》	(宋)朱熹	《四库全书》本
《吴文正集》	(元)吴澄	《四库全书》本
《澠水燕谈录》	(宋)王辟之	中华书局点校本
《邵氏闻见录》	(宋)邵伯温	中华书局点校本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中华书局点校本
《杨公笔录》	(宋)杨彦龄	《四库全书》本
《容斋随笔》	(宋)洪迈	《笔记小说大观》本
《黄氏日抄》	(宋)黄震	《四库全书》本
《困学纪闻》	(宋)王应麟	《四库全书》本
《齐东野语》	(宋)周密	中华书局点校本
《鲒琦亭集经史问答》	(清)全祖望	《四部丛刊》本
《文献通考》	(宋)马端临	《四库全书》本
《崇文总目》	(宋)王尧臣等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
《中兴馆阁书目》	(宋)陈騵等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
《郡斋读书志》	(宋)晁公武	《四库全书》本
《直斋书录解题》	(宋)陈振孙	《四库全书》本
《王荆公年谱考略》	(清)蔡上翔	上海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	中华书局标点本

今人论著

书名	作者	版本
《中国经学史》	马宗霍	《民国丛书》本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	容肇祖	中华书局 1979 年 6 月
《北宋〈老子〉注研究》	尹志华	巴蜀书社 2004 年 11 月
《周易思想研究》	张立文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宋学的发展与演变》	漆侠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易学哲学史》	朱伯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
《内圣外王——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	余敦康	学林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的哲学思想》	马振铎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 月版
《周易异文校正》	吴新楚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宋儒微言》	卢国龙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李觏思想研究》	姜国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9 月

- | | | |
|-------------------------------|-------|----------------------|
| 《周易大传今注》 | 高亨 | 齐鲁书社 1984 月 |
| 《科学无玄的易》 | 沈宜甲 | 中国友谊出版社 1984 年 8 月 |
| 《周易概论》 | 刘大钧 | 齐鲁书社 1986 年 5 月 |
| 《易传与道家思想》 | 陈鼓应 | 三联书店 1996 年 7 月 |
| 《中国传统学术史》 | 卢钟锋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
| 《〈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 | 廖名春 | 齐鲁书社 2001 年 8 月 |
| 《中国经学史》 | 吴雁南等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 |
| 《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 李俊祥 | 北京师大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 |
| 《周易纵横录》 | 唐明邦等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 |
|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 黄寿祺等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
| 《王安石著述考》 | 高克勤 | 《复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
| 《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 | 耿亮之 | 《周易研究》1997 年 4 期 |
|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 黄建荣 | 《抚州师专学报》2001 年第 2 期 |

- | | | |
|-------------------------|-----|-------------------------|
| 《王荆公易解考略》 | 金生杨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
年第3期 |
|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
的关系刍议》 | 金生杨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5期论 |
| 《王安石〈淮南杂说〉
中的“异志”思想》 | 金生杨 | 《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
第6期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王安石《易》学研究

作者=杨倩拙著

页数=257

SS号=11872632

出版日期=2006.11

前言

目录

序说：《周易》与王安石《易》学特色

一、《易》学概说

二、宋代《易》学的长足进展

第一章 王安石《易解》与《荆公易解钩沉》

一、《易解》的写作

二、《易解》的版本及流传

三、《荆公易解钩沉》

第二章 《易泛论》析论

一、《易泛论》与《易解》的关系

二、《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卦爻及诸传的对

应

三、从《易泛论》看王安石《周易》文字训诂的特色

第三章 《卦名解》研究

一、《卦名解》与《序卦传》、《杂卦传》的关系

二、《卦名解》与《彖传》的关系

三、《卦名解》与《杂卦传》的对卦逻辑结构比较

四、余论

第四章 《易象论解》与《序卦传》

一、《序卦传》之不足

二、《易象论解》的特色

三、余论

第五章 王安石“用九”之说考论

一、王安石之前的“用九”之说

二、王安石的“用九”之说

三、后儒对王安石“用九”之说的评议

第六章 程颐对王安石《易解》的两条驳难析论

一、“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

二、“因物之性而生之”

第七章 王安石《易》学与政治思想

- 一、论社会发展与变法
- 二、论君子与小人
- 三、论权变思想

第八章 从《易解》看王安石早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井·九三》为中心

- 一、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
- 二、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
- 三、其于天也，以不禱禱之
- 四、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

第九章 王安石《易》学的影响及评价

- 一、王安石治《易》的特色
- 二、王安石《易》学传人及影响
- 三、王安石《易》学在新学体系中的地位

附录一 《黄氏日抄》中的“临川王氏”考

附录二 龚原生平及《易》学著述考

附录三 “1、0”标注法与卦象符号对照表

主要参考文献